

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輔導與諮商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Counseling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新住民女性來台前成為家務承擔者之經驗探究

The Study of Female Immigrant's Experience of Undertaking Household
Chores before Coming to Taiwan

研究生：鄭淑真

指導教授：高淑清

中華民國一〇五年七月

July 2016

新住民女性來台前成為家務承擔者之經驗探究

鄭淑真

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新住民女性來台前為家務承擔者之經驗樣貌，透過詮釋現象學方法論的哲思與觀點，還原經驗現象本質，並詮釋家務承擔者經驗本質後的深層意義。本研究透過半結構式深度訪談，訪問四名新住民女性，獲得八份文本，並以主題分析法進行文本分析，從詮釋循環過程得到新住民女性來台前成為家務承擔者的經驗本質分別為：(1)承接順受，家務責任逐漸增；(2)承受忍讓，察言觀心願擔待；(3)承載維繫，家人關係似臍帶；以及(4)承當自許，勇敢前行擁自我。

基於上述結果，本研究藉由新住民女性來台前成為家務承擔者之經驗述說，彰顯新住民女性對於家務承擔感受內在聲音，協助關心這群來自異鄉姐妹們的公私部門，在推廣及服務新住民女性的同時更具備跨文化敏感度，也針對新住民女性、家庭教育專業人員以及未來研究方向提出具體建議，盼能對於相關實務領域以及未來研究面向有所助益。

關鍵字：主題分析、家務承擔、新住民女性、詮釋現象學

The Study of Female Immigrants' Experience of Undertaking Household Cores before Coming to Taiwan

Shu-Chen Cheng

Department of Counseling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undertaking household chores experience of the female immigrants who experienced it before coming to Taiwan. Based on the viewpoints of hermeneutic phenomenological methodology, the researcher tried to discover the nature of such phenomena and to precede investigations from those interviewees by in-depth semi-structural interviews. In this study, in-depth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to collect eight texts from four interviewees. Using thematic analysis to interpret the lived experiences of the female immigrants, the undertaking household chores experience of these female immigrants who experienced it before coming to Taiwan were as follows: (a) By taking household chores for granted, we gradually increased our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b) Through keeping patience and tolerance, we closely observed family members' words and expressions and were willing to undertake it; (c) By carrying and taking care of the siblings, we maintained relationships with the family members just like the umbilical cord; (d) Undertaking the self-expectations, we hoped go forward bravely and embraced ourselves to the future.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some implications were proposed for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to have more cross-cultural sensitivity and to offer services to female immigrant families. In addition, some suggestions were offered for female immigrants, family education professionals and future researchers.

Keywords: experience of undertaking household chores, female immigrants, hermeneutic phenomenology, thematic analysis

謝 誌

口考結束的當下，其實沒有結束的實感，直到書寫謝誌的現在，恍惚間竟有那麼些感觸。當年懷著給自己的一個機會的念頭，進了嘉大輔諮所的門，能夠堅持至今，著實要感謝每個相遇的人。

在稍稍喘口氣的現在，浮上心頭是無限的感謝，感謝指導教授高淑清老師，從課程教學、論文指導到生活分享，每一段對我來說都別具意義。研究所的日子從來都不單調，我想那是因為淑清老師給予的色彩極為強烈，同時也佔據了重要且大部份的份量，重且紮實，也讓人安心。

謝謝梁蕙芳教授及余坤煌教授在論文上的指導，不論是計畫還是口考，兩位溫暖話語和善意提醒均讓我獲益匪淺；謝謝高中導師程家德老師，導的給予心靈支持一直都是我所仰賴的，沒有您的話語，我想我無法如此順遂。

感謝研究團隊的夥伴們：文娟學姐、鑫怡學姐、志芳學長、琦培學姐、淑娟學姐、春賢、虹月、凱程、雅尤、學強、俊翔等，感謝您們在檢證時給予的大力協助，也感謝學長姐們及春賢在最後一刻陪著我衝刺。

謝謝研究所同學佩芳的陪伴，這段同進同出的日子以及論文寫作時陪伴，只要一想到就覺得溫馨；感謝我家的詩人翰翰、生活達人小白、美豔人妻小豬，這幾年縱使忙碌，總不忘一邊鞭策又一邊溫馨提醒，著實感心。

更要感謝身旁的姐妹們雅文、馨儀、心悅及受訪者們，因為感受這些獨特的生命歷程，才讓我有繼續下去的動力，在研究的進行中也不時的在一旁加油打氣，能與你們相識，真好。

感謝親愛的老爸、老媽、凱元和婷樺，給予了很多的幫助，而我真心感謝這一切。

最後，感謝自己的堅持，這是條孤獨的道路，未來還很遠，雖然現在身旁景觀美好，但，是該步入下個旅程了。

淑真 謹誌

2016/07

目次

中文摘要.....	i
英文摘要.....	ii
謝誌	iii
目次	iv
表次	vii
圖次	viii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背景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6
第三節 研究重要性	7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新住民女性遷徙圖像.....	9
第二節 家務工作之相關理論.....	12
第三節 從性別角色探討女性家務承擔與經驗之相關研究.....	17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詮釋現象學方法論	21
第二節 研究對象的選擇.....	23

第三節 文本建立與分析·····	28
第四節 研究嚴謹性·····	40
第五節 研究者角色·····	44
第六節 研究倫理·····	45
第四章 新住民女性來台前成為家務承擔者經驗詮釋與討論	
第一節 承接順受，家務責任逐漸增 ·····	49
第二節 承受忍讓，察言觀心願擔待 ·····	67
第三節 承載維繫，家人關係似臍帶 ·····	88
第四節 承當自許，勇敢前行擁自我 ·····	105
第五節 延伸討論 ·····	123
第五章 結論、建議與反思	
第一節 研究結論 ·····	129
第二節 研究建議 ·····	135
第三節 研究歷程反思 ·····	138
參考文獻	
中文部份·····	144
外文部份·····	149
附錄	
附錄一 各版主題命名及改版歷程說明·····	154

附錄二 主題組型譯碼群聚(表)舉隅.....	172
附錄三 訪談同意書.....	173
附錄四 逐字稿檢證.....	174
附錄五 受訪者回饋邀請函.....	175
附錄六 受訪者回饋表.....	176
附錄七 受訪者回饋整理表.....	178



表次

表 3-1	受訪者基本資料表	25
表 3-2	「敘說文本的逐字抄謄」範例	32
表 3-3	整體閱讀後的初步理解與初步省思	33
表 3-4	逐字稿畫記/譯碼/摘要和省思舉隅	35
表 3-5	意義單元命名節錄	36
表 3-6	整體閱讀後的再次理解與再次省思	37
表 3-7	新增譯碼舉隅/意義單元命名變更舉隅	38
表 3-8	次主題命名	38
表 3-9	質性研究結果可信的指標與策略	41



圖次

圖 3-1	主題分析螺旋圖·····	31
圖 5-1	「路遙任重願擔待」之新住民女性家務承擔經驗·····	134



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新住民女性來台前成爲家務承擔者之經驗探究，此乃研究者之自身工作經驗中，因長期與新住民女性相處、以及對其推廣家庭教育時之互動，而對此主題好奇並引起研究動機。本章先就研究問題之背景，探討整體新住民女性所處脈絡，繼而陳述研究動機、背景、目的、問題及重要性，以下共分三節說明，第一節爲研究動機與問題背景，第二節爲研究目的與問題，第三節爲研究重要性。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背景

研究者之前服務場域位於農業縣內，該縣需要大量勞動力來維持生產，而所處的社區中除了以種植農作物爲主要的維生工作外，食品加工工廠則爲次要的工作場所，在這樣的工作型態中，社區民眾凝聚力強且共識高，換個角度來說，許多刻板印象也難以打破，新住民女性在這些場域的生活，工作永遠是安排其第一順位，而家庭及婆家則放在第二、三位，在台居住越久的新住民女性，在備受期待的同時，亦背負著刻板印象，夾在工作及家庭之間，縱使自己覺得轉換角色沒有太多問題，但四周關心的聲音從未停過，即便與母國聯繫漸淡，也總遭人指稱其遲早會帶著一筆錢回到母國，如此，當再談起母國生活經驗，往往充滿著各種情緒。然而，思鄉之情及親情卻不是說斷就可斷，他們必須一邊學習如何需要融入臺灣的新文化，一邊維繫著與母國有關的人事物。

新住民女性個性各異而又互相依賴，其複雜面貌並非粗糙的二分法思維得以解釋與含括。而知識與事實的建構隱含權力關係，哪種形象與事實在服務前即深印腦海，並成爲專業領域的共識。對研究者來說，在認識這些新住民女性之前，不諱言曾受其被剝削之想像及刻板印象所限，再在對照眼見的事實時，那些藏在媒體操作下的媒體素養就顯得突出，研究者秉持工作倫理守則的同時，也看見了這些新住民女性所陷入的泥沼。一如媒體所塑造的弱勢及在國人心中既有形象，讓這些積極想要成爲「自己人」的「外人」不斷被劃在圈外，縱使在台歸化了，也依然無法從「他們」成爲「我們」。近年來不論是公部門或民間單位，對弱勢新住民家庭紛紛提供許多服務，表徵

上看來都存在善意，希望肯定或激勵或提拔新住民。操作上需要小心操作的是，這些善意地指定族群或延攬特定族群往往也進行了「劃界」，並滋生了族群對立的意識。許多研究成果表示新住民二代的學習能力或學業成績，乃至身心健康與家庭經濟狀況等等都與其他族群學生的狀況沒什麼差異；許多的落後或不良與家庭的社經地位（或說階級）高度相關。但這些研究成果依然很難改變這些既成的偏見與刻板印象，例如，「新住民女性來自的家庭本來就不好」、「新住民女性不該生育太多，她們自己都照顧不好自己了」等，無一不顯現出國人對新住民的「問題化」及「特殊化」。黃朝亮認為新住民與臺灣民眾的觀念差異，源自原鄉生活及個人經歷的不同，「所以我什麼都不要說，帶你去到他們的家，看真的東西就好。」（引自陳靖偉，2015）。研究者亦如是想，人本是流動、不定的，但是移動到另一個國家開始新生活，該要有多大的勇氣才能支持下去，研究者認為唯有多方了解彼此才有溝通的可行性，人之根本在於家庭及其所經歷，而這些新住民女性她們的家庭經驗如何？在移民生活經歷過之後，經驗底下形構出的她們並非只有負面，其正向促使個人尋求更好生活以及為家庭圓滿的特質也值得被看見。

一、研究動機

自研究者轉換工作領域後，一腳踏入新住民的生活中，重新認識了這群不同於教科書及媒體報導上的服務使用者。隨著工作年資漸增，研究者及同事協助解決著大大小小生活事項，不論是夫妻關係或小孩教養，範圍包羅萬象。在這樣的互動過程，大部份新住民女性流露出一不願其母國之生活經驗再出現於生活之中，這些表述對研究者來說，無疑是對母國生活經驗的否定，然而看似大部份負向情緒的陳述裡，亦有著屬於她們自己的堅強。

多次和不同的新住民女性會談後，研究者往往會想著那些「過去」真的過去了？就算她們口裡說著那些「過去」所承擔的一切已經成為了養份，不可否認的那些正在滋養著現在，然而那些養份是如何被吸收的？而這正是研究者所好奇的。

「哭不能解決問題！」聽著這句話分別從幾個新住民姐妹口中溢出，每聽一次就

想著之前在哪裡聽過相同或相似的說法。而其中讓人印象最深刻的要屬小凰，那天她帶著女兒來告知她打算和先生離婚的決定，會談席間談到自己兒子有不良習慣時，突然就回頭指責女兒沒有告知身為母親的她，女兒因委屈及責罵不斷細聲啜泣，小凰則氣憤致使不斷重覆這句話。小凰在原生家庭為次女，家中兄弟姐妹較多，她認為自己是最不受重視的那一個，長姐及長兄協助父母家計，而她要承擔大部份家務及照顧幼小弟妹，但她不論做什麼事情都不曾受重視，因此等到小凰成年即在姨婆的介紹下馬上決定嫁至臺灣，從那時至今從未返家。現在住家附近都是夫家親戚及朋友，小凰所遇到的問題沒有親友可以就近商量，亦無人可以為她說話，她曾這麼表示，從小到大，家裡所有的事都要我自己一個人處理，到底要什麼時候，我才會有安穩的日子。

夫家務農的阿怡是家中長女，亦是夫家唯一的媳婦，嫁來臺灣時正值青春年華，雖然對於臺灣任何新鮮事物都想要嘗試卻強壓下這樣的念頭，和丈夫共同擔起現在這個家。從小阿怡就需要照顧家中幼小的弟妹及協助大部份的家務，每一次只要和她談及童年經驗，豆大的淚珠就會潰堤而下，幾次趁著討論和會談持續探問，阿怡雖然表示現在不在乎了，但是經常透露出「我其他的妹妹和弟弟比較好命！」的想法，因此目前在時間允許下，她有空就帶著小孩四處遊歷。

身兼數職的阿緞外表看起來幹練，說起話急切又有魄力，但她曾自嘲初到臺灣時曾吃過不少苦頭，她也從不諱言自己對原生家庭的怨懟，阿緞有時用「恨」來形容自己對母親的情感，在經過長時間進修並提升自己的能力之後，阿緞透過志願服務以及持續進修來療癒自己，亦透過多元文化宣導等活動朝自我實現前進，而那段在母國承擔家務的痛苦經驗及初來台的甘苦經驗也成了阿緞在推廣教材的內容之一。

在提供服務過程中，研究者陪伴著新住民女性來回走過低潮，經常反觀自身，雖然研究者在家中並非主要負責家務，但家務承擔經驗卻非常深刻。身為家庭中主要的溝通窗口及長女責任，小至飲食大至用錢溝通及情感交流等，承擔家中兩代間的溝通橋樑角色，明顯感到那些莫可奈何而備感沉重壓力。同住一個屋簷下，能夠避免也有限，在弟妹離家的同時，也間接成為兩端的支點，想要在所有角色中取得平衡，維繫

這些生命中重要他人關係，一面調整自己的生活作息，一面妥協著不得不處理的事務，背負之責任不是三言兩語可說盡的。

時至今日，這些新住民女性們來台後，擁有自己的家庭，在家中、在外人與在社區教育著自己的下一代，甚至將幼時所沒有經歷過的嘗試轉移到小孩身上，莫非是延續自己的未竟事物？傾聽著那一段段故事，雖然錯綜複雜，卻也感到每一個故事的獨特性及不可取代性。因此研究者從自身經驗出發，針對新住民女性來台前的原生家庭，試圖還原那些錯綜複雜的現實，從過去點滴經驗中嘗試勾勒出他們的真實樣貌，適當詮釋並呈現經驗全貌，研究者亦期待可以對這群女性有更多了解。

二、問題背景

Stalke (2002) 點出每一位移民都有他的遷徙動機，經驗也各自不同。話雖如此，移民之間仍可找到某些共通的特性、形態，甚至是疑惑。逃避貧窮是人的天性，但並非所有窮人都會遷徙。臺灣移民女性人口數快速增加，並非晚近之事，遷移至臺灣的東南亞人士大致可分為兩種：婚姻移民與移工。李明堂與黃玉幸 (2008) 指出我國跨國婚姻之發展歷程萌芽於 1960 到 1970 年代，蓬勃發展於 1990 年代，該研究並以夏曉鵬 (2000)、蕭昭娟 (2000)、鐘重發 (2004) 與徐易男 (2006) 等人研究將臺灣新住民的發展分為萌芽期 (1960 至 1970 年代)、形成期 (1980 年後) 及發展期 (1990 年代) 三個階段。

1990 年代以來，全球化加速發展，許多跨國婚姻也急遽增加，相關的移民及移工研究也逐漸成為各地的重要議題。根據內政部戶政司統計資料，1998 年新住民結婚人數 23,689 人，占結婚人口 16.2%，之後逐年攀增，至 2003 年的 54,634 人為最高峰，已占結婚人口比例 31.9%。內政部統計處 (2007)《內政統計通報》為了「杜絕利用假結婚之名來臺工作或從事不法等」，內政部於 2003 年 9 月全面施行「中國大陸外籍配偶面談制度與外籍配偶境外訪談措施」因此跨國婚姻登記呈現驟減之現象。到 2015 年 7 月，臺灣原住民不分齡現住人口數是 54 萬左右，而新住民配偶則已超過 50 萬人 (其中大陸地區有 341,601 人，東南亞地區等有 163,719 人，合計 505,320 人)，

其中女性新住民人數竄升之快，已經逐漸逼近臺灣原住民人口，儼然已經成為臺灣第五大族群。

截至 2016 年 5 月底止，臺灣新住民配偶總人數約達 514,662 人(占總人口 2.1%，新住民東南亞女性為 167,694 人，其中取得國籍者 114,762 人，女性為 113,571 人)，相當接近臺灣原住民族的人數，有被視為臺灣第五大族群的趨勢。以目前新住民配偶國籍來看，以中國大陸佔 67.42%最多，其餘依序為越南佔 18.35%，印尼佔 5.6%、泰國佔 1.66%及餘(內政部移民署，2016)。而如果以臺灣內部各族群男性的外國籍配偶來源，可發現臺灣福建人比較傾向娶越南籍女性，臺灣外省人比較傾向娶中華人民共和國籍女性，而臺灣客家人比較傾向娶印尼籍女性(因客家人是印尼華人主流)。

自臺灣外籍配偶人數漸增，臺灣主流媒體往往特別對這些女性配偶，冠以「新娘」之名，如：印尼籍者稱為「印尼新娘」，越南籍者稱為「越南新娘」，並以「外籍新娘」統稱這個群體；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籍者則稱呼為「大陸/中國新娘」。後來，媒體在縮短新聞標題的壓力之下，有時更會將上述名稱簡化為「印娘」、「越娘」、「陸配」等。臺灣官方均以「外籍配偶」通稱新住民配偶。

由於外籍配偶泛指與本國籍人士締結婚姻之配偶，而非本國籍人士或本省籍，此定義非臺灣所獨有，世界各地皆是如此，在本質上亦不具貶抑之意。但在臺灣之語言的推演過程以及媒體有意識的報導後，該名詞漸往「外籍新娘」的定義靠近，日常生活中使用該名詞常會指稱為嫁至臺灣的東南亞及中國大陸女性。因此在部分臺灣人的刻板印象中，「外籍配偶」已經窄化成「東南亞或中國大陸籍」、「女性」且「嫁至臺灣而非其他地方」的一群人。

有一部分人及團體開始思考，這些用語可能帶有歧視的意思，這部份的人認為同樣住在臺灣，不應因其原國籍而被冠上刻板化名稱，2003 年婦女新知基金會舉辦了「請叫我，讓新移民女性說自己徵文活動」，藉以表達這些女性希望社會能稱她們為「新移民女性」的訴求。

在民間團體提出「新移民女性」期待不受歧視的名詞後，官方單位也陸續提出了

「新住民」以統稱所有非本國籍配偶。根據中央社記者程啓峰（2012）報導，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署長謝立功表示來台的外配、陸配，包含歸化取得身分證者，移民署今後將統稱為「新住民」。主要官方單位不宜以帶有歧視或侵害平等權之嫌的用語來稱呼我國「住民」，縱使因實際施政需求，均以「居住多久」來區分「新住民」與「舊住民」。雖相關研究有「外籍新娘」、「外籍配偶」、「新移民」或「新住民」等稱呼，於本研究內則以目前官方單位所用「新住民」來稱之。

臺灣號稱移民社會，「臺灣最美的風景是人」亦倍受外界肯定，然而事實並非如此，曾熾芬（2007）指出臺灣新住民其實正在提醒大眾過往的無知，並開啓新的研究課題。他認為現存研究依然受限於「方法論的國族主義」（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只關心移民在移入國的生活與適應，而欠缺「跨國主義觀點」，殊不知其實遷徙者的遷移與適應過程受到超國家以及地方行動者與環境影響。移動中的人不止帶動金錢、訊息、物資與知識的交流，他們也為移入接收國帶來與主流文化不盡相同的母國文化、宗教、風俗、民情與飲食等。有趣的是馮涵棣與梁綺涵（2009）亦指出當今移民未必全然歸屬「這裡」或全然歸屬「那裡」，舉例來說，他們可能在生活機能上工具性地接納並且融入新文化，然而在宗教生活方面卻可能依附著母國文化。

與之前的移民相較下，目前移民的動機、目的地、路線、途徑、停留方式與停留時間等皆不同且多元。如同移動具有在地性、可循之歷史脈絡與社會經濟等因素，這些移動者也並非一片空白，而都承載著個人生命史，具文化特殊性的母國文化社會化過往。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家務的內容向來繁雜，卻也是每個家庭每天都會遇到的問題，不同家務所需的精神、體力及時間投入都有著極大差異。照顧幼兒或老人、洗衣服、買菜及烹飪等，都是需要持久、經常性心力付出的勞動，這些再生產的勞動很重要，卻也一直很理所當然的由女性身分承擔，承擔家務的多寡是社會、家庭和個人生產維繫的關鍵，一旦無法取得平衡，不論是社會、家庭還是個人都將分崩離析。在多方努力下，臺灣女性逐

漸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公部門對於消除婦女歧視不遺餘力，然而還是有那麼一群人，從小就被要求負擔多數家務，不論自願與否，帶著這樣的生活經驗在另一個國度組成家庭，開始另一段生活。因此研究者從自身經驗出發，帶著自己的家務承擔經驗前行，期盼對於此經驗有一番探究。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新住民女性來台前成為家務承擔者之經驗，期待透過半結構式深度訪談以了解新住民女性在來台前成為家務承擔者之經驗為何，這些經驗對新住民女性意義為何？以及她們是如何接受的？中間經歷過什麼？探究新住民女性對於自己過去原生家庭經驗角色轉換與適應歷程有何感受，瞭解個體究竟如何知覺並看待這樣的經驗，接續將此經驗對自己所產生的意義來做一個詳實的描述與詮釋。

基於本研究目的，研究者採用詮釋現象學從人類經驗世界來討論那些看似已然成痼的過去，重新檢視不同文化下可能產生的不同詮釋，以及個體獨特性。因此，研究者本著開放且彈性的心態、詮釋現象學所重視的互為主體、以及反思的概念，在視野交融後，所體驗到的事件本質帶入反思的覺察過程中，培養個人洞察人們存在於情境脈絡中的本質意義（Van Manen, 1997/2004）。本研究意圖帶著這樣的精神進入到新住民女性來台前成為主要家務承擔者經驗中，彰顯受訪者過去生活點滴的樣貌，並嘗試分析這些經驗的本質為何。

第三節 研究重要性

多元族群在臺灣社會已是既存的事實與應然的期待。然而，並非所有人都已準備好迎接多元文化，對話的基本前提，即為「傾聽」。沒有真正理解就沒有尊重，而理解來自於真正傾聽，若不同族群都能靜下心，開放且彈性傾聽他人的生命故事，則相互理解及尊重只在咫尺。胡元輝（2006）表示任何族群問題的形成都與人為有關，當然和政治亦有相關，而其中就是必須清楚辨證的，而族群問題一旦淪為「責任化約論」或是「政治決定論」，便只能在口號與動員之下翻攪，難以繼續對話，更不用說是澄清及說明。臺灣各族群之間仍然存在著不同程度的歧見，在不同層面上的摩擦，乃至不平等與不合理的支配關係均屬常見，否則不會選舉一到各族群話題紛湧上檯面。此

外，弱勢族群爭取權利與自主的呼聲亦不絕於耳，顯示「族群」仍然是一個必須認真面對的存在，不去碰觸它，並不代表它就不存在。

當新住民成爲臺灣第五大族群時，不論公私部門都將焦點放置在生活適應以及子女教養問題上。透過成立生活適應輔導班，政府與組織企圖增加新住民適應異地生活的能力。透過培力計劃使社會邊緣的族群不再倚靠本土文化菁英爲代言人，而能爲自己說話，更冀望其能擁有屬於自主說故事的管道與能動。

在政治上，國家在已設定新住民們在臺灣主流社會上的位置及與社會的關係之情境下，以補助來針對性地介入特定婚姻移民的相關事務，治理來自特定地方與特定性別的移民；並且，國家透過下放資源和權力，並與非政府組織形成連線，共同涉足照顧輔導新住民的角色。此一政策的施爲讓新住民論述的建構不再僅限於三方行動者；作爲資源的實際操作者，在空間尺度上比其他作用者更貼近新住民日常生活空間的非政府組織（NGO），更成爲論述建構中的關鍵行動者。

大部分的生活經驗作爲一種自我給予的知覺，在發生的當下主體本身並不自知，無法立即掌握，因此必須以過去的形式加以反思才可得（Van Manen, 1997/2004）。目前國內尚未對新住民女性來台前的家庭經驗有所著墨，而與新住民女性與家務相關的研究也屈指可數，僅何文琴（2011）及蘇建翰（2012）兩篇碩士論文，前者採用問卷調查探討在雙薪家庭中的新住民女性參與家務工作與婚姻滿意度以及其影響因素；後者採用深入訪談探究新住民女性如何權衡工作與家務責任之間的兩難。由此可知國內新住民之過去經驗研究較不受重視。

目前文獻上對於新住民的原生家庭家務工作與新住民女性的承擔經驗都沒有相關研究，由於這些經驗其實都關係著她在臺灣與其他家人的互動，因此本研究中希望探討新住民女性來台成爲家務承擔經驗感受爲何。期待透過經驗的探究，展現新住民女性對於家務承擔感受，讓大眾更加關心這群來自異鄉的姐妹們。

第二章 文獻探討

要了解新住民女性如何成爲家務承擔者，須先建構出對研究對象的背景脈絡以及角色樣貌的先前理解。因此研究者試圖從「新住民女性遷徙圖像」、「家務工作相關理論」及「從性別角色探討女性家務承擔者經驗」三個部份進行相關文獻探討，形成本研究之先前理解，期待透過理論及相關文獻對話，來激發後續結果及相關討論。

第一節 新住民女性遷徙圖像

跨國、全球化是無法阻擋的全球趨勢，2005 年移民總量來到全球人口的 3%，約一億九千萬人（UN General Assembly, 2006），根據國際移民組織（IOM）所發表「二零一三年世界移民報告」的統計，2013 年全球移民人口約有兩億三千萬人。古雲秀等（2013）指出全球有不少國家如同臺灣，基於特殊的歷史背景和發展進程，扮演了類似流動中繼站的角色。以往傾向的由南往北移動或者開發中移向已開發國家的單面向移動，不同於以往傾向的由南往北移動或者開發中移向已開發國家的單面向移動，Castles 與 Miller 指出女性移動的數量已與男性一樣多，在已開發國家女性新住民甚至已超過男性，而日益「移動女性化」成爲另一新的局勢（引自馮涵棣與梁綺涵，2009）。這樣的趨勢在亞洲也甚爲明顯。

人們爲何遷移？英國的 Stalker（2002）將遷徙分成屯墾移民（settlers）、契約勞動移民（contract workers）、專門技術移民（professionals）、沒有身分的勞動移民（undocumented workers）及難民和庇護申請者（refugees and asylum seekers），他解釋人口遷徙的理論劃分爲個體與結構兩個層次，前者如人力資本論，後者如推拉理論、雙元勞動市場（dual labor market）及世界系統理論等。而學者 Oishi（2005）則對亞洲女性的遷徙非常關注，她強調「女性」遷移的特殊性，而成爲當時是最大的女性移民輸出及接納區域的地方就是亞洲，這在遷移領域研究中更具有其獨特意義。Oishi 認爲傳統的推拉理論或新古典經濟學的觀點或許可以用來理解男性的移動，但是卻無法拿來詮釋女性的移動，例如，當移民輸出國的政策對男性遷移態度多爲自由放任時，對女性卻沒有限制。女性的遷移現象需要更複雜層次的理解，其需要與國家

認同、社會對女性的觀感及符號性別政治結連 (Oishi, 2005)。這些女性透過勞動參與、寄存大量外匯回國、成爲一家之經濟支柱或維繫跨國家庭等積極行動對其原生及接待國家產生巨大貢獻，但在接待國家社會中，大部份的她們地位仍然很低，並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

江亮濱、陳燕禎與黃稚純 (2004) 整理了東南亞女性因著婚姻移動至臺灣的歷史過程，他們將臺灣人與東南亞女性跨國婚姻的形成歷程分成兩個階段：1970 年至 1980 年初期爲階段一，由於部分自大陸撤退的退伍老兵面臨擇偶困境，少數在臺灣的東南亞歸國華僑於是媒妁東南亞婦女。1980 年以後爲階段二，因勞動移動到臺灣的東南亞女性，大部分在臺灣從事看護與幫傭工作。而 90 年代初，外籍勞工正式引進，爲臺灣建設工程與已失去國際競爭力的勞力密集產業，媒介廉價的勞動力 (吳挺鋒, 2002)。臺灣政府在 1992 年進一步開放家庭幫傭與監護工，回應臺灣社會在核心雙薪家庭擴張及人口老化趨勢下，女性退出傳統照顧者角色、並且幼童、老人、病患及身心障礙者等家庭成員日益攀升的照顧需求 (藍佩嘉, 2002)。針對臺灣 1990 年以來急速增加的婚姻移民現象，學者們展開不同的詮釋框架。邱淑雯 (2005) 論述此現象有別於一般因留學、移民、工作等因素而形成的婚姻移民，她認爲「外籍新娘」是一種女性特殊的移民形式，女性在父權結構背景下原本就難以透過教育或工作改善自我社經地位，和先進國家的男性通婚對於發展中國家女性而言，被認定爲向上流動的主要出路。這樣的遷移正在改變臺灣人口構成，從性別的透鏡來考察遷移的原因、過程與結果是刻不容緩的研究課題。

對於十九世紀跨大西洋的移民現象，Brinley Thomas 研究指出移民從移出國移出，所反映的其實是移民輸出國國內「推」力以及移民接收國國內「拉」力兩方作用的結果。而推力與拉力形成的主因是當時經濟狀況，當一國家景氣低迷時，對勞工的需求較低自然形成一種推力，反之亦然 (Thomas, 1973)。如此看來，既往移民研究多以「推拉理論」(push-pull perspective) 詮釋國際移民現象，主張國際間所得的差異形成遷移。然而「推拉理論」僅著眼移出國與移入國的「推力」和「拉力」，缺乏宏

觀的分析架構（夏曉鵬，2002），若用以詮釋臺灣的「外籍新娘」移民現象，則無法解釋為何這類婚姻移民多受限於某些社會階層（王宏仁，2001）。對此，夏曉鵬（2002）將臺灣「外籍新娘」現象與歐美盛行多年的「郵購新娘」並列討論，將臺灣的「外籍新娘」現象與資本主義發展結連，提出國際政治經濟分析架構—「資本國際化下的商品化跨國婚姻」，夏曉鵬認為臺灣於 1980 年代開始逐漸增加的「外籍新娘」現象，必須被置放於臺灣與東南亞國家在 80 年代逐步形成的半邊陲—邊陲依附關係下考察，臺灣在國際分工上作為一個半邊陲國家，長期以都市及工業為核心發展策略，造成農村空洞化，低技術勞動力難以生存的處境，被邊緣化的臺灣低技術男性，除經濟上逐漸難以生存外，再加上父權體制「男高女低」婚姻制度無形壓迫下，這些男性在國內婚姻市場上的價值也開始變得低落。類似的情況也發現在東南亞邊陲國家，由於國際資本引進，農村經濟衰退甚至破產，造成邊陲國家的女性因男性經濟力衰落，而將婚姻對象轉向核心及半邊陲國家的男性，再加上婚姻仲介業的推波助瀾下，即促成了臺灣外籍新娘現象。

邱淑雯（2005）指出鉅視觀點過於強調經濟落差或世界政經體系中的差序位置，使得移民者的主體選擇性或生存策略被忽略，並且無法解釋因人際關係而持續不斷的移民行為。移民網絡理論被作為連結鉅視（macro）與微視（micro）的中階（mezzo）理論，它格外重視人際以及人際連接而成的資源資訊網絡在移動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論點從「移民人際網絡關係」出發，主張移民先驅者會刺激並帶領後來的跟隨者，透過網絡運作，提供新移民者支持，以降低其移民至未知社會的種種風險，這種網絡的運作會強化並持續移民行為。王宏仁（2001）的研究顯示，62.3%的東南亞配偶係透過親戚朋友介紹而婚配，而蕭昭娟（2000）的田野報告顯示，東南亞配偶提及的「仲介」，其實就是她們的親戚朋友。移民網絡的運作的確在移民行為中扮演重要角色，只不過，除了網絡情誼關係，恐怕還複雜地參攪著商業利益（顧燕翎、尤詒君，2004）。而這些移民以夫家中的人際關係為基礎，逐漸延伸至社區或因認同問題逐漸集結形成如：越南村、印尼街、泰國街、緬甸街等社會次團體，也帶來一些各式各樣的議題。

自微觀的詮釋架構視之，跨國婚姻可能與族群文化相關，個體選擇與自己所屬族群以外的人結婚，是爲了試圖平衡自身民族背景的特性。透過跨國／族婚姻，個體得選擇擁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婚配對象，那些文化特質可能是自身民族背景欠缺、卻具吸引力。而跨國婚姻也可能與原生家庭的衝突相關，異族婚姻允許受困個體從困境中出走，獲得更多自由，以幫助個體自家庭兩難、緊張關係中解脫（Bowser, 1990；引自何青蓉，2003）。針對以上所論第二種型態的婚配因由，何青蓉（2003）認爲跨國婚姻的婦女以「結婚」作爲脫離困境的心態。然而，跨國婚姻帶領移民走向的是一個現代性的新天地，或是異鄉的無形囚牢，不可而知，但對於來自在不同文化背景地區的女性來說，跨國婚姻的確是一條潛在的向上流動的途徑，不論是透過「空間上嫁」來追求現代化的生活方式，或是希望逃離貧窮與失業，到工作機會較多的國家實現經濟獨立，以幫助母國的家庭。期待中的向上流動，未必與現實中的婚姻生活相符。許多夫家位居農村與漁村，「外籍新娘」在婚後發現臺灣並不如想像中富裕，甚至面臨經濟拮据與社會孤立的困境。新住民女性的工作機會，也因爲族群與公民身分的弱勢，受到很大的侷限。

遷徙是個人永久住所在時間空間上的長期改變，也意味著個人所處環境、社會、價值甚至語言、文化的改變。從全球化的視野端看新住民女性在臺灣的現象，除了傳統理論之外，從另個角度來說可以解讀成是資本主義無限擴張的效應，面對農業的萎縮，勞動力需求降低，分屬不同背景文化的男女雙方，因爲經濟狀況的優劣使得女性選擇上嫁來解決。這樣的婚姻移民與過去的勞動遷徙也走向另一個分歧點，而婚姻移民的女性，不論是在生活習俗、語言或社會文化等層面都容易遭受到困難，同化雖然是對接收國最好的選擇，但對遷徙者來說是困難的，從基礎認知、生長背景、未來期待、語言使用或價值觀等等，都再說明著婚姻移民與臺灣社會之融合尙有好長一段路要走，而這些均必須建立在彼此尊重且相互理解之基礎上。

第二節 家務工作之相關理論

新住民女性因爲婚姻而嫁至臺灣普遍也被期待要負擔家務，但婚姻移民的女性在

尙來來台前，自己的原生家庭大部份經濟狀況都被認為是不佳的；在傳統家庭中，女性一直被賦予照顧全家人的角色，即便是現在也期待女性可以兼顧家庭與工作，而新住民女性在原生家庭中也大部份都需要幫忙協助家務，因此，家務工作的分工公平與否也讓家庭氣氛有所不同，進而對女性的成長過程也帶來不少改變。

家務包括的項目可能因生活的環境、科技的進步、個人的資源、文化的因素等而有不同，家務項目的特質具有相當多元的複雜性也是家務難以定義之因（唐先梅，2011）。而 Bergen（1990）指出，家務工作因項目眾多，且由於每個項目間的性質不同，故其特質差異也相當大，家務特質包括：彈性、乏味無趣的及具性別屬性等。另唐先梅（1999）曾具體指出：家務的特質因項目的執行的必要性、頻率、對家庭生活的影響及其所隱藏的意涵等，因此家務的特質包括有例行性、重複性、彈性、繁瑣性、性別區分性、階段性，可替代性及愛的表達等。不論怎麼說，這些事情必須要有人做，兩性之中似乎又以女性居多。

唐先梅（1997a）家務的特質不同於一般工作，強調付出或回饋之關係，有更多的學者認為家務工作應區分於休閒及工作之外的另一領域。她在分析報告中指出對已婚工作女性而言，家務工作似乎是獨立於工作及休閒時間此兩個構面之外，它不影響工作時間也不受工作影響，同時亦與休閒時間無關。唐先梅（1999）在分析國人對家務的看法後，發現家務工作並不限於家務的項目或內容，還包括了家務的界域、相關的家人與家務執行的行為等不同角度。而 Thompson（1991）及 Hochschild（1989）提到家事應包含著對家人的愛及關懷。Eichler 與 Albanese（2007）指出對於家務工作的瞭解不應只限於重複與例行性的體力工作，因為家務工作本身也包括提供家人感情上的支持與分享、親戚與朋友間的維繫、家中衝突的解決、家庭危機的管理、家庭資源的計劃與安排，以及其他精神層面的照顧關心等內涵。因此他們認為家務工作應包含四個構面，分別是感情的工作、心理的工作、照顧的工作及身體的工作。雖然，唐先梅與 Eichler 和 Albanese 的分類不同，但是從分類方式不同可看出，他們皆認為家務工作是著重生理、心理與精神上，維持著整個家庭的運作，而這些均受制於文化

及社會變遷。

過去家務研究有部份的盲點與爭議，首先家務研究在對象上多半是針對夫妻，但家庭中有許多不一定是夫妻兩人來完成，如子女、其他家人（父母與手足）、朋友、鄰居或傭人等，也可能有承擔部分的家務，因此僅分析家務中丈夫與妻子的家務比較是無法了解家務工作的全貌（Eichler & Albanese, 2007）。何況，近來家庭教育推廣，讓子女學習分擔家務、從事家務確有其必要的。

另一個盲點與爭議點是，部份研究者常把固定的家務項目視為家務工作的操作型定義，其中被使用在家務工作研究的操作定義上，以家務的項目中室內整理、洗衣、烹飪、洗碗、購買雜物、帳務管理及接送家庭成員等最為常見。但這些家務項目皆是從研究者觀點所設定的項目，也無法完全表達文化、性別及環境所形成的不同家務內容，如庭院整理與打掃、鏟雪等皆是環境差異所形成家務項目；而華人社會會視夫家的一些工作為家務，但西方社會則區分較為清楚（唐先梅，1996）。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需求，不同的社會文化對家務的期待及要求也不盡相同，是以家務工作並沒有一定的項目內容。

此外，對於子女的養育是否屬於家務也有不同的看法，Blood 與 Wolfe（1960）研究中即未把子女的照顧及養育納入家務之中，他們指出由於並非所有家庭皆有子女，因而此一項目不應列入，然而雖然育兒的工作是不同於一般的家務工作，但因孩子所影響的家務時間卻又不易完全獨立於一般的家務，如整理家裏的時間會因有學齡前的幼童而增加，準備食物的時間則往往會因準備嬰兒食物的特殊性亦會增加，所以若要將照顧及養育子女完全的劃分於一般家務之外卻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故此一爭議也再次說明從家務的項目來定義家務工作將面臨相當多的侷限。

唐先梅（1996）家務工作的定義可從四個面向來了解：界域、項目、相關的人及行為。對家務工作最常聽到的就是與家有關的事就是家務工作，其包括家裡外及家裡內與家有關的事均稱之，這是從界域的角度出發。但也有直接的指出家務工作本身所包含的項目，如室內環境的整理、準備餐點、清理餐後、衣物的清理、購物、經濟管

理及子女的照顧等。另外有些人則從家庭相關人物所產生的工作，如帶父母看病、幫手足照顧孩子、或是與親朋的互動等亦是家務的一部分。最後，家事是一項需要執行的行爲，強調家中每天都要做的體能工作。

而 Eichler 與 Albanese (2007) 在其針對家務是什麼的研究中則指出，家務工作不是僅限於重複的體力工作，它提供了感情上的支持、親戚與朋友維繫、衝突的解決、危機的管理、計畫與安排以及精神層面的家務，同時家務工作中的照顧不只是孩童也包括成人，家務工作也會因家庭生命週期的不同而改變，因此他們總結這些發現認為家務工作是生理、心理、情感及精神的工作，由家庭中或家庭外的人來執行，以承擔家庭每日生活維持所需責任。而唐先梅 (1996) 則從較傳統的不計酬勞的家庭工作，強調華人家族的人際互動，其主要目的為維持家人及家庭的運作及提昇家庭生活品質的觀念出發。對本研究而言，承擔意指承受擔負的過程，而家務承擔者即著重在了解這個承受擔負維持家務平衡家庭成員在責任下的知覺與感受，且該成員在與家庭系統互動後所展現內心成長歷程。

近年來隨著家庭教育的推廣，兩性在家務分工上平權的概念也聲勢看漲，關於家務相關研究也隨之增多，但家務工作相關的研究在學術上較晚受到關注，長期以來學術界對家務工作的興趣多在分析家務工作分工的原因為何，試著了解在婚姻關係中家務工作的分配考慮那些狀況及利用什麼樣的過程，卻也逐漸發展出幾個模式，經常可見的資源論、時間可利用論及性別角色論，而以下將三個理論介紹之：

一、資源論

資源或權力對左右家務工作是有一定作為的，資源論主要以交換理論及女性主義理論觀念為出發。交換理論應用在家庭分工的研究主要從互惠關係 (reciprocity) 開始，互惠關係強調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乃是建立在彼此互利的基礎上，人們幫助曾經幫助他們的人，同時也不會傷害幫助他們的人 (Nye, 1979)。Chafetz (1998) 應用此互惠的觀點在勞力分配中指出，人與人之間通常存在合作與相互依存的關係，在長期互動中，為了維持穩定的關係，兩者之間應提供相對等的物品、錢、人力給對方，如此

雙方才會長久。對等的「東西」不一定是物質上的，可以是照顧、順從及愛等具有抽象意涵之物。

而女性主義中的社會主義學派亦認為資源與權力對女性角色扮演有很大的作用。此學派基本上相信女性卑微的地位來自於資本主義本身以及資本主義與父權體系兩者互動的結果。總之，無論交換理論或女性主義理論，兩皆認為擁有資源就可以左右權力，並且進而分配家務工作。雖然交換理論從人際互惠出發，而女性主義從資本主義及父權體系出發，但兩者均強調擁有較多資源的男性具有優勢。

二、時間可利用論

時間可利用論（time allocation model）源於新家庭經濟理論的觀點，主要說明家人如何分配他們的時間，以追求家庭整體的最大利益。換句話說，當家庭中由誰來提供金錢或原料，或是由誰留在家中提供家務勞力工作，取決於家庭成員每單位時間的相對產出利潤和結果。

如此，家務工作反映出了家中成員付出家務工作時間上的差異，例如夫妻中的一方可以付出的家務時間愈多，便會負擔愈多家務責任（Coverman, 1985; Kamo, 1988; Spitze, 1988）。Hook（2004）指出當夫妻雙方外出工作時間過長，致使家務工作時間不夠，才有以性別產能做家務分工的考量，而非因性別間的產能差異而變動家務時間的安排。雖然因果間沒有一致性，但兩者間的關係性也是不能否認的。

時間可利用論認為決定家人外出工作及家務的時間不僅因個人產能差異而有所不同，同時也受到相對產能的作用，如何同時兼顧以尋求最佳時間分配並獲得最佳的利益，成為家庭在理性評估下所追求的目標。

三、性別角色論

性別角色論主要是從符號互動論及女性主義的觀點做出發，Burr、Leigh、Day 與 Constantine（1979）研究指出人與社會在互動過程中，文化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互動學派也強調文化組成社會，因此個人在與他人互動的過程裡，逐漸將社會的價值、態度，及觀點融入個人的思想體系裡，使個人的行為非但符合社會大多數人所期

許的樣子，同時又具文化的特殊性。女性主義理論也強調社會化過程會對個人角色態度及行為有所作用，但女性主義也著重社會制度及法律的改革。

符號互動論及女性主義理論皆相信性別角色可強而有力的預測出家務工作的肩負者為誰。性別角色是某一個社會文化下，賦予不同性別個體的社會功能甚至行為規範（王慶福、林幸台、張德榮，1997；倪家珍，2005；蔡文山，2006）。方思文提出性別角色態度是影響家庭中家務工作分配是否公平的重要機制（引自蔡佩芸，2010）。另外有研究者發現在家庭裡面的家務分工，仍然有高度的性別區隔（張晉芬、李奕慧，2007）。隨著一個社會文化的轉變，性別角色也會跟著鬆動，近年來由於工商業社會中，兩性接受教育的機會逐漸均等，雙薪家庭的比例越來越高，過去傳統的性別角色及性別刻板印象不免受到質疑及挑戰，所以才有所謂新好男人及新時代女性的標準，其無非是在重新界定合乎社會潮流的性別角色（吳秀玉，2005）。

綜上所述，不管是資源、時間或是性別角色，都在在影響了一個家庭家務工作的運作，但每種理論依然有他的限制。以時間可利用論來說，將家庭視為一工廠，是有生產力的地方，此理論強調經濟面，所有投入的產出的都是可量化的，然而事實上家庭所有的「關切」和「愛」都是無法計量的，且該理論也忽略了文化與社會的影響力，端視經濟面不足以說服。而事實上，文化價值觀及社會階層所形成的差異，正是左右家庭家務工作分配不可忽視的。

性別角色及資源論則是過於強調自我理論的重要性，而忽略了其他。唐先梅（2011）指出家務分工的理論建構概念多元，後期研究者也發現使用單一理論時難免受限，而傾向於綜合不同理論觀點來建構較完整的研究模式。

第三節 從性別角色探討女性家務承擔與經驗之相關研究

在勾勒出「新住民女性遷移圖像」及「家務工作相關理論」的輪廓後，這群婚姻移民，在原生家庭中又是怎樣的生活？所謂的家務承擔者又是怎樣被看待的？由於國內外目前與性別角色與女性家務承擔相關研究並未有相關的論述，於是研究者試圖尋找相關研究議題做為先前理解。戴麗娟（2003）認為性別角色態度一直是家務參與及

家務分工中最常被提及的一個重要關鍵。身為女性、妻子、母親，其所處的社會立場，有著無法逃避的責任（池田大作，2009）。而社會學家 Parsons（1955）理論傾向於對家庭與社會而言，性別角色之間的壁壘分明是必要的，Parsons 深信家庭與社會要求男性為工具性（instrumental）角色，是負擔家計、經營管理及一家之主的角色；而女性為情感性（expressive）角色，是透過教養及情感慰藉帶給全家人幸福感的角色（引自蔡文輝，1985）。女性往往因為在性別角色社會化的過程中，被賦予重視家庭責任將勝於追求個人聲望的觀念，以至於妨礙了個人人力資本的累積（王麗容，1995）。Mayseless、Bartholomew、Henderson 與 Trinke（2004）認為可能是父母對女孩的期待較高，而且女孩較易理解父母提出的家務要求，所以較容易成為家庭中的照顧者。相較之下，男性在家務工作上扮演著「幫忙」或「協助」的角色（陳皎眉，1989；謝秀芬，1998）。除此之外，吳嘉瑜（2005）指出女兒較易捲入父母紛爭之中，而且其中女兒更容易感覺到被父母親的爭執困住，越涉入其中，越讓其感到憂鬱與焦慮。年輕女性認同（identity）發展的研究指出，女性較無能力去探索他們自己的需求，亦經常認為應該照顧家庭之外、習慣成為情緒照顧者、較習慣宣洩情緒、較無能力去探索自己的需求以及從照顧他人的責任裡產生自我肯定（Fullinwider-Bush & Jacobvitz, 1993; Earley & Cushway, 2002）。女性個人成長歷程和家庭、社會文化環境有著密切關係，在家庭、學校、社會環境的作用下，產生了不同性別價值觀甚至是性別的刻板觀念，透過社會化學習在社會中或文化中對於性別及其行為概念、價值觀以及行為模式。

經由以上，研究者察覺親職化與家務承擔有著非常緊密的關係，親職化（parentification）的概念，最早是由 Minuchin、Montalvo、Guernsey、Rosman 與 Schumer（1967）所提出，指孩子因經濟及社會環境因素，承擔了家庭中父母的親職責任。Boszormenyi-Nagy 與 Spark（1973）則進一步釐清親職化的意義，表示親職化乃是種不適當的跨世代間家庭動力，父母在有意或無意之間讓孩子與家中成人角色交換，轉為擔任父母的知己、朋友、父母亦或家中主要決策者。Jurkovic（1997）認為性別角色社會化是親職化歷程重要一環，然而，不同性別的個體，所經驗到的社會化歷程亦

有所差異。在許多實證研究的結果可以發現，因為女性在家中較容易過度承擔照顧角色，故相較於男性更容易經驗親職化的過程（Stein, Riedel, & Rotheram-Borus, 1999；Mayselless et al., 2004）。而以上這些學者皆認為清楚且明確界限對於健康的家庭功能，以及個體自我發展是非常重要的且必須，而親職化的結果往往會導致個體分化不佳，不利於子女身心發展。本研究研究對象過去亦為人子女，且負擔起家中大部份家務及照顧幼弟妹之責，但並無角色轉換之擾，家中的父母角色定位依然存在。

因此借重於不同於國內外研究，可以感知西方家庭系統理論中所謂「清楚界限」假設也常與華人「家人一體」的信念產生衝突（賈紅鶯，2000）。子女可能經由承擔責任而被家長、老師與社會肯定，並且獲得父母讚許與家中地位，這些在西方社會中所指稱「病態義務關係」可能正是中國人沾沾自喜的傳統孝道（利翠珊，1997）。不難發現，因為文化背景不同，家庭常態、行為模式及壓力因應皆因此有所差異而產生不同作用。是以性別角色的劃定決定一個人社會化的方向，性別社會化的過程在整個人生中是持續不間斷的，以單一的理論無法周全的解釋個體的性別角色發展，在性別角色的發展過程中。

綜上所論，個體的性別角色態度受到家庭社經地位、家務分工及家人互動程度而有差異，而性別角色態度的差異可能造成未來個體對婚姻與家庭感受的不同，但受家庭潛移默化影響著性別角色態度，於銜接適應社會文化過程中也可能受到傷害，故家庭中父母是子女性別角色態度形成過程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第三章 研究方法

從研究者本身之生活經驗為出發，佐以國內外相關文獻探討與檢視形成先前理解，繼而以質性研究半結構式深度訪談，彰顯受訪者在其經驗中所隱含的獨特意義，嘗試建構出受訪者經驗的本質意涵。如此，藉以瞭解新住民女性於來台前成為家務承擔者經驗。

本研究之方法論為詮釋現象學，透過主題分析法分析文本並從文本中發掘主題，進行歸納與研究問題有關的意義本質，以主題方式呈現，解釋文本中所蘊含的深層意義。主題分析以六步驟，從逐字稿謄寫、研究者與逐字稿整體文本的對話及部分意義的萃取、不斷循環理解及省思經驗背後的本質意涵，且透過合作團隊的檢證與解釋貫串於前述六步驟。以下針對詮釋現象學方法論、研究對象的選擇、文本建立與分析、研究嚴謹性、研究者角色、研究倫理、研究反思及研究進度分別進行論述。

第一節 詮釋現象學方法論

曹敏吉（2009）提到在現象學中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指出了 Husserl 談論主體如何經驗世界，然後給出的客觀性，以增加自我對世界的認識，點出自我—他人—世界的直接關聯；也就是說這共享的世界向所有人給出，我們是接收者，透過經驗他人可以感知世界的多重樣貌，也獲得彼此的相互認同（引自 Sokolowski, 2000/2004）。結合了自我與他人的經驗，而產生同樣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而這意向性指稱著經驗的共通性，可能也被他人所接受的經驗，這是生活經驗互為主體交融的結果。然而，由以上例子可知純粹科學性的描述是不可的，在描述過程中總是會加入些個人主觀的詮釋，而 Heidegger 就此部分透過人與世界的密切關聯有更精闢的詮釋。

詮釋現象學方法論之代表人物首推 Heidegger（引自高淑清，2001），深受 Husserl 現象學之影響，擴大了現象學還原的對象不再只是還原之後的意識，而是整個「人」的存在，探討人存在於世的事實與主體（洪育民，2004）。潘德榮（1999）所述，其描述 Heidegger 認為應該重視人的存在議題，不應將自我從世界中抽離，應該放回到

世界中，才能做到現象學「面向事物本身」，進而彰顯人存在的本質，不能僅靠純粹描述，必須要由語言詮釋之過程來展現；因為透過言談才得以讓事物被揭示，人類此在的現象也才能被顯露（洪漢鼎，2002）；也就是說透過語言描述或詮釋，幫助了人們理解存在的意義，而存在意義的顯露則必須仰賴「實際生命體驗」為開端，即稱為「此在」(Da-sein)，意指人們被拋諸於世之真實活著，此乃源自於 Heidegger 對 Dilthey 「體驗詮釋學」(Erleben hermeneutics) 重視人類歷史性經驗的影響（潘德榮，1999）。換句話說，當人們一旦被拋諸於世後就無法還原至某一個時間基礎（畢恆達，1996）。具體說明即指，此在是帶有歷史性的理解，人類被生下來之後即存在於這世界上，開始過著「過去—現在—未來」具有時間特性的歷史性理解，我們總是藉由體驗生命的當下形成對事物的先前理解 (pre-understanding)，下一次的體驗又形成下一次的先前理解，如此不斷的循環下去，對生命存在的意義即在此理解過程中逐步獲得理解。此即展現了 Heidegger 理解的循環性，然而在理解的同時也產生了詮釋，在這一波又一波的先前理解中形成「詮釋循環」(hermeneutic circle)。

這說明詮釋循環的特色是帶有歷史性的，並且牽涉了部分和整體 (parts and whole) 的關係（余德慧，2001），解釋了人們對部分現象，以及對現象賦予意義的過程，發生在人類與事物相遇的生活經驗當中。然而對部分的理解並非單向且直線式的形成我們對整體的理解，應該是一個圓圈式的雙向循環運動（潘德榮，1999）。隨著時間推進，每一次的理解都可視為部分，但也同時形成整體，整體也促進著對部分的理解；兩者相互影響形構著對世界的認識。正因為如此，理解是以自身為出發點而展開，那麼就沒有絕對二分的主體與客體關係；也就是說每一個個體都是主體，而每一個主體都給出了自身對世界認識的可能性感知，在此同時，成為接收另一主體給出那些感知的接收者，形成自身同時是給出者也是接收者的互為主體角色。

高淑清（2008a）提到詮釋現象學融合了現象學及詮釋學方法論之特點，既是描述性科學，也是解釋性科學。它既能展現如現象學描述生活世界原始面貌及經驗本質結構之特色，也能展現如詮釋學對現象背後意義之彰顯、理解與解釋的有效性。在本

研究中，採取詮釋現象學方法論，即是爲了瞭解新住民女性們來台在母國的家庭生活的原始面貌，並彰顯與理解此現象背後之意義。

Van Manen (1997/2004) 談到詮釋現象學研究尋求生活的一種完整性，現象學研究有一個最終的目標是實踐我們人類的本性，也就是更完滿的成爲我們是誰。Rorty (1979) 談到詮釋現象學研究能培養個人的洞察力，有助於個人的深思熟慮，以及對待他人時表現出機智或圓融的能力(引自 Van Manen, 1997/2004)。故研究者在研究的過程中，將實踐身爲人的本性，在與研究受訪者的互動歷程中，省思及培養出個人的洞察力，並表現出圓融的能力以完滿自我。

詮釋現象學研究可以被視爲下列六項研究活動之間一種動態的交互作用：(1) 針對讓我們產生濃厚興趣且將我們承諾給世界的現象；(2) 探索我們所體驗過的經驗，而非我們將之概念化的經驗；(3) 反思該現象所凸顯的本質主題；(4) 透過寫作與再寫作的藝術來描述該現象；(5) 與該現象之間維持著一種強而有力且導向教學的關係；(6) 考慮到部分和整體以求研究脈絡的平衡 (Van Manen, 1997/2004)。綜合以上文獻，研究者有了對於詮釋現象學的理解，並採用此方法論作爲質性研究方法背後的理論與法則，並自我期許，通過詮釋現象學的研究，培養出個人的洞察力，並表現出圓融的能力更完滿自我，突顯出新住民女性來台前的家庭承擔經驗的本質意義。

第二節 研究對象的選擇

本研究以詮釋現象學方法論爲基礎，藉由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法蒐集新住民女性來台成爲家務承擔者經驗歷程描述及詮釋，以下就本研究在受訪者的選擇、訪談地點的選擇，對本研究設計與實際過程情況說明。

一、受訪者的選擇

本研究受訪者的選取主要是以立意取樣爲主，接續則以「滾雪球選取受訪者」(snowball sampling) 擴大受訪者人數，立意取樣指按一定目的地所進行的取樣行爲，爲達到研究者瞭解研究對象的生活經驗，研究者需找尋合於研究目的的受訪對象，因此研究者的研究對象條件設定如下。

- (一) 新住民女性：來自東南亞國家，並且經驗發生於來台且未婚。
- (二) 新住民可以用流利國台語溝通者。
- (三) 願意分享其豐富經驗者。

透過合作夥伴的協助以及之前工作場域結識之新住民女性，陸續在這半年間邀請四位符合合意取樣的新住民，而這四位皆能在反思後提供訊息，努力表達出自己的原意，察覺到自己未來台前家務承擔的經驗。雖然都是從陌生到熟稔，四位訪談者大方分享自己的生活經驗，在訪談的過程中，每位均進行了兩次訪談，每次訪談的時間都超過兩個小時，此時資料的蒐集始呈現出「飽和狀態」(Data saturation)，即高淑清(2008a)提及受訪者之間所提供的資料訊息開始出現多餘和重覆的狀態，就是達到「受訪者間資料飽和點」，至於「受訪者內資料飽和」所考慮的每個受訪者需要被訪問的次數多寡才完整，則有賴研究者的敏銳判斷及覺察。

二、受訪者資料

接續為受訪者基本資料描述，內容包括受訪者個別化名、年齡、原生國籍、手足排行、開始家務分擔年齡/承擔年齡、家務承擔年數、學歷、工作狀態、目前居住狀態、來台/結婚年齡、婚姻狀態以及子女，受訪者命名部分，為謹守研究倫理之保密原則，因此以化名稱呼。此外特立手足排行、開始家務分擔年齡/承擔年齡及家務承擔年數，均是為了呈現這群新住民女性承擔經驗特性。以下以表格(如下表 3-1)方式來呈現四位受訪者的基本資料，化名部份則取自受訪者名字之一諧音，並對每位受訪者在來台前的家務承擔經驗加以略述。

表 3-1 受訪者基本資料描述

化名	年齡	原生 國籍	手足排行	開始家務 分擔年齡/ 承擔年齡	家務 承擔 年數	學歷	工作 狀態	目前居 住狀態	來台/ 結婚 年齡	婚姻 狀態	子女
阿珠	32	印尼	長女(上有 1 兄)/下有 兩妹、三 弟/共七名	5~6/12(小 六)	6	高中 肆	仲介 翻譯	獨居	18	離婚	2 男 (國一/ 小五)
阿華	29	印尼	長女/下有 三妹、兩 弟/共六名	5~6/8	9	國中 肆	農	與公婆 同住	17	已婚	1 女 (小五) 1 男(小 一歿)
小玉	38	越南	長女/下有 一妹、兩 弟/共四名	11/11 (18 歲之 後至西貢 唸大學)	7	大學 畢	母語 教師	與婆婆 同住	28	已婚	無
小憶	32	越南	次女(上有 1 兄 1 姐)/ 下有兩妹/ 共五名	7/9	9	國中 肆	食品 加工 廠	與女兒 同住	18	夫亡	1 女 (小六)

阿珠家共有七名小孩，她排行第二，上有一名兄長，下有兩位妹妹及三位弟弟。阿珠自有意識以來便一直協助父母處理家務及部份的生意，由於要做家務還要照顧最小的兩個弟妹。也因為大妹只小自己一歲，待遇卻相差甚遠，幾乎可以不用做家事，在分配上已不平衡，再加上母親的刻意教導，讓阿珠只要想到就有許多道不盡也說不完的苦水。阿珠從小就被教育要負起家務責任，不論多少擔子使終在她身上，在成長

過程中試圖反抗也徒然，從直接與母親對話到交男友，阿珠感到自己身上的沉重負擔。這樣的經驗對阿珠來說是段辛酸的過去，她無法決定出生，所以選擇出嫁至臺灣，直到現在擁有了自己的家庭，她還是想念著母親，這一離開超過十年的想念擱在心上讓她耿耿於懷，期望那個不斷念著要回去看母親的行程能早日到來。

阿華向來內向木納，家中有尚有五名弟妹，對阿華來說回憶起童年就不勝唏噓，從小到大沒有親近的玩伴，從小四開始生活中就充斥著家務以及打工，光是家裡和打工就占去了大部份的時間，還好打工的內容還是她擅長的，不論是騎車當司機還是幫忙洗衣服都是妥善利用自己時間，也因為這樣的經歷讓阿華認知到自我管理的重要性，卻也因此經常要看人臉色。母親對阿華要求甚多，也在阿華未懂事之前便讓阿華協助部份家事讓阿華習以為常的感受到家務的重要性，一開始還沒上課，從照顧弟妹、洗曬衣服、煮茶及燒水，到家務有空的時候去賣菜、洗曬衣服等等，接著開始兼差。阿華說我的人生從我有記憶以來就十分忙碌，忙著讓家裡變好。

正向積極的小玉來自於越南，母親娘家家境不錯，但是嫁給了父親之後便隨著父親到了鄉下定居。在11歲之前的日子都還算寬裕，直到剛步入11歲，家裡狀況改變，開始了承接家務工作，因為父親一點一點的給予工作，小玉從來都沒有反彈的感覺，打從心裡覺得，這就是我的生活，而接過手的工作開始變多之後，小玉從來不喊苦，因為對他來說這所有一切都是很美好的，對弟妹的家教也十分良好。小玉感謝父母親對於她的信任，讓她放手管理家裡弟妹以及家務處理，11歲的尾段時間，小玉對於家務管理做出分配，而弟妹全程配合。對小玉來說，家務都是簡單的事情，母親不愛煮飯，自己喜歡煮飯那就由小玉自己包辦，三名弟妹的照顧才是讓小玉印象最深刻的。這一切的家務的承擔都造就了小玉，懂得感恩的她也經常把感激掛在嘴邊，即使是現今擁有不錯婚姻狀況的小玉，還是會想起18歲前的美好時光。

說自己文靜害羞的小憶在訪談過程中經常露出可愛的笑容，正向活潑的觀感這是幾次訪談的感覺，而小憶自己淡淡的說著，那是因為自己最難過的那段時間已經過了，她得到了很多幫助，所以她更想分享一些自己的故事。上有一對兄姐，身為次女的小

憶從有記憶已來就不斷的為家裡忙錄，因為家裡務農，一整年都很忙碌加上種類繁多，在處理家務之餘也要幫忙協助。當家務開始固定化，小憶感到事情的單調以及重覆性，對她來說已經沒有任何成就感了，如此乏味的工作讓她更想出去農作，而家人反應要幫忙可以先把家務做完再來，這對一心想要幫忙的小憶來說非常的開心。小憶喜歡整個家人一起為家付出的感覺，一起做一件事對小憶來說感覺到很溫馨，也感覺到彼此是一家人的凝聚情感，纖細敏感謹慎的她因著如此十分小心翼翼，也開始有自己的想法。離開家嫁至臺灣是很突然的決定，或許是因為自己覺得自己在家中並不是這麼重要的存在，小憶想著如果自己沒有對婚姻特別想法，又可以幫助家人，這不失為好的選擇。嫁來臺灣婚姻的生活也很好，一直到三年前丈夫驟世，走過一段很痛苦的時間，和女兒相依為命也發生了不少溝通上的問題，對於小憶來說，女兒是她在臺灣的一切，也是最親密的人，隨著女兒逐漸長大，小憶感到自己也該為自己還沒來臺灣前想做的事情做個起頭。對於未來，小憶說自己為別人活了這麼久了，也該為自己而活了。

三、訪談地點的選擇

訪談與聊天不同，訪談是有目的性的，必須切合研究主題，而聊天就內容而言可以是隨性的，另外，訪談因涉及個人內在經驗，所以更須秉持尊敬受訪者隱私之原則，所以不是宜選擇在多人或開放空間中，此原則下，有些空間設計是能令受訪者感到安心的，在互為主體之溝通下與受訪者充分溝通，確定受訪者瞭解本研究訪談之目的，以及可能探討之內容，避免受訪者在不明瞭的情況下做不適切的地點選擇，訪談的品質可能就大打折扣不說，有可能破壞研究者與受訪者之關係，讓後續研究進行不順暢，因此本研究訪談在尊重受訪者自主性與方便性在研究者工作的會議室，僅研究者及受訪者兩人，並擱製錄音筆於受訪者前方，以確保詳實記錄對話內容。

四、資料蒐集

蒐集方式以質性深度訪談為主，新住民女性來台前的家務承擔經驗描述，以及對家務承擔生活經驗的詮釋。研究者以半結構式深度訪談設計與受訪者進行對話，在使

用訪談大綱的情況下，提供受訪者彈性空間，透過較為開放的探索性問句，非具有引導式的封閉式問句，形成受訪者的自身的故事（Bogdan & Biklen, 2001/1998），進而透過研究者詮釋過程，還原受訪者的經驗現象本質（潘淑滿，2003），不過度涉入可能有的先前理解及個人主觀感受，讓受訪者能自在開放的闡述其經驗，以期能展現受訪者經驗的獨特性。

第三節 文本建立與分析

為著重在受訪者的生活世界中，研究者盡己所能的，不做過多修改及過份詮釋，以受訪者為主體如實呈現受訪者經驗。知識在互動間傳遞，而從人們透過彼此之間互動交談，瞭解彼此，而用心傾聽並且觀察互動方式，思考話語中的真正意涵，往往得到的都會讓人驚豔（Lichtman, 2008/2010）。研究者以此為鏡，從訓練中得到的會談傾聽技巧在此與受訪者互相激蕩真心感受，讓受訪者從審視自己過往的角度為自己的生命故事下一句點，也提供研究者相當寶貴的資料。

本研究採用主題分析法（thematic analysis）為文本資料進行分析。所謂主題分析為發現取向，為發現經驗背後現象的意義，以及意義如何被詮釋，與內容分析法從現有的理論架構或預設概念中獲得意義不同（高淑清，2008b）。本研究為經驗研究，經驗意義源自於受訪者自身經驗，因此必須回到受訪者主體經驗中來回覺察與省思，而非將受訪者經驗作既定之歸納與分析，所以透過主題分析法之步驟，透過開放的攫取受訪者之經驗意義，加以分析與詮釋，在受訪者與研究者互為主體的來回確認當中，其經驗本質於是歸納而獲得詮釋。而此有系統之主題分析六步驟，首先從逐字稿謄寫、研究者與逐字稿整體文本的對話及部分意義的萃取、不斷循環理解及省思經驗背後的本質意義，並且透過「合作團隊的檢證與解釋」貫串於前述六步驟之中（高淑清，2008b）。試圖從看似雜亂無章的文本資料中抽絲剝繭，萃取及歸納出與研究問題有關的經驗本質意涵，透過主題詮釋方式呈現文本的深層意義。下面就半結構式深度訪談及主題分析法，對研究資料蒐集與實際進行文本分析的過程，進一步做說明。

一、半結構式深度訪談

詮釋現象學的研究就是一門描述性的研究，關注受訪者的生活世界，透過受訪者的言談讓我們對於受訪者日常生活經驗的本質及意義深入了解，同時也闡述其生活世界中存在的意義（Van Manen, 1997/2004）。高淑清（2008b）談到質性深度訪談採用半結構式或非結構式的訪談方法，讓研究受訪者有極大的彈性空間說出他們對生活經驗的主觀感受；而研究者需要將自己的經驗與預設之知識框架置於一旁，引發出研究受訪者用自己的聲音與語法，將個人認為重要的生活經驗抒發出來，並創造一個接納、安全、信任與同理的訪談氣氛，讓研究受訪者對經驗的分享保有高度的動機與興趣，同時也關注到每一個研究受訪者個人獨特的見解，以及探索形成某一經驗背後可能的情境脈絡。本研究中，研究者使用半結構式深度訪談，首先需將個人經驗懸置，並使研究受訪者得以於接納、安全、信任與同理的訪談氣氛中分享其生活經驗，也關注其個人獨特的見解。

本研究所擬定之訪談大綱為半結構式訪談大綱，是從深度訪談三部曲來進行訪談，首部曲是著重於研究受訪者早期生命經驗的描述；二部曲乃是蒐集研究受訪者目前生活經驗細節的描述；三部曲則是邀請研究受訪者反思其生活經驗的意義（高淑清，2008b）。經過研究的團隊檢證，得到指導教授及研究團隊夥伴的建議，提供研究者在訪談時語句流暢性及是否明確適當，並設身處地著想受訪者對訪談問題之理解，以幫助研究者在訪談重新檢視訪談題目是否回應研究問題，引發受訪者闡述其家務承擔經驗結構中可能包含的面向；其經驗結構面向包含了Van Manen提出的「生活時間（lived time）、生活空間（lived space）、生活形體（livedbody）與生活關係（livedrelation）」，於是修改後擬定以下訪談大綱：

1. 妳什麼時候開始覺得自己是主要家務承擔者？（首部曲）
2. 妳是怎麼照顧家人的？（首部曲）
3. 妳在那個當下對於這樣的情況有什麼想法？（二部曲）
4. 請妳談談這段時間印象深刻的事情。（二部曲）

5.妳現在怎麼看那段身為家中支柱的經驗？（三部曲）

6.對於未來，妳覺得和娘家或者和現在的家庭怎麼互動是自己想要的？（三部曲）

透過訪談當下與受訪者共同反思過去互動經驗及對未來想像，在富有時間性的連續性反思，能幫助研究者建構家務承擔經驗全貌，且在當次訪談完之後立即謄寫逐字稿，趁記憶猶新之時儘可能還原訪談當時受訪者的語言、語調及非語言訊息，透過逐字稿整體閱讀建構初步理解，以思索補充訪談的可能方向。

二、主題分析法

高淑清（2001）談到所謂主題分析法是對訪談資料或文本所進行系統性分析的方法，試圖從一大堆瑣瑣碎碎、雜亂無章且看似南轅北轍的素材中抽絲剝繭，歸納與研究問題有關的意義本質，以主題的方式呈現。Van Manen（1997/2004）也談到主題分析法不作預先設定或抽象概念的資料分類方法，它強調的是發現取向的開放編碼，要找出現象的意義，而詮釋該現象如何被經驗（引自高淑清，2008b）。本研究即是要從訪談資料中，採取開放編碼，歸納與研究問題有關的意義本質，以主題方式呈現，找出現象的意義。

本研究透過主題分析法進行文本分析，分析流程與步驟依循「整體—部分—整體」的詮釋循環(hermeneutic circle)來回於文本與詮釋之間；也循著詮釋螺旋(hermeneutic spiral)的概念擺盪在先前理解與理解之中；主題分析法的目的在於發現蘊含於文本中的主題，以及發覺主題命名中詞語背後的想像空間與意義內涵之過程（高淑清，2008b）。研究者來回於文本與詮釋之間，於整體與部分間來回省視，以達到瞭解的境界，也來回於先前理解與理解之間，以求意義的理解，藉此方式來構成新住民女性來台前成為家務承擔者經驗意義。如圖3-1，以高淑清（2008b）所提之主題分析的詮釋螺旋為分析方法，來說明前導性研究文本資料之建立與分析的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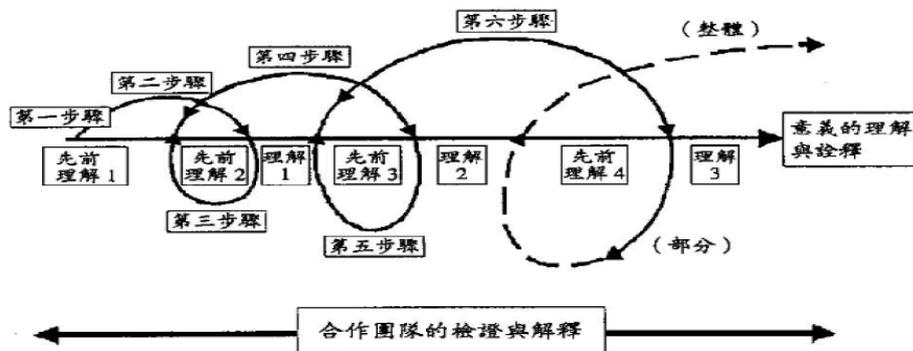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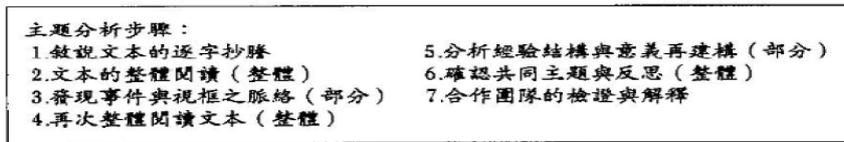


圖3-1.主題分析螺旋圖

註：採自質性研究的18堂課—首航初探之旅（頁166），高淑清，2008b。高雄：麗文文化。（經作者同意授權使用）

圖3-1中步驟一至步驟六為詮釋循環與詮釋螺旋的歷程，此並非線性關係；分析概念七「合作團隊的檢證與解釋」乃貫穿前六步驟，亦即檢證的重點需涵蓋前六步驟的內容（高淑清，2008b）。以下根據圖3-1將主題分析法的七個重要分析概念，以本前導性研究為例，提供每一步驟之說明如下。

（一）敘說文本的逐字抄謄

談到對文本資料的分析而言，高淑清（2008b）逐字稿抄謄是最基本且關鍵的第一步；文本的產出來自於深度訪談，這些訊息只有語音資料，而這些口語資料需要被轉謄成逐字稿，並且一字不漏地紀錄著，包括沉默、表情及聲調，與訪談現場偶發事件的描述，都得據實描寫，以利情境的掌握與再現。當主體的經驗敘說形成文本，此文本也形成研究者對研究主題的「先前理解」。研究者在當天返家時即超過十一點，在隔天尚需要工作的狀態下，只能在晚上謄寫著，一直到週末方完成逐字稿抄謄的動作。逐字稿的謄寫應該盡量在訪談後三天內完成，如此最清楚的記憶才能展現最接近

完整的現場。敘說文本的逐字抄謄範例，以下表3-2呈現逐字稿謄寫例子。

表3-2 「敘說文本的逐字抄謄」範例-阿珠第一次訪談文本為例 (接下頁)

受訪者	阿珠	訪談者	鄭淑真
訪談時間	2013年12月11日, 19:30~20:30, 訪談地點 於研究者工作的會客室 60分。		
符號意義	文字符號： 標楷體：台語；較長停頓：--；較短停頓：-；語氣延長：~~ 語氣短：~；語調上揚：↗；語調下降：↘；語句未完：{ ；語氣加重： 粗黑體 【】 內表示訪談中受訪者簡短的語句、表情、動作、說話音調、情境事件。 （）內表示研究者簡短的語句、肢體動作與支持性語助詞回應。 編碼代號： Ai-X 第一碼 Ci：受訪者 A 第 i 次訪談 第二碼 X：畫記編碼流水號代號（001、002、003……）		
	逐字稿	發現事件與視框	
		譯碼	摘要 省思
	<p>阿珠：喔~我娘家喔~我媽媽是做生意的呀!嘿呀~爸爸也是一樣呀。所以夫妻兩個就一直拼命做生意，養我們~七~個姐，兄弟姐妹啦!嘿呀，我有一個哥哥，我排老二，兩個~是三個弟弟兩個妹妹啦!嘿呀(嗯)我們在那裡是因為，我媽的要求要讓我們讀的好的書，念好的學校，喔~還有呀跟他們印尼人不同的地方，就是我們是華人嗎(對)所以我們的種族也不同，阿，所以我媽的觀念呀，不管怎麼樣，管呀，教呀，都以華人血統的那個，那個教養法啦!對呀，所以，有時候我會覺得，我媽是很嚴很嚴的一個女生啦!(嗯)而且，覺得她很沒有講道理耶!嘖!</p> <p>研：不講道理唷~)</p> <p>阿珠：嘿呀!就她講了就算呀!嘿呀!就不像我們臺灣人生活方式不一樣，臺灣的小孩是因為，都要用溝通的，他才會聽妳的呀!(嗯)阿~我們那裡是，不是呀!就像以前，像有長輩就是長輩說了算</p>		

表3-2 「敘說文本的逐字抄謄」範例-阿珠第一次訪談文本為例(續上頁)

(嗯)阿!你們在怎麼做怎麼想，就是不能頂嘴那樣啦!嘿呀~阿我是排行老二，家裡早上大概五點就要起來煮飯，掃地。(嗯)大概六點(嗯)大概六點半就要去開店幫忙整理，整理完大概七點多，就要等我媽回來，將那些青菜、魚呀拿來賣呀，嘿呀，阿賣回來後就是，嘖，就是。大概十點喔，十點就要去，因為我讀中午的書啦，

研：喔，是念中午的。

阿珠：是中午的，所以早上還有時間半天呀，大概一點上課嗎!

研：喔，是下午一點上課。

(二) 文本的整體閱讀

當完成逐字稿的抄謄，訪談資料以文本的方式呈現時，接著是要對於整個文本做整體的閱讀，宏觀研究受訪者生活經驗的大塊面，此時研究者須懸置自己原先對經驗的詮釋或先備知識，完全進入研究受訪者的生活世界中，並以澄澈的心觀看文本，並寫下個人對整個文本最初的理解與初步省思(高淑清，2008b)。研究者通過觀看文本整體閱讀後，寫下對文本的初步理解與省思。以下以阿珠的研究訪談文本為例，如表3-3。

表3-3 整體閱讀後的初步理解與初步省思 (接下頁)

對文本的初步理解

從印尼坤甸來到臺灣之前，阿珠在印尼有一個哥哥、三個弟弟和兩個妹妹，照料全家人的生活起居從小就是阿珠的責任，只小阿珠一歲的大妹從沒幫上任何忙。家裡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阿珠一手包，不論是煮飯、洗碗、洗衣、顧小孩或者是顧店，阿珠沒有任何人可以換手，即使長水痘了，大妹也不會幫忙，阿珠只得硬著頭皮做，阿珠的父母把家裡所有的家務工作都給了阿珠來做，兩個人每天到菜市場擺攤工作。

這段生活對於阿珠來說，連回想都十分痛苦，猶其想到只差一歲的妹妹什麼都不用做，而她卻做到邊做邊哭，心中產生嫉妒，為此也與母親吵架，中間雖然曾試著反抗，但是遭到母親阻止。阿珠一邊抱持著「我不做，誰做？」的心態，一邊在母親的教導下，讓阿珠不論在家務處理還是照顧其他年紀較小的兄弟姐

表3-3 整體閱讀後的初步理解與初步省思(續上頁)

妹，阿珠成了最適合的那一個。

國、高中時的反抗無法進行有效的溝通，也只能依照父母吩咐。父母對阿珠的期待高，也有諸多限制。例如：不准阿珠及其他的妹妹人嫁給印尼當地人。阿珠為了男友，也和家中不愉快，最後決定遠走它鄉。

初步省思

對於阿珠來說，原生家庭的一切都是一種沉重的負擔，從國小開始就面對家裡權利角色分配不均的窘境，對阿珠來說，妹妹只比自己小一歲，卻享盡了自己所沒有享受過的一切，母親不同的對待方式讓阿珠對於自己的童年生活非常可憐。

阿珠不止一次懷疑自己出自於那裡，也經常讓大量的家務工作壓得喘不過氣，想拋下一切，但因為年紀太小，還是只能忍耐忍耐。因此對阿珠來說，壓抑自己變成是必要的過程之一。

此步驟能幫助研究者整合對受訪者整體經驗之客觀理解，亦能促使研究者反思在與受訪者經驗交融中之主觀體驗，呼應圖3-2中第一階段的整體詮釋形成，同時也是步驟三之先前理解。

(三) 發現事件與視框之脈絡

此步驟所指的事件與視框乃分析初期暫時性的個別譯碼，事件是指研究受訪者在此經驗中所發生事件的歷程，視框在此是指研究受訪者在其不同說話情境中所隱含的主張、概念或意義，期間研究者從逐字逐句的編碼中一一發現與逐步澄清，以便從事件與視框之脈絡中，釐清研究受訪者所經歷之事件情節與觀點感受，辨識其意義的核心，看見與文本的關係（高淑清，2008b）。

研究者對文本有總體意義的初步理解後，即進入步驟三，此步驟的重點在於直觀的捕捉經驗的重要意義，屬於「部分」理解的經驗淬取。再次閱讀逐字稿掌握文本躍出的重要訊息，直觀地對重要訊息加以標記、編碼與註解，其次是進行事件與視框意義編碼的逐步檢視，並從中決定個別的意義單元（meaning units）命名，以利往後主題歸納的進行，而此時理解已成為下一層次的「先前理解」。

首先，編碼部分如下表3-4所表示（A1-017）、（A1-018）、（A1-019）、（A1-020）與（A1-021）為逐字稿編碼，第一碼：「A1」代表第一位受訪者（A）第1次（1）訪談，以此類推；第二碼「017、018、019、020或021」則代表劃記的流水號，直觀的

將躍出的重要經驗逐一編號。在編碼同時一併完成標記「事件」、「視框」或者「其他」（包含事件及視框之特性）的暫時性個別譯碼，以及意義單元命名之動作。如表3-4以阿珠第一次研究訪談文本為例，呈現研究者畫記編碼、摘要及省思部分內容。

表3-4 逐字稿畫記譯碼/摘要和省思舉隅（以阿珠第一次訪談為例）

逐字稿	發現事件與視框		
	譯碼	摘要	省思
阿珠：對阿，回來就要洗衣服了(嗯)。阿-回來~~，因為我 <u>那時候我記憶比較深刻，是我大概國小六年級了啦!(嗯齁)嘿啦，阿比較小時候就比較沒那種感覺啦!</u>	A1-017	小六之前 比較沒有 感覺	從小教 被要 求，沒有 自己。
研：所以六年級的時候開始有意識到。			
阿珠：對-對呀， <u>六年級那時候，就開始就意識:喔-那~那大女兒都什麼都要做啦!那種感覺(嘿~)對呀，阿所以-對呀，就，所以六點~六點半回來，馬上回來吃個晚飯，吃完就馬上要去洗一大堆的衣服，要洗幾個人，兄弟姐妹七個，我爸我媽九個，還有舅舅勒(舅舅?)舅舅來住勒(嗯~)~借住的呀(嘿!)嘿阿，有時候有衣服阿，有時候都要洗十幾個人的衣服，而且都要用手洗耶!</u>	A1-018	小六之後 感覺自己 要做很多 事	
研：都用手洗，那一定很辛苦耶!			
阿珠：嘿呀~對呀，阿而且，白襯衫，白襯衫，(呵)我媽又很嚴格， <u>白襯衫不能洗到變黃色喔(蛤~)，嘿呀，洗到變黃色你就被打了。(嗯)嘿呀，所以我都，每天-每天晚上都洗衣服，邊洗邊哭呀!(笑)【輕笑】</u>	A1-019	沉重的家 務工作	
		家務多且 要求品質	沉重的 家務，不 勝負荷
	A1-020	家務的沉	
	A1-021	重	

當研究者完成逐字稿之劃記、編碼、摘要及省思後，即進行意義單元命名及意義單元譯碼；意義單元是主題分析過程中的基本單位，意義的產出不在於抽象概念之命名，它是一個辨識的過程，把重要經驗彰顯出來，並領會其重要經驗；研究者從訪談逐字稿的文本中，去省思並解釋與該經驗描述相關的意義單元，並使用貼切於該經驗描述的關鍵字詞來命名（高淑清，2008b）。並填寫於譯碼以及摘要欄位以流暢的語句簡述受訪者之經驗樣貌，同時在省思欄位寫下研究者對該經驗之省思。研究者將文本

之逐字稿劃記、編碼、摘要及省思依序在文書處理軟體內處理，以利後續處理大量文本資料的排序與分析，如表3-5呈現初步意義單元命名節錄。

表3-5 意義單元命名節錄 (依照逐字稿譯碼排列)

意義單元譯碼	初步意義單元命名	逐字稿譯碼	事件譯碼摘要	視框譯碼摘要	其他譯碼摘要
1	為子女忙碌的雙親	A1-001	工作忙碌的雙親		
1	為子女忙碌的雙親	A1-002			為養子女工作忙碌
2	母親的期待	A1-003		母親欲提供好環境	
3	身為華人的自傲	A1-004			因為是華人，族群不同。
3	身為華人的自傲	A1-005			以華人為榮，教養和其他人不同。

利用軟體歸納後，將文本整齊排序，亦可清楚瞭解逐字稿文本與意義單元、摘要以及劃記內容之對應關係，且能立即有效的找尋欲探究之劃記內容。

(四) 再次整體閱讀文本

再次閱讀整個文本的內容，是幫助研究者再一次回到經驗意義的整體，回到整體經驗的省思，通過一次一次的重新閱讀文本及反思的過程，產生「新的理解」，此時的理解進入下一個詮釋循環中的整體（高淑清，2008b）。研究者透過再次整體閱讀文本，捕捉個人奠基於先前理解後，對整體文本的再次理解並詮釋研究者再次反思後的主觀感知與可能的推測，以表3-6呈現。

表3-6 整體閱讀後的再次理解與再次省思

再次理解（整體文本之再理解）

阿珠從小聽從母親的教導，隨著年紀增長，阿珠開始感意識到自己的生活忙碌，對於生活阿珠只感覺到累，上學的功課沒辦法做，回到家也還有家務需要她處理，她沒有自己的時間，但是小阿珠一歲的妹妹卻可以做自己的事，阿珠也反問過母親為什麼她對待妹妹和對她不一樣。母親認為這是為了阿珠好而教導阿珠，阿珠對此不以為然。母親和阿珠的衝突也逐漸多了起來，阿珠想著想要脫離這樣的生活，她想要改變。

再次省思

在講述時，阿珠隨著語調及情節而情緒有所波動，雖然都是過去的事情了，但是對阿珠來說彷彿昨日。從認命接受，到不斷反問自己真的是這個家的小孩，她自己經過了許多的爭扎，不止自我內心的爭執也和母親及大妹爭執，為了找到在這個家的位置，她嘗試去做了許多，將所有家人的涵納進去，洗衣煮飯照顧弟妹，她甚至沒有多少時間照顧自己。在這個家裡，她照顧別人，卻沒有人照顧她。

不同於初步理解及省思，研究者再次閱讀文本後看見較先前理解不同之經驗意涵，以及不同於前感受，甚至亦能增進研究者聚焦於「認命」現象詮釋的敏感度，如：阿珠表達的用語對照到阿珠所闡述方式，皆是研究者經過此步驟時，直覺的從文本中躍然而出之看見。

（五）分析經驗結構與意義再建構

進入到第五步驟，研究者回歸研究問題的角度再次省視文本，進行意義單元變更，從研究問題的角度去省視，或者新增先前未看見、重新命名、拆解或合併相關意義單元，如表3-7，藉著將意義單元分群聚集來形成子題，並逐漸產生初步的次子題，再歸納初步的個別主題表3-8（高淑清，2008b）。

表3-7 新增譯碼舉隅/意義單元命名變更舉隅

新增譯碼	事件/視框 /其他	原因說明	逐字稿文本
A1-113	即使生病 也要做家 務(事件)	重要視框 浮現，增 加譯碼	有一次就是生病了那麼嚴重，還是硬要我起來 煮飯給他們吃。 譯碼：A1-134 新增譯碼：即使生病也要做家務（事件）
意義單元命名變更舉隅			
譯碼	摘要	原始/變更 後意義單 元	變更說明
A1-007	沒有道理 的教導	不講理/無 法溝通	阿珠的意思是母親的教育方式無法溝通也無 法說服。

舉例如表3-7及3-8所示。在變更意義單元命名結束之後，將命名進行排序並群聚歸納，在變更後意義單元命名之前新增「譯碼」欄位，將意義單元意思相近或相同的命名給予相同譯碼，形成歸納後群聚之相同譯碼，即給予子題命名，其命名乃根據研究者預先設定之研究問題，以及研究問題之外受訪者經驗主體的面向，予以歸納並描述其經驗意義，接著再根據研究者對受訪者整體經驗的理解，發揮解析能力與創造力詮釋出較適切經驗結構，也是再次詮釋貼近於受訪者整體生活經驗之整體面貌。

表3-8 次主題命名舉隅 (接下頁)

初步次主題	意義單元命名	逐字稿譯碼
發現自己與其他兄弟姐妹 不同，被家務壓得喘不過 氣。	小時無感，被動接受	A1-018、A1-019
	差別待遇讓阿珠心裡難受	A1-022、A1-047、A1-048、A1-024、 A1-026、A1-027、A1-028、A1-038、 A1-039、A1-040、A1-042、A1-037、 A1-051、A1-052、A1-084、A1-089、 A1-030、A1-034、A1-083、
	家務的繁雜、造成各種心裡不適	A1-016、A1-017、A1-020、A1-031、 A1-032、A1-029、A1-036、A1-043、

表3-8 次主題命名舉隅 (續上頁)

	A1-081、A1-082、A1-044、A1-064、 A1-065、A1-066、A1-033
同為親人大不同	A1-116、A1-117

透過再次變更命名之後再回到第五步驟繼續進行子題歸納，此一再次變更意義單元命名之舉，也說明了詮釋循環是不斷理解與修正的歷程，隨時都可能有新的覺察與反思，所以需開放的接納此可能產生的來回修正歷程，也代表著詮釋螺旋新的理解與反思的形成。

(六) 確認共同主題與反思

進入到第六步驟為確認共同主題與反思，其最終目的在於找到整體文本的共同主題，以彰顯經驗的意義與本質，研究者在這個過程當中要以開放及接納的態度，在部分-整體間來回檢視，敏銳察覺每次閱讀的新理解，即言之，必須找到新住民女性來台前成為家務承擔的共同經驗意義，研究者必須在共同主題形成與改版的歷程中，不斷地以彈性、開放以及接納的態度懸置先前理解，在文本中進行「部分」與「整體」地來回解構與再建構其經驗中之重要意義，而「反思」在此步驟即是協助解構與再建構經驗本質意義的重要助手；共同主題的發現是主題分析的主軸，當正式進入研究中，在蒐集資料至資料飽和後，通過文本資料分析，萃取出共同主題，反思共同主題是否回答研究問題？是否回歸研究受訪者的生活經驗？與受訪者是否達成互為主體的同意和詮釋理解？主題組型所承載之經驗意義在質與量上，是否具平衡感？主題組型是否太過龐雜瑣碎而散焦？經過反思回溯的歷程、邏輯性的分析與統整，經驗結構的本質才得以完整的被描述並正確地被解釋出來（高淑清，2008b）。最後透過研究者的理解與詮釋把受訪新住民女性特有的承擔經驗著實描述。

本研究共同主題形成歷程乃透過研究者與指導教授討論，釐清主題命名之重要概念，不斷解構與建構的過程中形成新的主題編排與命名，並透過團隊檢證集思廣益的過程，提供研究者多方省思與用字遣詞上的聚焦，歷經了七次改版之後（見附錄一），思考鋪陳主題呈現邏輯，並確保文字上的用詞貼切，不至於讓敘述以偏概全，在共同

主題下形成的主題組型（見附錄二），經彙整之後可看到研究者對經驗的了解所產的一致看法。共同主題透過研究者精煉的文字呈現出受訪者看似迥異的生活經驗卻又相近的核心本質，亦是研究者意欲呈現的結果。

（七）貫穿研究歷程：合作團隊的檢證與解釋

合作團隊的檢證與解釋，是貫穿整個研究歷程的，它考驗著研究的嚴謹性；在本研究中，「合作團隊」是除包含著研究者外，還包含指導教授、研究團隊、研究同儕、研究者的親友、受訪者以及口試委員等；而「研究團隊」乃是指例行參加專題研討的研究夥伴，包括研究者、指導教授和校內外研究夥伴，定期舉行研究團隊檢證，從研究計畫至完成的過程皆適時的提供意見與研究者討論，並且協助把關研究結果的嚴謹性，讓整體研究的品質提高（高淑清，2008b）。檢證會議內容針對研究對象的選取、訪談設計、文獻的理解與參照、訪談大綱、逐字稿之謄寫、文本資料蒐集、意義單元命名與主題命名的呈現等步驟進行意見交流，提供研究者再次修正的反思依據，第一次團隊檢證是針對研究整體設計提供意見，包含：研究主題、研究目的、訪談大綱以及合目標受訪者選取之適切性，是否符合詮釋現象學對生活經驗結構意義；第二次則是檢證第二步驟至第四步驟，也就是「文本的初次理解與反思」、「發現事件與視框之脈絡以及初步意義單元命名」；第三次則是協助校閱與檢證計畫內容之撰寫，包括：用字遣詞與APA格式精確性、文章撰寫之流暢性與整體理解是否容易。最後在計畫審查初稿寄出前，研究同儕亦協助研究者再次檢證整體文本，字詞選用是否合宜，讓讀者容易理解、APA格式及文本撰寫之流暢性。

第四節 研究嚴謹性

在質性研究中，Lincoln和Guba提出可信性（trustworthiness）的四個標準來取代量化研究中的信度及效度，包括用可信賴性（credibility）來代表內在效度、用可轉換性（transferability）來取代外在效度、用可靠性（dependability）來代表研究的內在信度，並用可確認性（confirmability）來取代客觀性（引自高淑清，2008b）。高淑清（2004）提出文本「解釋有效性」（interpretive validation）之重要，來彰顯現象之詮

釋能貼切合理（引自Van Manen, 1997/2004）。以表3-9呈現質性研究結果可信的指標與策略。

表 3-9 質性研究結果可信的指標與策略

量化研究指標	質性研究結果可信指標	質性研究方法策略
內在效度 (internal validity)	可信賴性 (credibility)	長期涉入 參與觀察 持續探索 三角檢定（多元檢證） 同儕稽核 互為主體 負面個案分析 研究受訪者檢證
外在效度 (external validity)	可轉換性 (transferability)	厚實描述 詳實過程透明化
信度 (reliability)	可靠性 (dependability)	稽核團隊檢證 研究受訪者檢證 三角檢定（多元檢證）
客觀性 (objectivity)	可確認性 (confirmability)	稽核團隊檢證 研究受訪者檢證 三角檢定（多元檢證）
顯著性 (signification)	解釋有效性 (interpretive validation)	稽核團隊檢證 研究受訪者檢證 主題命名反思

註：採自 *質性研究的18堂課—首航初探之旅*（頁166），高淑清，2008b。高雄：麗文文化。（經作者同意授權使用）。

研究結果可信性的五大指標，分別說明如下。

一、可信賴性 (credibility)

Patton (2002/2008) 談到質性研究的可信性取決於三項不同卻又彼此相關的元素，為嚴謹的方法、研究者的信譽、對質性研究價值的哲學信念。從研究者基於自身經驗長期涉入新住民女性等議題已逾時5年，在閒暇之餘也會與新住民女性討論其生

活經驗，並且閱讀與新住民女性相關文獻，且除了自身週遭經驗外，研究者從未間斷持續性探索以新住民為經驗主體的相關經驗，例如：從大學時修習相關課程，參與多場新住民之活動以及聚會，可見研究者對新住民主體經驗之關切以及熟悉。

另外，研究品質的把關尚須透過「研究團隊」的檢證過程，也就是所謂的稽核團隊檢證從不同觀點提供研究者反思，其運作亦能與「三角檢證」(triangulation)或稱為多元檢證作連結。所謂三角檢證即蒐集多方資料來源，以確保資料的真實與豐厚性，幫助研究者對研究現象之瞭解更為周全(高淑清，2008a)，而本研究之三角檢證乃透過研究者本身、研究團隊、其他研究同儕及受訪者意見交融，來提升本研究的可信賴性、可靠性即可確認性。然而關於可信賴性中提到互為主體之尊重、可轉換性以及解釋有效性中提到的厚實描述、詳實過程透明化以及主題命名反思，與研究者本身對經驗的詮釋與反思有關。

二、可轉換性 (transferability)

高淑清(2002)談到所謂可轉換性是指經由受訪者所陳述的感受與經驗，能有效地轉換成文字敘述並加以進行厚實的描述(thick description)，其意涵亦在於反思所有研究過程中所涉及的步驟及資料的轉化程序，是否達到詳實過程的透明化，此亦需要經過嚴密地再三檢視。研究者經過指導教授、研究團隊的指導與檢證，對於研究受訪者的述說文本之抄謄、理解與詮釋，力求達到水準。在研究「歷程的透明化」方面，亦在論文附錄中，將研究歷程的各步驟及環節，做清楚的交代，使讀者可瞭解文本分析過程，而促進情境與研究結果的自然類推性之可能，在可轉換性的要求指標下可達到某程度的把關。

三、可靠性 (dependability)

可靠性指的是個人經驗的重要性與唯一性，能獲得研究團隊的稽核及在互為主體的同意下，取得可靠的資料與獲致可靠的分析結果(高淑清，2008b)。研究者在進行尋找合適研究受訪者時，與研究可能受訪者在進行訪談前已事先給與訪談同意書(見附錄三)，並且在正式訪談之前，也再一次說明此次研究的主題、目的，以及告

知訪談過程中會進行全程錄音，該錄音檔不會外流並會在研究完成之後刪除。務求與研究受訪者做到充分的溝通，使研究受訪者在自然輕鬆的情境中，願意開放地分享其在母國生活經驗。研究過程中，在研究團隊檢證下，如逐字稿抄謄（見附錄四）、主題分析步驟（見附錄一）皆有一定品質把關。研究者參與研究團隊後，亦多次在團隊中為同儕之研究過程及分析方法提供檢證，學習通過團隊稽核在研究品質的把關。

四、可確認性（confirmability）

可確認性乃指研究的客觀、一致及中立的要求，與可靠性息息相關（高淑清，2008b）。運用的方法雖與可靠性相同，然重點在於研究者所產生的各項結果皆須與團隊檢證保持研究客觀性。在研究資料達到飽和之後，依主題分析流程萃取出主題，進行主題命名，期間的改版歷程必先邀請團隊協助進行檢證，在交換過意見之後，修整研究者自己看不到以及思慮不周的地方，幫助研究者檢視過程以利於研究者自省。當主體產出之後，向受訪者提出邀請（見附錄五）進行受訪者回饋，研究者藉著受訪談回饋表（見附錄六）當面與研究受訪者進行研究結果之澄清與確認，在徵得研究受訪者對於主題詮釋的意見（見附錄七），及他們對於整個參與過程的感想與心得後，讓研究者更完整的看待經驗，而非流於研究者個人意見。

五、解釋有效性（interpretive validation）

所謂解釋有效性乃在強調共同主題的文本解釋之真確有效，而其先決要素在於解釋者的洞察力與所蒐集文本敘述間的平衡一致，使意義的解釋達到兩者的協調統整，避免邏輯上的矛盾（高淑清，2008b）。故研究者在主題命名與詮釋文本時，用字遣詞需要真實貼切，讓主題命名的詞彙達到最佳的詮釋性。研究者對於主題脈絡也需做清楚明確的解釋，當研究者提供對研究主題的論述時，應提供真實經驗的逐字稿述說文本來佐證論述，讓兩者一致，方為研究中的解釋有效性。在本研究中，研究者透過第四章夾論夾敘寫作中述說文本的畫線，來呼應詮釋與述說之間的一致性。

檢視研究結果的可信性，再藉由反思研究歷程，使研究結果的真實價值、可應用性、可靠性、客觀性與解釋的有效性得到團隊的稽核，同時也能關注到研究歷程的品

質，此為研究的真確性。雖然研究真確性並非在研究的最後才開始，但卻是持續到分析最後，也因為如此更能顯得檢證研究結果的功能，達到質性研究的嚴謹性。因此，透過反覆與受訪者連繫，隨時告之研究進度，除了對受訪者保持研究過程透明化之外，更重要的是與受訪者互動之間，研究者得以不斷自省，亦是透過最後第五章的研究反思呈現。

綜合以上，即可了解質性研究的可信性是可透過具體可行的方式來完成，研究者為研究品質把關是研究的基本，而研究者運用以上策略實際執行於研究歷程中，並在過程透明化上也在當下反思，讓研究者和文本的互動火花呈現研究成果中，如此一來，研究歷程真確性及研究結果可信度便不言而喻。

第五節 研究者角色

質性研究難能可貴之處，在於研究者本身即是研究工具；研究者受到自身經驗涵養，在訪談過程中敏感覺察，主動積極在訪談中看到受訪者所展現出多面向豐富生命經驗。林佩璇（2002）認為研究者為了成為良好的溝通者，必須容忍不確定性並培養敏感度。研究者在大學時即修習過質性研究及社會研究方法等課程。研究所求學的階段，再次接觸到質性研究，並選修了個案研究深化自己對於質性研究的思考脈絡。在職業生涯的短暫休息期間，為了讓自己可以更進入狀況，參與了中正大學開設的「質性深度訪談方法」及「質性主題分析方法」兩個工作坊，讓自己在蒐集資料及分析資料上可以更加精進。

而在本研究，研究者參考多方論述，思考在研究中的角色及需具備的能力，並檢視自己的角色實踐，以下就研究者角色分三點說明。

一、互為主體的實踐者

Husserl主張人們都生活在同一個生活世界裡，所謂的互為主體就是不能把他者純粹當成我們認識的對象，任我們宰制；而是要能由他者的視域來看世界，Husserl認為唯有透過移情法，我們才能意識到他者本身也是另一個主體，在其眼中，我也是一個客體。當我們都有這樣的認知，終於能夠架構出自我與他者之間互為主體的世界。

認識與理解是一個交往、互動的過程，必須通過雙方價值觀念的過濾。領會，不是主體對客體的認識，而是不同主體之間的視域融合。意義乃存在於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關係之中（引自陳向明，2002）。談到何謂互為主體，高淑清（2008b）指出研究者體悟到研究者與研究受訪者雙方平等互惠、相互尊重與共同參與，研究者與研究受訪者視域之間的交融、彼此瞭解及互為主體間的同意，以及合作關係的營造。

研究者須視受訪者為另一個主體，彼此合作共同參與，適時地真誠關注，回應會讓受訪者更有意願將話題深入，進而看到現象底層下的深層意義，如此方能做開受訪者的經驗世界。

二、詳實記錄的反思者

藉由互為主體的訪談，以開放及彈性的研究態度，讓事物自行彰顯。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為避免過度詮釋，研究者將受訪者所敘述之事件、情感，並訪談現場所發生的情況，儘可能地完整記錄，然而，研究者還是會有主觀感受及想法，將這些過程記錄下來，適時地內省，提供了研究不同的角度。反思意指對於過去經驗的點滴回溯，是一種於沉靜當中再進入內心反省的過程（高淑清，2008b）。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亦記錄下不份的省思，讓過程透明化的同時，也期待自己對於訪談過程中的技巧做內省，更慎者在反覆閱讀文本之後，除了解讀文本內的訊息外，亦欲期待自己察覺這些訊息所造成研究者的主觀感受及想法。

三、真誠積極的傾聽者

研究者在進行研究時，盡可能對情境都持續保持著好奇心，以探索各種的可能性。具備了覺察、同理、敏感、開放且彈性，讓受訪者在自我揭露時得到適時的回應，當過往回憶點滴浮上心頭，描述的過程中猶如昨日，往往觸動受訪者情緒，當下給予同理且適時讓受訪者了解來自於研究者的接納，或是一句話、一眼神、一動作，都能讓受訪者切身體認到來自研究者的關切。研究者與受訪者乃平等互惠關係，不過度干涉受訪者，亦不懷疑受訪者所提供的內容。一旦關係建立，訪談深度自然逐漸深入且讓經驗完整。而在這一來一往的互動中，彼此也會成為對方的正向支持力量。

研究者不是研究工具，也不僅止於留聲機，在這來來回回的整合、分析及寫作中，研究者及受訪者彼此互相理解。當研究者能看清自身在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即會了解自己對研究所引發的改變，而這過程也改變著自己。

第六節 研究倫理

一般而言，民眾對於專業研究都抱持著較大的信任、期待及尊重，目的是相信這些研究將會促進社會福祉，而研究者就必須一肩擔起責任，不止因為研究者違反了善良風俗及規範，將遭受到許多質疑，或可能斷送研究生涯，更因為這是身為研究者的社會責任。

研究（research）一般係指有系統地利用科學方法規劃、設計和蒐集資料，並將資料進行分析和詮釋的過程，目的是探求問題的答案。至於倫理（ethics）是指個體在某一社會脈絡及歷史情境下，其主觀行為應遵循的客觀準則和規範（張作為，2007）。王玉麟（2004）指出研究倫理是指研究者在進行研究工作時所必須遵循的道德規範，亦是評估他們的行為是否合於社會客觀原則的標準。研究者自身的道德決策、信用誠實、社會和研究成本的正當運用，以及正當及不當研究行為等，皆是研究倫理所討論的範疇（廖文峯，2011）。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經常性提醒及反問自己，自己的研究行為是否得當、是否合於原理原則，本節研究者將以知情同意、不受傷害權利及保密及隱私闡述研究倫理原則，說明如下。

一、知情同意

以人作為研究對象的質性研究，在掌握學術自由及研究倫理的尺度間，面對許多挑戰，尊重是所有前提的第一步，充份的告知研究的目的、方法、必要性以及可能造成的影響，讓受訪者自行研判是否接受研究的重要訊息。

研究對象的人權、保護研究對象的隱私，是研究者進行任何研究責無旁貸的前題。從Haas與Malouf的觀點，「知情同意」主要有兩種形式：口頭的及書面的；就書面的方式而言，諸如訪談同意書，可作為實施知後同意的程序，且是最為完整的作法，

有時仍需要以口頭方式做補充（引自牛格正、王智弘，2008）。

研究者因受訪者皆使用第二外語，特別需要注意受訪者是否真的了解同意書內容，故在進行研究，先透過電話簡略說明後，在正式訪談開始前再說明一次，並且給予訪談同意書，若有必要亦可讓受訪者家屬持有一份同意書。透過訪談同意書，讓受訪者瞭解研究主題及目的後，詳細說明同意書內容，讓受訪者清楚理解訪談內容以及研究用意後簽署訪談同意書，並告知往後的執行步驟，對受訪者透明化研究歷程。

二、不受傷害權利

研究者應當時時相當的敏感度，遵循合宜的規範，讓受訪者在訪談過程中盡可能舒適暢談，並將可能受到的傷害減至最低。本研究邀請受訪者回溯過去生命中的點滴經驗，這些生命經驗不盡然是令人愉悅的，碰觸到傷痛處是無可避免。Bogdan 與 Biklen（1998/2001）表示應保護訪談對象免遭受傷害，意即研究受訪者不能暴露於那些比研究收穫更大的風險當中。因此研究者需視受訪者意願，即使訪談不順暢也應視受訪者狀況，不可以一意孤行，並且允許受訪者中途退出研究的權利。研究者亦不該輕忽研究結果所造成的後續，此為研究者的社會責任，意即在研究進行過程中，若發現受訪者需要某些資源或是對於其重要資源訊息不瞭解時，研究者可提供相關訊息或是轉介至合適機構，以解決受訪者所遭遇的問題狀況。透過訪談中對等的互動及情境，在語言及非語言傳遞下，受訪者及研究者獲得共識，彰顯彼此可能的關係，進而達到共融互惠。

三、保密及隱私

在受訪者知情同意後持著不讓其傷害的心態，保密及隱私更是從關係建立後直至研究結束均需善盡的責任。保密的意涵而言，保密涉及法律上的概念，並經常與隱私權（privacy）和溝通特權（privileged communication）息息相關（王智弘，1995）。Bradley（1998）認為，保密是一倫理的標準，隱私權則是法律的概念；所謂保密是有關資料和對已獲得的資訊取得途徑的控制，而隱私權則是一個人再控制自我與他人之間疆界的權益，此一疆界可能是心理的、物理的、政治的或經濟的，而其中最常被

限制的是自我與他人間訊息的流通 (Sieber & Stanley, 1988)。是以，舉凡從受訪者所獲知個人訊息及相關資訊，均不得洩漏於他人或防礙侵犯受訪者人權。



第四章 新住民女性來台前成爲家務承擔者經驗詮釋與討論

本研究以立意取樣尋訪到四位受訪者，每位受訪者皆訪問兩次，共得八份文本。在文本中來來回回，理解並嘗試詮釋受訪者的內在觀點，藉由團隊檢證一再聚焦，且琢磨各主題及次主題間命名及排序邏輯，一而再的思考爲何最貼切的用詞，勿必使用字遣詞貼近受訪者經驗，最後經由受訪者回饋，與受訪者取得互爲主體的同意後再次省思自己對於主題理解與詮釋，得以建構出新住民女性來台前成爲家務承擔者經驗的樣貌。歷經著建構、解構、再建構的歷程，經過了六次的改版，將第七版予以受訪者檢證，修改至第八版主題，終以第八版呈現出新住民女性成爲家務承擔者經驗樣貌，四個主題分別爲「承接順受，家務責任逐漸增」、「承受忍讓，察言觀心願擔待」、「承載維繫，家人關係似臍帶」及「承當自許，勇敢前行擁自我」。以下四節將以夾論夾敘的方式鋪陳新住民女性來台前成爲家務承擔者經驗的感受與想法，並於第五節依這四個主題進行相關的延伸討論，以期對新住民女的家務承擔經驗有更廣泛的領略及看見。

第一節 承接順受，家務責任逐漸增

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可又和身邊所有的人有著密不可以分的關係，不論是父母、手足或者他人，會發現有時關係越親密，越容易產生磨擦。而個體最早建立的人際關係是在家庭，最早所感受到的人際間交際也是在家庭，透過家人的互動經驗加以傳遞，個體看到自己雙親如何經營他們家庭生活、如何相處、如何相待，學習到了最早的互動經驗，形成個體對家庭、婚姻及人際間的責任感以及角色認知（陳素貞，1994；吳心芝，2003）。黃維仁表示原生家庭中的「生」指的是生長的环境，意思就是從小長大父母的家庭，以中國人來說，就是原本的家，而人生有兩個家，一個是我們從小長大的家，還有就是長大後進入婚姻生活的家，是自己當家的家（取自SUNCHEN29,2011）。原生家庭經驗也指向了被重要他人對待的經驗，包含了所有正負向的經驗以及對家中重要人物的認同，原生家庭是個系統，具有二種類型：封閉性原生家庭系統與開放性原生家庭系統（吳就君，2014），封閉性原生家庭系統是指家

庭成員間或對外在變化的反應呈現連結在一起，或者彼此拆解各自為政，且資訊並非完全流通；而開放性原生家庭系統是家庭成員彼此充分互動且資訊相互流通。越早承擔家務的新住民女性越容易理解家庭狀況，不論是家庭氣氛還是家庭經濟，而「承接順受」是對於家人安排的「承受」以及「接收」，意味著新住民女性在無意識的狀態下便被推向家務工作。不論中間經歷什麼，家人都期待新住民女性可以「順其自然的接受」家務工作，所以在不知不覺間加重工作量，屆時木已成舟，故以「家務責任逐漸增」便是呼應主題。

新住民女性尚未來台前大多數都在未成年階段，面對家庭經濟狀況不佳，雙親自然大多數為雙薪家庭，縱使雙薪工作一旦家中子女數眾多時，經濟能力依然無法提升至理想狀態，是以雙親期待透過子女協助家務增加工作時長或種類來增加收入，在這樣的循環下，新住民女性成為家中需要擔待家事以及照顧年幼弟妹等家務之責不二人選。不知不覺中，在某天猛然意識到自己已被雜事逐漸塞滿，通常已是難以脫身的狀況。部份未成年新住民女性對家事的繁瑣感到焦躁，心中更是充滿疑惑、不甘心、難過、失落和焦慮…等複雜的情緒，一部份的新住民女性也會不斷思索著「為什麼是自己？」。在糾結情緒下，急著想為自己尋找出路，獲得解脫的希望。然而，現實是已經扛在肩上的重擔怎麼可能輕易擺脫，甚至到後來成為自己最重要的責任。

本節從「早年時，自然分擔」、「察覺時，雜事成堆」、「拉鋸間，已上肩頭」和「妥協後，力扛重責」四個次主題從毫無察覺、察覺時的狀態、察覺後反應以及直到來台前的狀態加以說明，呈現新住民女性來台前成為家務承擔者從小到大所感受到的歷程。

一、早年時，自然分擔

學齡前的孩子參與家務時通常都不被認為是個具有生產力的人口，隨著身型漸長開始讓雙親意識到家中人口尚有勞動力，隨之而來的，是意識到可以減輕一些家中負擔，而當下家庭親密感則是在看不到的附加產品。家庭共同生活中所產生的一些事務，讓家庭成員們共同分擔解決也是非常理所當然的，孩子做家務不僅可以養成好習

慣也可以學得處理家務能力，並且發展出自信心與良好的人際關係。一般來說，孩子所參與的家務工作大多是與自身相關或者具協助性質，如收玩具或拿碗筷，在家務工作的認定上感覺較為瑣碎。孩子可以參與協助家務工作是具多元化，雙親倘若訓練運用得當，那麼家務幫忙中孩子就會是助力，也或許會展現出不一樣的能力，家庭中的人力資源藉此充分的發揮，對孩子本身來說，也能從參與家務中得到成就感、對家庭有歸屬感及認同感。

對新住民女性的童年來說，被家人需求的家務工作，一開始通常都是在母親無法負擔或者具有即時服務的特性，因此新住民女性在一開始接觸時並無抵抗或者產生不適的感覺。小憶就提到：「就是7、8歲的時候嘛還小，大部分開始都會幫忙洗碗筷、打掃家裡、拖地阿，還是桌子幫忙擦一擦這樣，不會很多啦!」就是因為能力所及，這些難易度較低的家務工作讓雙親叫喚時並不抵觸，阿珠在訪談前就表示自己很小就開始幫忙了，根本不記得是做什麼，只知道都是一些很順手的事情，阿華也不覺得有什麼，對她來說洗衣服需要到水溝邊，曬衣服相對的就輕鬆很多了，既然不特別當然也就沒什麼記憶。

阿~比較小時候就比較沒那種感覺啦!(阿珠)

我不知道我幾歲開始，反正我懂就做，就跟著做。.....一些衣服阿.....曬衣服.....
比較簡單的那一種而已.....我記得是這樣，還沒上課的時候，五、六歲的時候。

(阿華)

參與家務是從小一點一滴慢慢被交待下來的，對於年齡尚小的新住民女性來說是十分自然就接過手，長輩交待了就去做，光是稱讚就十分開心。

我記得從我幾歲，五、六歲的時候.....那時候一開始我是住比較鄉下嗎！為什麼記得，印象中是我會收衣服，然後，阿，去煮，煮，煮茶，燒，燒水這樣子，因為那時候人家我會誇獎我說你怎麼那麼乖會幫忙媽媽的是事情，那時候我不知道媽媽是在幹嘛？才五六歲我不記得，我記得人家誇獎我的時候這樣子。(阿華)

還有父母在稱讚的時候就很高興嘛，哇，你會做，厲害嘛!後來就很高興阿就這樣學習下來阿。(小憶)

從誇獎而來的成就是讓家務工作持續下去的原因，而家人也樂於給予口頭上的稱讚，對雙親來說，簡單的家務工作，除了可以幫忙家人也讓正值學習階段的新住民女性，因好奇而感興趣並從中慢慢學習體驗，如此接續著。

大人在說阿，慢慢看他們在做，後來再學習，等到大概 8 歲、9 歲的時候麻，那開始煮飯麻。(小憶)

之後從偶爾協助到固定作業也需要一段學習時間，學習中不斷增強，就成了自己應該固定要做的家事。

不同於其他受訪者，對小玉來說，11歲時家道中落是她印象深刻的轉折點，雖然生活不比以前，但是思考卻很正向，父親也藉此機會讓家裡最大的小玉開始做家務，小玉雖然對家務不熟悉，但是一鍋白飯還是可以勝任的。

從 11 歲，11 歲開始，因為 11 歲以前，是比較小，然後家裡也有請個幫傭，在家裡幫忙煮飯..... 一方面我爸爸也覺得那個小孩也差不多可以讓他做些家事了，不用再請，對!就不用請，然後爸媽就~他們去工作，我們這些姐妹在家。我爸爸有說，我要-至少要會煮飯。那時候煮飯不是像現在那麼方便有電鍋，還是

用那個火柴來煮柴火，對!對!然後我煮飯不怕，最怕就是升火，真的很痛苦還要吹，然後有時候一個鐘頭都-都還沒好。（小玉）

小玉嘴角含笑道：「我其實，就是沒有特別覺得抱怨，或者是什麼，就覺得很理所當然要這樣。」理解家庭狀況，小玉覺得這是當下最好的處理方式，她讚同父親的做法也認為自己處理家務沒有什麼難度自然也沒有負面的想法，似乎一切就如她所說的本該如此。

從偶一為之的幫忙事件，雙親逐漸感受到家中有適合的人選可以協助家務，只要給予口語上的正向增強，讓這些年幼的新住民女性得到足夠的成就感，年幼的新住民女性亦獲得家人著重視，如此讓人歡喜的事情在當下不會產生任何排斥或負面情緒，與家人的互動中也都是美好的且正向的。

二、察覺時，雜事成堆

隨著年紀增長，家務的委託加上弟妹出生，突然之間發現自己做的事情越來越多，已經不是當初的幾件事情而已，而是一件一件又一件地堆疊上去。從行有餘力到喘不過氣，原本不定時的家務學習到固定的家事工作，這才曉得「後來如果你會做了，那家事都要給你做」小憶如此說著。也因為都會做了，所以一整天下來之後，在各式各樣的家事工作面前，發覺竟然沒有多少時間是自己的，也是在此時意識到自己已經成為家中負擔最多家務事的人，四名受訪者中，屬較晚察覺的阿珠：「因為我那時候我記憶比較深刻，是我大概國小六年級了啦!」對雙親來說，家務給最年長的女性也是很自然的事情，甚至連長子都沒有考慮。

這些未成年新住民女性從一大早起床，就是接二連三的家務工作，以阿珠來說，從早上開始就負責餐飲處理，照顧家人，接著其他雜事，一直到自己要上學的時候，才能喘口氣，但是等到放學下課回家，又是接續而來的家務工作：

早上四點起床，煮飯給弟弟妹妹吃，吃完後，他們去上學，然後我也要幫我爸爸

媽媽他們賣菜，買菜回來賣的嘛，就是要先幫忙準備準備，讓他去做生意。……六點半就要去開門，開店幫忙整理，整理完大概七點多，就要等我媽回來，拿那些青菜、魚呀拿來賣呀……因為我讀中午的書啦。十點就要去煮午餐了，煮大概要煮到十一點一讀-念中午的書嘛。阿-所以我就早上還有時間，半天呀，大概一點上課嘛!……一點上課上到六點半回來，就要洗衣服。……用那個用熨斗熨衣服嘛！嘿阿！熨衣服也是熨一次，厚!好大喔，像那個山一樣。(阿珠)

不論是準備三餐、餐後清理、環境整理、衣物照料、照顧家人、各項雜事或者協助家人各種事項，可以說阿珠自察覺時已然成了自己每天生活必要的工作項目。而阿華也有類似的經驗，不同於阿珠，阿華在自己上學期間除了協助增加家庭收入，許多家務工作都比較傾向協助家人從事經濟活動、衣物處理以及照顧弟妹。

我大概八歲開始上課嗎！農曆是八歲，然後上課上完就開始工作，還是有工作，然後有一些媽媽會採菜，我們去每一個接一個接去賣這樣……可是通常都是早上，如果晚上洗就隔天才去曬，像我回來是晚上先洗衣服，衣服是六個人嘛加上八個人的衣服，八個的。(阿華)

對照著姐姐的成長，小憶知道自己也要負擔家事工作，從一早起床開始忙碌準備餐食、簡單的環境整理，到姐姐也外出協助農務之後：「如果沒有上課會忙，家裡煮飯煮好，後來他們回來吃飯，後來還要照顧家裡的羊阿豬阿，還有養鴨養雞的那些阿，後來餵他們吃飯，幫他們洗澡，還有他們大便很臭，回來會唸，要.要.要還有自己提那個河裡的水。」簡單的家務工作到包辦三餐的餐飲處理、環境整理、衣務照料、照顧家人、協助家人各項工作、後續收尾工作及其他雜務。又由於越南在西元2001年方推廣九年義務教育，是已小憶念國小時並非義務教育，可上可不上的國小課程對小憶來說，若是因為家事而趕不上是可以不去上課的，家裡的工作總是要先做完：

我都在家是打掃嘛，煮飯啊，後來我們家裡有養豬養鴨，我會幫忙，都是照顧牠們也好嘛，這樣，餵牠們啊，後來就幫他們洗澡什麼的啊……那個時候我是蠻快樂的，去叫賣嘛，事情做完，媽媽說，好阿，在家他會幫忙煮飯嘛，那好我在沒有上課的時候阿，如過下午課早上就去賣一賣阿……對，晚上繼續煮晚餐，還要有準備時間，會如果天氣太冷對不對的話就沒有做甚麼事，因為黑漆漆的嘛就用油燈阿……就要開始吃晚飯嘛，後來大家吃飯吃完了嘛，碗筷就忘了阿，就要去整理碗筷阿，後來又要照顧我們家裡面小的，後來就幫助洗澡阿。(小憶)

從小就樂於協助家務的小玉，自從知道母親不擅家務，父親請她協助家務之後，對於家務的處理意外的得心應手「對，她不會煮，然後，她也不喜歡，對。煮菜是我喜歡的興趣，可能是遺傳到爸爸。」11歲開始做一鍋白米飯開始，到11歲後開始接過手大多數的家事工作，小玉沒有想像中的慌張，她認為自己的弟妹們也應該要一起參與家務，經過分工之後，小玉也在家務中找到讓自己較舒服的應對方式。

因為白天媽媽就在市場賣布料，就送便當到市場給她吃，然後晚餐就全家一起吃。……我只是固定的煮飯，偶爾的幫忙顧店一下，讓媽媽比如回家休息，去那邊呀，我就是這樣子……妹妹就洗碗，兩個弟弟就擦、拖地，洗衣服有時是爸爸洗，媽媽她就只有做生意賺錢。(小玉)

從敘述中，感覺家務工作沒有比較輕鬆，但是對於已經找到對應辦法的小玉來說這些逐漸增加的工作並不會造成她任何不耐煩，小玉從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生活規律，並且分配家務。原本從事教職的雙親在家道中落之後，母親轉往商場，父親雖然還是在同個單位教書，但是家裡狀態已大不如前，小玉從小耳濡目染對於教學有著興趣，因此在與弟妹的互動過程中也經常處於領導以及分配的角色，將許多家中的各種事項都

安排妥當。

承擔家務所代表是責任下放的開始，事情處理的好壞，悠關家庭氣氛，有些人會開始感覺到煩雜及不耐煩，甚至激烈點的還會有些情緒反應。人在壓力下開始產生了一些與之前不同的想法，而這些想法或情緒之所以產生，都是因為事情累積的太多，讓未成年的自己無法負荷，產生的抗拒，漸漸地心裡也就不太平衡，一些負面的心理情緒，也逐漸的釋放出來。阿珠曾說過：「每一次回到家，齁！就很煩捏，就要就要洗衣服，洗的累死人了。」可見得工作內容已逐漸無法負荷：

上課到五點，下課回來還要洗一大堆的衣服……有時候有衣服阿，有時候都要洗十幾個人的衣服，而且都要用手洗耶！我媽又很嚴格，白襯衫不能洗到變黃色喔，嘿呀，洗到變黃色你就被打了。……洗碗又不是洗一兩個，有時候洗了一大堆。我們洗碗又不是站著洗是蹲著洗，等碗洗完了麻了腳，那個腳站起來都是麻的耶。（阿珠）

從阿珠的作息來看，連自己的本份上課時間外，可以說已經將所有的時間都花在家務上，不論是洗衣煮飯整理家務或者是照顧弟妹，每一樣都需要經過他處理。對於阿珠而言，沉重的家務緊跟著而來是時間壓力：

我十一點鐘就要開始煮午餐了要快一點一個小時，不然我的時間來不及，我十二點要，準時十二就要洗澡，洗澡吃飯【手勢揮動~】，十二點半就要去上課啦！走路去半個小時，一點要到學校。……阿~我的那個剉冰的瓶瓶罐罐杯杯呀，那些東西都要洗呀，洗完之後大概八九點了。對呀~八九點，功課拿出來，四點起床，歹勢！簿子攬著睏【台語兼手勢示範】，有時候還流口水在上面。（阿珠）

事情一件接著一件來，沒有太多時間去應變可以說是按表操課，而一樣面對這麼

多雜事的阿華曾這麼說過：「那時候是不算是壓力」，對阿華來說，這些事情不用動什麼腦筋，只要時間到去做，就好了。但小憶也感覺到自己的力不從心，爲了要做好事情，只好多花點時間：「是花我蠻多時間，這是因為我動作比較慢，所以工作很慢」。她不只要照顧弟妹及家裡，甚至是家裡農務的生財工具也需要協助，而這些事情日復一日也逐漸增加，所以小憶再花更多時間，如此反覆。

家務工作的內容項目每個受訪者均有所不同，但是可以粗略的歸納於「餐食處理」、「衣物照料」、「環境整理」、「照顧與協助家人」及「各項雜務」，在這些內容項目中大多數都需要這些年幼新住民女性自己獨力作業，也無怪乎在察覺的當下所產生各項反應，不論是生氣、不甘願、理所當然或者無奈，每個人感受與反應雖有不同，但都是可以理解的。本是應該受照顧的年齡卻是反過來照顧其他家人，是因應環境也是整個家庭迫不得以的結果。

三、拉鋸間，已上肩頭

事情逐漸變多，情緒也逐漸的堆疊，在日復一日的家務勞動下，三名受訪者阿珠、阿華及小玉意識到自己身爲家中年紀最大的女生，而小憶則是看到家中尚有比自己大的兄姐可以有具體的產出，而自己處理家務卻無實際產出，所帶來效應有著極與極的不同，有些人負面情緒一出現便無法停下，也有人在堆積後消極抵抗，當然也會有人無芥蒂欣然接受，在自己與自己以及父母親與自己之間的拉鋸戰，也悄然展開。

當家裡的工作絕大多數都壓在自己身上再提出抗議之後，被默視的阿珠第一時間就想著要擺脫這個牢籠，激烈抗爭到想學壞習慣、持續抗議、生氣，都再對父母親表示自己對於過多的家務，負荷不來的情況：「因為我看不過去了啦，很討厭拉！那~覺得很~很~」做得要命，阿，去死了就算的，那種感覺啦。」但是所得到的打罵、漠視或冷處理，但是抗爭還是要持續下去，阿珠覺得自己應該要把態度擺出來：

我媽就說我很會計較呀，計較工作呀，阿~~吃飽飯還要洗碗，阿碗是誰洗呀，也我在洗呀！.....有時候還會覺得自己就悶著，悶著心不想吃飯，飯不吃，就躲在那

個~~，因為我們床很高嘛，床很高就會躲在那個床下。（阿珠）

和母親的拉鋸戰中，阿華自小就讓母親安排的好好的，阿華自述自己是一個屬於沒有童年的人，因為嚴厲的母親不容阿華抗辯，讓阿華對於母親都是畏懼：「不知道行不行，可是我沒有那個，我沒有那個膽啊，膽量去想，想要反抗那個她的。」後來，阿華在這場抗爭中，採用了其他消極的做法：

就每天去洗衣服，洗他們這樣子，雖然有時候會偷懶就對了.....有時候會那麼晚，雖然他沒有講，但是會講別天是那麼晚去這樣，中午，不是中午，是八九點去這樣，去洗衣服這樣，他會這樣說.....有時候我也是偷懶，我有一次幫忙賣東西，去偷玩賣遊戲這樣子，可是到下午的時候我就不敢，我會很不好意思，只有那一次我就沒有了，然後這樣就過了一年。（阿華）

在該要洗衣服的時間，偷懶不去，到了晚上再帶著點心虛回來將衣服洗完，又或者是在幫忙母親賣東西的時候，偷偷去玩遊戲，縱使如此阿華還是會把事情做完，甚至再被發現之後修理一頓又回歸到原來的樣子，阿華在訪談過程中也說著自己是被母親壓抑著，可以說是按表操課，想要有自己的一點點時間都是奢望。

小憶家務農，經常會想起大家工作完後回家的狀況，家務事也非常的多，總是會偷個小懶：「因為我那時候年紀還小嘛，也偶爾會偷懶嘛，會隨便做一下.....因為我家離田裡蠻近的阿~後來，如果他回來沒有看到我在家嘛，還有事情沒做好阿，他知道你偷懶，跑出去外面玩了嘛，哈哈，後來他就叫我回來，被念。」小時候的小憶也經常為家人著想，但是想著想著，也會覺得當自己為家人著想時，沒有人為她著想：

哥哥姊姊在外面工作，就晚回家，就吃飯嘛，吃完在睡覺一下下，休息一下晚上又繼續做，而下午再去做，做完晚上回來吃飯，吃完他們去休息嘛，後來你還有

一些家事你還要做阿，洗碗筷什麼的阿，衣服也不會去幫忙整理，後來覺得，為什麼都不公平阿，都我一個人在做。（小憶）

除了偷懶，小憶也提出過意見：「他們都不用做，還有那個時候我妹妹還小，媽媽會照顧妹妹嘛，我說，哇~~我不要，我也要去田外面工作。」原本想藉著機會，幫助家裡多一份收入，想著自己也出去工作那就好了，但是無奈那時母親在家是為了坐月子，也不能太過勞動，因此演變成，小憶必需要做完家裡工作再外出去學習農務：

哥哥那時後我-我記得我姊姊會騙我，他說阿~你想去田外面工作沒關係，你快點家裡事情快一點做做好，好了你要出來，我在教你怎麼做，後來我好高興喔，一大早就起來，家裡快點把事情做一做好了，好了大概10點，9點、10點嘛，後來快點出去外面，跟著她們一起工作，後來我做，剛開始心裡就好開心，是出去外面做，什麼什麼都不知道。（小憶）

小憶心底柔軟認為家人在從事農務工作是非常辛苦的，一直很想要幫助家裡的小憶也無法割捨想要幫助家裡改善經濟狀態的心：「因為覺得家裡，你在家裡做，你沒有賺到錢，沒有幫忙賺到錢啊!在田外面，阿作好了!賣，拿到錢有沒有。」一邊想著要擺脫單調的家務事一邊想著想要幫忙家裡增加收入，小小的心裡藏了許多心思。

早期社會中，家務工作並未受到重視，整個社會也不認為家務需要分工，大多數人都以為家務就該由女性負責。認為只有有薪資的勞動才是對社會對家庭有貢獻的工作，而沒有薪資的家務勞動就成了被忽視的工作（Daniels, 1987）。一如 Shelton 與 John（1996）所闡述的：家務工作通常指的是無給薪的工作，其主要目的為的是讓家庭維持正常運作。家務對於小憶來說，就是個單調複雜而且每天都要做一次的事情，在得不到任何的成就感而逐漸感到不耐煩，近而貶低自己認為自己在家裡面並沒有得到注目，因此也想著去外面工作賺錢以獲得可以得到的實質酬勞。

然後大家都，回來有沒有，就…覺得他們在田外面工作嘛，在外面工作，覺得他們有講那個很驕傲說，喔，我在外面工作那麼辛苦啊，那你在家只有一些些事而已也都沒做好，然後我覺得好委屈喔，我在家也是很累啊……那後來如果你是在做家事的，那些東西都是你要負責，因為他就在家方便……那個家，田外面，那是他們一大早出去，後來就時間到回家吃飯，休息一下，然後再繼續工作，晚上回來吃飯吃完，他們就休息，我覺得，哇，他們這樣就好輕鬆耶，我得在家整天這樣好苦有沒有。(小憶)

而小憶情緒出現的很快，縱使有所不滿也會覺得這些事情還是應該要有人做，所以他放慢的速度來做無言的抗議。

因為我覺得以前我什麼事都要做，他們都要求我要做很多有沒有……整天都一樣，從早到晚一樣的工作……我如果隨便做的話又被罵嘛，後來我就覺得，阿~我多努力一點也會一點，那去外面學一學習嘛，想去外面工作啊，後來我覺得，喔，做家事好討厭，以後不做了。……在家裡每天都同樣工作，後來我自己覺得，我好像很討厭做家事，那個時候這樣得，齁~做家事很討厭有沒有。(小憶)

討厭做家务的感覺，不僅出現在小憶身上，阿珠曾有類似的感受，兩人在皆在訪談中提到：

覺得我幹嘛每天都在家做同樣工作，要是哥哥姐姐那麼好早上去工作回來有人已經準備好飯菜吃了，家事都不用做……現在會想到，是以前是沒有想到，以前是自己，為什麼我要做，我又要做這麼多，家裡又那麼多人，為什麼只有我一個人在做，嗯~我就很想和他們一樣，去外面工作。(小憶)

就每次就想這樣子，阿為什麼人家可以出去玩，我都要這邊洗衣服，人家在外面笑的嘻嘻哈哈的，我又為什麼要躲在這邊洗碗.....每次我都摔.摔那盤碗呀!洗盤碗洗的很不爽，我就摔那盤碗阿.....每一天每一次煮飯，都煮到邊煮邊哭那麼衰，人家都可以休息--就可以聊天，我為什麼不可以?.....有時候，每次就邊做家事阿~就邊煮飯阿~不管煮飯還是煮菜，都邊做邊哭阿!而且是不敢哭給他們看啦，嘿呀，就哭在心裡。(阿珠)

阿珠認為和自己相差僅一歲的妹妹也是人力，也是可以協助家務的人手，然而在自己意識到想要改變已經負荷不了的家務事時，自然的也想要有幫手：「我就跟他們(弟妹)說，你們為什麼不幫忙?」可是弟妹並不如預期協助反而是一陣陣的抱怨：

而且他很，每次都去告狀，跟我媽告狀說：我很會念!怎樣怎樣.....因為你做的要半死阿，他們在那裡看電視，你會嫉妒呀，對不對，你會嫉妒心呀，就會想說去找他的麻煩阿.....他們勒?我說你們在幹嘛?他說我在上課阿，我說廢話，你在上課，我也在上課呀，阿~他們就說，你~~很像那個老灰呀【台語】，很會細細念【台語】耶.....都不喜歡我，嘿呀!阿~很不喜歡我，都會教~我會叫他們，去幫忙啦~~不要坐在那裡看電視啦!.....就會說，嗯~又開始在計較東計較西，每次都在說我很會計較。(阿珠)

對阿珠來說，這不是計較也不是找他們麻煩，過多的家務事對阿珠來說已經超過了負荷，越來越暴躁：「每次我都摔.摔那盤碗呀!洗盤碗洗的很不爽，我就摔那盤碗阿」，與家人的抗爭中，很明顯的感受到自己的弱勢，產生抗拒也想將自己藏起來：「讓人家找不到那種感覺，讓你們找不到就算了啦!嘿呀，阿可是沒有辦法阿，怎麼找也是找得到。」若是自己不在這裡就好！所以，也想過若是生病了應該可以有些緩衝：「常

常生病，而且生病也一樣呀，家事要做阿~是不可以說，躺著在那邊睡覺呀，會被打勤，嘿呀，所以不敢。」印象中，最深刻的一次生病經驗，阿珠是這麼描述的：

有一次生病了，那麼嚴重，阿~~也是還硬要我起來煮飯給他們吃齣。.....那時候就是長水痘吧!早上起來是不是會頭暈.....就跟她(大妹)說我睡不飽耶，我可不可以換你做，他們就說:不行啦!~還是你要做啦!那一次燒飯，煮飯煮到臭灰搭呀。

(阿珠)

縱使如此，阿珠也是完成了些這些家務事，再怎麼心不甘情不願，最後還是得做完，既沒得選也無從反抗，含著眼淚也得做因為也沒有其他人，在不知不覺間這擔子在肩上已是鐵錚錚的事實。

大部分會我處理，大部分，有時候太多，媽媽看到她就幫忙一下這樣子，搬去外面水溝那邊洗。(阿華)

他們應該是認為是我的工作，因為他們田，外面工作很忙。(小憶)

雖然當時年紀都很小，不過都是國小的未成年人，長久如此下來，的確也感受到家務工作責任在於自己身上，所以對於這些未成年的新住民女性來說，家務工作也囊括在自己應做的日常事務中，其他人來做都是「幫忙」，因為責任在自己身上。

這些過程彷彿與小玉無關，訪談時小玉所表現出來的是對她來說一切都是順理成章的，照顧弟妹也本是她的工作，而協助媽媽賣菜或者是幫忙帶便當給她不過是舉手之勞，這一切的一切不過就是剛剛好。

後面三弟妹呀，我妹妹出-小我四歲，然後弟弟，大弟小弟都隔一年，一年，只

有我是隔四年，他們三個後面是隔一年，他們三個也有事情做。(小玉)

受訪的當下，小玉敘述著家裡的分工作狀態，簡單的一言帶過，然而會有這麼順利的工作分配其實來自於小玉的自我覺察。因為母親不喜做家事，父親也只告訴小玉家務就由小玉負責，小玉很合理的自行處理所有事情，讓弟妹參與家務，不自己攬下所有工作，雖然她自謙是因為弟妹乖巧，但是若是沒有她這個工頭發包出去，也沒有這麼順暢的工作流程，一直到弟弟們念高中。是以，小玉的拉鋸戰不在雙親，而是在於自己，但從小耳濡目染下，小玉行事作風與從事國小教職的父親相似，自行內化這些轉折也只花短短的時間連本人也沒什麼感覺，從下面的例子中，看到的是小玉堅強的責任心。

然後煮完飯就趕，趕沒有吃飯，趕快去上學，到了學校怎麼空蕩蕩的，應該是看錯了，就回來吃飯，吃完飯再去上。……上課之前還是要煮完飯，因為好像，八~12點30上課吧!有一天我就看錯時間了，看錯時鐘，才11點，我以為是12點快到了，我就趕快趕快把飯煮好，阿飯煮好了就，就沒有吃飯，因為看錯時間以為到，時間到了，就到學校去，還好學校是離家裡很近，那時候校鐘阿~如果打，我家裡，我在家裡還是聽得到。(小玉)

對於小玉的豁達，本身也是經過了轉化，四名受訪者之中雖然小玉的承擔家務工作時間較短，也十分樂觀謹慎小心，不會怪罪任何人。雖然只是件小事，小玉在敘述的過程中，充滿歡樂，責怪自己看錯時間，在發現錯誤的當下馬上就進行補救，不諉過，她不打算吃飽了再去上課，而是先到學校一探究竟，而這些都讓人感受到他對自己的家務感到有責任，雖然沒吃飯滿足自己的饑餓感，但是盡到學生的本份，對她來說是十分重要的。

在承擔家務的過程中，大家彼此拉扯，不是情感上的或者是直接表現在生活中，

這些還未成年的新住民女性用自己的方式表達著想法及感受，就算是情緒失控也是因為期望可以讓雙親明白自己的負擔太重，然而事情並不會因此而有所改變。對雙親來講，以當時的環境生活狀況也不允許有太多的改變，既有人力可以協助家務就要盡己之力完成。在無法改變的狀態底下，該做的事情還是要做，而未成年新住民女性也會很快地發現其實這些家務事早就已經離不開自己身上，早就跟定自己了。

四、妥協後，力扛重責

經過了一番拉扯，不論是好還是壞，終究都要接受，爲了要在這樣的情況底下生存就必須要接受所面臨到種種狀況，當下看起來像是妥協了，對於部份的受訪者來說也是當下的權宜之計。

不論是自願還是被迫，事情既已發生生活還是要繼續過下去，在拉鋸戰中一生氣就摔破碗盤發洩，而經常惹母親生氣的阿珠：「很像我叫她"媽↗~"兩次喔，他說你不要叫我啦↗，我不是你媽啦!嘿呀，阿~那時候就要我讓-道歉啦，對她道歉拉。」最後還是道歉，繼續洗碗、洗衣、煮飯……等其他家務事也要自己收拾，所以永遠有洗不完碗盤衣服，能夠依靠的還是只有自己。

我都不知道這些人在幹嘛的，在家裡閒閒沒事幹，他也不去做阿，也是等你回來，還你去洗。（阿珠）

面對這樣的狀態，因爲自己尙未成年還得依靠雙親，尙且沒有能力獨立，唯有轉念也告訴自己要有所妥協，日子才會朝著較好的方向前進。

逃避不了嘛!工作沒有人家做，還是要邊哭邊做呀。（阿珠）

他是該…工作該你做你就把它做好，你不能說反抗啊，你，你的責任是你該做你要把它做好，那個，你不能說我不想，我就要出去什麼的，這樣子啊。（阿華）

對阿華也是這樣子的，不甘心歸不甘心，沒有童年便沒有童年，經過自我的拉扯之後鼻子摸著繼續做：「我就認啦!我就把那個結打開，不再想那麼多啦。反正，我認了，不然怎麼辦。就認吧!」從拉鋸到妥協通常需要一段時間，但對小憶來說家裡的狀況她是非常清楚知道的，轉化的時間也很短暫，一肩挑起捨我其誰的態度，在稍微表達過不滿之後，還是選擇將這些責任自己一個人扛在身上。

自己來做，就快點把它做一做好，去外面田裡幫忙工作，慢慢，大概~後來開始在外面工作，姊姊還沒嫁，媽媽就開始慢慢幫忙做家事，我就去外面工作，我覺得~啊!還不錯，在田外面工作，這件事情做完了下次就做不一樣的嘛!（小憶）

經過自我對話，其實已經消耗不少情緒及非理性的想法，逐漸內化成爲一個新的自己。雖然曾經嘗試要有所反抗，但是逐漸地發現自己其實是沒有選擇的，可以協助的對象也寥寥無幾，到最後只有靠自己彷彿才是正確的。

我以前，我是很喜歡學習的嘛，那我就想說，阿現在我可以幫忙家裡做，對幫忙，等到我以後有沒有，家裡經濟能力好一點，我在去學我想要的，學一些我喜歡的有沒有，這樣阿我沒有想過我要結婚啦，我在以前都想說，阿等到家裡經濟能力好，後來我就可以到處可以自由去想說我去想學一些我喜歡的阿，因為我很喜歡學一些手工的嘛，因為這樣阿，但是沒辦法經濟能力還是一樣。（小憶）

因此，從受訪者分享的內容裡看來，從原本的年幼無知到察覺之後的消化，發現自己必須要爲自己做些什麼或者表達一些自己的想法，更或者是曾經過了一段協調之後便接受了現下的狀況。

而從這裡看到的是，承擔經驗從原本家務分工到逐漸家務固定化並且再增加或者

加重，讓部份受訪者感受到自己的無能為力或者因此感覺到困惑疑惑者，也發現自己能力有限而感受到了負面的情緒。在這之中覺得自己從中被拉扯著，爲了要讓自己舒適點，需要靠一些想像或夢想調整一下自己的身心。

對小玉來說就不一樣了，這些責任本就是身爲大姊應該要做的。小玉更是覺得責任重大本就應該要擔負起這樣子的責任，對他來說並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像我老大，爸爸就吩咐我要煮飯，剛開始是只要煮一鍋白飯就好，好像就~同~同那一年，11歲那一年比較後面就要做菜了，那個妹妹就負責洗碗，固定洗碗，阿~兩個弟弟就負責那個拖地板，對，一個拖前面，一個拖後面，就固定這樣。阿~到我們長大了，讀高中，還是這個模式。.....對，後面三個分工是我來分的。

(小玉)

一如小玉所展現的責任感，家務承擔者在接受了已無第二人選之後，擔起了家務之責，雖然每個人的過程並不相同，但是在經歷過拉鋸戰之後，經過了內化及轉化，對情境或者是自己妥協，心中達到平衡，才能意識到早已在肩頭上的責任，而這是無法取代的，更是屬於自己的獨特經歷。

家務承擔的過程皆因人而異，但是從受訪者的反應看來，皆有其相似的地方，每一個階段皆是如此，不論是年少時，因爲爲了要獲得成就感，而將事情做好。或者是察覺之後事情很多，想要試著有所反應，卻又回到了自己身上。直到後來才發現在當下的生活背景，沒有人可以依靠，也透過之前類似的經驗，認知到自己是必須要獨力承擔的，這些家務工作，聰明如小玉找到了方法，溫柔如小憶緩緩將事情內化成自己所要的，豪邁外向的阿珠則是不畏懼大刺刺展示自己經歷過到的一切，而對於較爲內向的阿華欲得到雙親的肯定將自己的需求放在第二位，看起來這麼的不同，卻又從四位受訪者中找到經驗本質－責任。

責任是種態度，表示一個人所承擔的職責、任務和使命，有能力回應自己的角色

任務。而角色與責任密不可分，健康的家庭，是家庭的成員均知道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是什麼，願意為自己的角色來負責，可以彼此互相支持，在愛中互相成全。

第二節 承受忍讓，察言觀心願擔待

未成年的承擔家務者無法很確切的被「辨識」出來，能夠被統計出來的可以說幾乎沒有，相關研究也十分稀少，更不用說對象是不同文化背景的新住民女性了，這是項十分艱鉅的任務，但從已有的未成年家庭照顧者相關文獻發現，成為家庭照顧者給兒童及少年帶來了許多負面影響，例如：心理社會發展受限、學習成就低落、因提供家務或身體照料而產生身體損傷、較少機會發展友伴關係、留給自己的時間相對減少、感受到社會排除、職業發展受限等等(Aldridge and Becker, 1993; Hill, 1999; Dearden and Becker, 2000)；而未成年家庭照顧者這個族群也會有其特定的需求，例如：發展任務的完成、身心福利的維護 (Frank, 1995)、他們的角色與任務尚待被覺察並識別 (Bibby and Becker, 2000)，以及他們需要更多的福利輸送管道與訊息 (Thomas, Stainton, Jackson, Cheung, Doubtfire and Webb, 2003)。

在承擔經驗裡的身心感受狀態下與未成年家庭照顧者，可以說是非常相似也很細緻。受訪者的經驗裡蘊藏著許多心理活動，或許時過境遷，多少遺忘了那段時間輾轉反覆思量的念頭，如上段所言，擔任家庭照顧者的未成年者從相關文獻中發現部份會帶來負面的傷害，所以有很多地方含糊不清帶過也是可以理解，透過訪談整理之後，本節嘗試從受訪者的身心狀態來做闡述。故本主題由四個次主題建構而成，分別是「自覺退讓，家庭整體考量」、「體貼照顧，壓抑自身所需」、「調整嘗試，改善維持家計」及「雖有缺憾，仍然堅定付出」，以下將分別論述這四個次主題，深入理解新住民女性成為家務承擔者時的身心感受。

一、自覺退讓，家庭整體考量

新住民女性從小在壓抑的狀態下成長，為了家庭生計做出許多改變，從生活方式到心理狀態的身心狀態都值得注意，從一開始在分攤家務中，滿心歡喜的為家人付出，體貼雙親辛勞、主動照顧家人，長久下來這些家務工作抑制了未成年女性自身的

需求，爲了讓自身狀態得到較爲舒適，所以嘗試了各種方法讓自己身心舒坦，並且一邊調整下也嘗試要如何改善家庭經濟狀態，一連串下來或有缺憾，但在既有的文化背景及家庭狀態底下，還是得堅毅付出。「退」是爲了完整呈現新住民女性在家務承擔過程中總是讓自己一退再退的心理狀態，爲家人奉獻卻不是犧牲，而「讓」是呈現新住民女性所表現出來的行爲表現，既不委屈也不是妥協，是支持也是種包容。

「退」，與母親抗爭時，爲了自己的權利而進行了抗爭，爲人子女通常最後還是母親說了算，並且再同一時間在確認自己在家中擔任主要負擔家務的角色：

我就跟她冷靜，冷戰一個禮拜還是我輸呀。(阿華)

嘿呀，我也很硬阿，不吃飯就不吃飯，囂張什麼又不會死，嘿呀，阿~~~阿~~後來我看我媽看我這樣子對她，她就哭喔。(阿珠)

「再退」是在面對母親的壓迫，經過幾次抗爭之後，再怎麼硬的脾氣也只能放心中，「還是接受呀，沒辦法，她比較強勢」阿華在母親的強力壓迫下還是得接受所有的安排，而這些新住民女性能做的是改變自己想法，阿珠說過：「後來就一直能放心裡呀，就心裡只能說~~.....而且是不敢哭給他們看啦，嘿呀，就哭在心裡」隨著時間的流逝，心理逐漸強大，新住民女性面對著一個又一個不同的挑戰，並在此同時看著家裡人辛苦過日子，小憶就是一例：

我覺得他們好辛苦喔，種那個好辛苦，如果你種水果是季節嘛.....對還好比起他的時間還可以休息，他們沒有，他們種那些喔，整天都在忙，還有這次種完了，下次又開始整那個地了，又開始又種新的，還有我爸爸種一次種蠻多的。

「退讓」變成經常性發生的事情，一邊看著雙親如此辛苦，小憶自己也捨不得，

對阿華來講，更是如此，沒有所謂的怨天尤人，只是爲了要讓整個家庭一起提升。

就是為了就是家，家裡不好啊，沒辦法那麼好過啊，就這樣子啊，就是講說家境不好，而且你又是老大。.....那時候他那一方面，那個我，我對他恨的那時候才慢慢有稍微了解那時候為什麼這樣，因為我就，我們家很窮，他很窮，可是你，你可以讓我去，我說如果很窮我可以去工作啊.....逼我，最後還是要來這邊。不敢說像人家，像~比如說跑掉嗎~私奔那種，我也不敢耶!(阿華)

經過了些年歲，經歷了一些，從生活體驗而來的，讓阿珠覺得之前讓他覺得煩躁、繁雜，那些她想要逃離一切，換個角度想，似乎也可以品嚐到一些不同。

有時候，現在比較長大一點了啦！所以~我回頭看的話，就是我覺得很幼稚啦，很幼稚阿，因為不會想嘛！(阿珠)

事實上，未成年的新住民女性會想著偷懶或滿足自身需求著實無可厚非，再得不到又無成就感的過程中，也容易傷害到這些幼小的心靈，其中對自我評價較低小憶甚至認爲爲了家庭，自己是可以被捨棄的「那我如果可以幫助家裡有沒有，那還有讓妹妹他們比我好過有沒有，我覺得這樣應該我一個人犧牲也沒關係啦！」所以，若是爲了整體的家庭，小憶「少我一個也沒關係」的想法是出自於小憶想要爲整個家付出，縱使是自己的下半輩子也無所謂：

後來姊姊就早就嫁，那麼早就嫁人，家裡還沒幫忙做什麼事就姊姊嫁出去了，哥哥去田外面工作，在家裡唯一是我一個大嘛.....爸爸那時候好像45歲還是46歲，後來爸爸身體又不太好阿，身體不能搬重的東西阿.....那個我沒上學那段時間剛好媽媽去看哥哥，.....後來我在不上課，回來休息大概半...ㄟ~兩個月嘛，後來

媽媽就回來他知道我沒有再去上課，哇她在哭了.....後來我就不上課，他們蠻生氣的，哥哥說讓你去讀拉，重新讀拉，我說我再和他們解釋說，我也是知道讀下去也沒有用啦因為高中沒辦法去上，國中畢業也沒什麼意義拉，大概課程是這樣，我也沒有多一點。

因為姐姐嫁人了，哥哥因農務收入不理想因此去當漁工，而父親也因為身體的因素不適合再搬、挪重物，相較之下較為年輕的小憶幾經思索之後，便毅然決然的休學了，等母親探視完兄長返家之後，聽到這件事可說非常震驚，身為當事人的小憶也得回神安慰母親及兄長，讓兩人感到愧疚：

是，她就哭了，他就說，我哥哥很生氣阿，他就說，他也嫌家裡經濟不好，他也沒去上課，他也翹課嘛，不讀了，後來剩下我，我在家為什麼我不去讀書。

向來體貼的小憶自然而然也想好了說詞：「還有我那個時候，像~我的年紀嘛，他們像我讀高中的那樣也不多。」當生活氛圍都是就是女孩子不用念到高中，加上越南政府在當時也沒有所謂的義務教育，不論是文化還是環境，在那個時機點似乎都不是讓自己可以任性的時候：

我說我怎麼讀阿，家裡經濟如果這樣，我那個如果我在讀下去國中畢業嘛，高中沒辦法上阿，高中太遠了拉，因為還有覺得國中畢業也不能做什麼阿，也是差不多嘛，家裡也沒人幫忙，妹妹那麼小，也沒人照顧，爸爸媽媽又不在家，哥哥也不在家嘛，姐姐還嫁人，他有他自己的家庭嘛.....我那個地方，大概和我上高中的不多啦，如果家庭好一點，他們有高中可以念.....就這樣而已。因為，女生，ㄟ~國中拉，如果你像高中，要去很遠。這裡以前~我那個時候的女生也沒有上很多書拉，也不會很多。(小憶)

但是，事實上，小憶還是渴望學習的，畢竟學習對小憶來說是件快樂的事情，在沒得選擇的當下，何不退一步想，自己的底也打的不好，國小就已經有一搭沒一搭的上課了，國中更是如此，所以與其再繼續念書造成農務及家務沒人可以處理的狀況，倒不如早點看破，讓整個家庭慢慢的變好：

我是蠻很想再讀，但是餉家裡經濟能力不好有沒有.....因為我說，我如果我不要讀，以後我妹妹他們兩個有沒有，可以我可以讓他們讀多一點，因為我可以幫忙家裡，就幫忙爸爸媽媽嘛，讓妹妹她可以有人照顧阿，讓他去讀書阿.....因為你讀書那個小的時候有沒有基礎要打好阿，如果如果沒有打好對不對，你上國中阿，像我小時候基礎沒有那麼好嘛，小學阿後來上國中又很難，因為我就想說沒關係反正家裡有我一個，我沒有我讀少一點沒有關係.....妹妹他們有要希望他，他可以多讀一點，因為我爸爸他不重視讀書拉，是媽媽還有哥哥他們說他們想說學歷好一點以後可以找一個好的工作阿。(小憶)

新住民女性的成功經驗中有一部份來自於原生家庭，不論在母國受教育的狀況如何，家人互動以及親友間互動都是未成年新住民女性最好的典範，而這些重要他人的一舉一動都輕易的挑起纖細的神經，在這樣的背景下，雖然不至於自卑，但是將家人需求擺在第一是很自然的事情。

第二方面，我覺得就是，如果要，通常呀，家裡很多小朋友，兄弟姐妹很小，很多，又小小可能會遇到那種爭吃爭玩，爭什麼，這一點我是完全不會跟他們爭，吃的玩的，反正有什麼福利好處的，就不會跟他們爭。其實是，他們之所以這麼聽話，一方面是他們本身也乖.....不覺得辛苦，覺得很有，對，不覺得辛苦，不覺得內。(小玉)

小時候覺得還不錯，因為我還可以去讀書，小朋友他們家長也沒有在乎，家長不讓他們去讀書嘛，是覺得還OK拉，也還有爸爸媽媽，還可以跟大家一起住在一起拉.....當然想起來還滿重要的，因為已經過，我來這邊已經十幾年了嘛，我覺得以前啊，大家都很顧家裡啦。(小憶)

和家人在一起的日子是最讓人懷念的，不論是怎樣辛苦、退讓其實都為了一個目的，爲了讓大家可以聚在一起：

應該有時候啊，會覺得，會想說啊!很想和大家有沒有有空的時候啊!工作好了，後來一家人一起吃飯有沒有，我覺得哇~那種感覺很美好.....然後我就很開心，大家有空了，可以慢慢坐下來一起吃飯、聊聊天.....有沒有，因為每個人工作都很忙，上課時間也不一樣，我通常都是上課回來，一個人吃飯，因為大家都吃完了，在外面工作還沒回來，我自己一個人回來就端碗飯就自己吃一吃。(小憶)

爲了家庭，做出再多的退讓都沒有關係，或許剛開始會覺得委屈，但是經過轉化，爲了整個家，受訪者做了各種不同的方式的退讓，盡量讓家庭獲取最大利益。

二、體貼照護，壓抑自身需求

新住民女性來自於與臺灣文化相近的東南亞，且受訪者多數爲華裔，考量臺灣的家庭型態與中國傳統文化，參考謝秀芬（1989）提出包含七個階段的家庭生命週期與家庭發展任務，依照其家庭生命週期與家庭發展任務來看，新住民女性來台大多落在養育學齡前子女期、有學齡兒童期及有青少年子女期這三個階段，而其中對新住民女性來說印象最深刻的要屬「有學齡兒童期」及「有青少年子女期」，而「有學齡兒童期」家庭發展任務：(一)幫助兒童適應權威的形象及了解家庭外的期待(二)關心學校和家庭間關係的發展(三)提供有關性的知識及健康的異性關係的發展(四)良心的發

展(五)母親準備重返工作崗位；「有青少年子女期」的家庭任務則：(一)父母應該認識和接受青少年有反抗的傾向和要父母給予明確規範的願望(二)父母應清楚青少年獨立的願望，同時給予堅定的支持(三)父母應有正確的角色分工，成為子女正確的性別認同對象，生理上性的成熟及心理上的角色學習(四) 青少年應學習、界定未來的職業目標，及繼續在教育發展(五)培養青少年的責任感與自信(六)經驗與家庭不同的規範與價值觀，給予整合與評量(七)在家以外建立地位---與同儕形成關係(八)學習與異性交往(九)父母當發展新的興趣與生活型態。

除了整個家庭發展任務，艾瑞克森（Eric H. Erickson）的人格發展論探討心理社會發展，分為八大階段，其中學齡前兒童期(4-6歲)、學齡兒童期(6-11歲)及青少年期(青春前期11-18歲)。艾瑞克森依照人生危機性質的不同，把人的一生劃分為八個階段，每個階段均有其衝突存在，而所謂的成長，便是克服這些衝突的過程，而學齡前兒童期(4-6歲)、學齡兒童期(6-11歲)及青少年期(青春前期11-18歲)的發展任務與危機分別為：自動自發(主動)與退縮愧疚(罪惡感)、勤奮進取與自貶自卑及自我統整(認同)與角色混淆。

是以，每個人會面臨到不同任務與挑戰，角色隨著身心發展，就會面對不同的階段任務也會有不同的任務內涵。「子」是指子女，「職」代表職務與責任，所以「子職」係指子女對父母所應盡的職責（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1994）。子職角色經由社會化過程而形塑成，社會化過程經由社會學習或社會化幫助而來。子職角色受許多因素影響，包括性別、家庭結構、年齡、家庭社經地位、出生序等。李玉珍、黃文三與沈碩彬(2009)綜合國內外研究將國小高年級學生子職角色的內涵歸納為：回饋與溝通、自制、體恤、獨立、聯繫安心。

有關子職角色的內容，大多依父母的期待而產生，且親子關係言，孝道就是為人子女者所應盡的義務，或應扮演的家庭角色。對於未成年新住民女性來說，既要盡為人子所應盡的義務，也要承擔家裡的家務，與雙親家務上的溝通、順從父母、遵守家規、體恤雙親辛苦工作、不沾惹事非、兄友弟恭等。如此在魚與熊掌不可兼得之下，

只能壓抑自己的需求，減少玩耍時間、無法上課、沒有時間寫功課或者沒有社交時間。阿華苦著一張臉：「為什麼我會那麼要過做得，從頭，從早到晚這樣子，沒有自己的時間，會一直抱怨這樣子」，那些「想要」的在事情還沒有做完都必須被壓下，並且為讓雙親放心就必須去做照顧其他家人的行為，如此才是好孩子。

從小做家事既沒有人手可以替換，唯一自己的時間就是上學，而阿珠一邊努力為自己爭取一邊還是做著家事，但是一整天下來，要忙家裡還幫著家裡的雜貨店，等到晚上坐下來也累了：

我那有時間念書呀，我那有時間做功課。(阿珠)

對這些家務事感到煩躁的不止阿珠而已，阿華除了上課，其他的時間幾乎耗在兼職外務及家務這兩件事情上，為了讓自己可以更有效率，總是盡量安排既可以做家務也可以賺外快的工作，如：洗衣服。因此阿華沒有真正屬於自己的時間，出去玩耍得要偷偷來，沒有辦法去認識結交其他的朋友，如此便沒有任何社交活動，對於他來說這是十分痛苦的，漸漸地讓阿華非常的不甘心：

就這樣我年齡層，最遺憾是我沒有玩到，就是照顧弟弟妹妹不能出去玩。(阿華)

看著同齡的小孩可以做的事情，自己卻陷在成堆的家務中，往往觸景傷情有感而發，回憶起在國小那段時間，雖然整體來說並不是無法忍耐，但是回想起來，對身為小學生的自己來說是個辛苦且痛苦的回憶：「然後那個工作，做什麼工作是導致現在，是慢慢有回憶說我不能再這樣，慢慢回，是回憶那時候苦的時候，就是整個是不會苦，可是對小，對我來說是苦的。」在國小畢業之後，阿華便選擇就業無法繼續上課，相同無法繼續升學的小憶則是回想著：「學校的生活很快樂，因為小朋友很多嘛，還有，那個時間是可以和大家玩。」學校是自己可以放鬆玩耍的地方，有同伴也有新鮮的事

務，在自己平淡的生活中是一股支持自己的力量。

所以齁~我都~去上課的時候啊，在學校就覺得很快樂，朋友比較多，後來和大家玩嘛，覺得滿開心的。(小憶)

比較幸運是六年級那時候可以玩一下，還可以跟朋友，之後我就上班就不行了。(阿華)

時間的壓迫對阿華來說，縱使只是短短的下課休息時間，都足夠回味的。「那時候好羨慕人家玩什麼遊戲，流行的遊戲，超羨慕，不能跟他們玩阿」羨慕的心情由然而升，連帶著開始覺得自己不能玩耍也沒有朋友而感到不甘心，小六對異性好奇的他也直言自己很想談個戀愛「最遺憾是國小嘛，國小就十幾歲我朋友會有談戀愛」。可惜，因為自己沒辦法花太多時間經營友情，加上母親掌控沒有擁有自己時間去交朋友。

根本完全都不會，都不會邀你呢，連過年都好可憐喔，超可憐的就在家裡，找朋友他已經跟朋友出去玩了，我都在家裡，沒幾個朋友。(阿華)

從阿華開始工作，看著與自己同齡的同伴還是可以繼續升學時，心情是羨慕的，自己知道依照現實狀態，必須考慮到家人：

上班是在後店賣什麼，然後我前面是大馬路，然後看一個跟我同年都是上下，上下課，看他們回來的時候開開心心，在朋友一直，好多幾個朋友那邊聊天，一直，走回去聊天，那種感覺超羨慕的，那個表情這樣子，就是，喔，為什麼我在這邊，上課就不能去上課。(阿華)

小憶爲了完成家務而遲到，渡過了三條河只爲了去就學，但是過多的家務，讓小憶無法準時到校，只好再折返：「就大概早上，以前學校是6點半要到，然後7點他們就會關門，對直接關門，遲到了就回來。」如此一直到國小畢業，甚至小憶是直接在國二時休了學，爲了照顧家人、維持家務及體貼雙親工作狀態，小憶和阿華都選擇了就業。

對於阿珠、阿華及小憶來講，沒有自己的時間，可以去認識其他的人交朋友，也沒能好好的上課，讓三人的童年遜色。

可是如果快樂的是說，讀書的嘛，幾個小時就很快樂。(小憶)

我就說我想說也是超想唸好不好，念那個也滿累的。(阿華)

不同於其他人的情況，小玉雖然與妹妹相差4歲與弟弟們相差了6歲及8歲，對於未成年的他們來說，口腹之慾是最先需要獲得滿足的。小玉的媽媽總是買不夠數量的零食，讓這些手足自行處理。小玉在訪談間自我坦露自己不和他們搶，但對於小朋友來說這些事情，便是讓自己退一步而成全弟妹。

就是有一陣子家裡的經濟比較差，然後小孩子四個就很多啦!吃東西通常是說，媽媽這點情況到現在我偶爾也會怪她，就是【輕笑】，比如FEIBE(零食名字)或者吃跟喝什麼東西，四個就買四個嗎!她不要，就買兩個。兩個就是共，一起吃一個，對，阿通常是中間那兩個一起，然後我和老么，老么他們三個都說要跟。要跟我一起啦!但是後來，我決定我跟老么，你們中間兩個，然後通常都會讓給他吃。對~(小玉)

在家庭生命週期與家庭發展任務中，雖然家長是家中的領導者，從訪談內容中不難看

到這些以小家庭為主的家庭，每個人的角色似乎有點部份重疊也有部份角色失能，雖非自願，當整個周遭環境都是如此時，很自然的經驗就會一再複製，無所謂對錯，只是整個過程辛苦，未成年的新住民女性面對家庭與生活環境也只能自抑，並且將自己能做的事情盡量做到最好。

或許教育是解決方法之一，可惜四名受訪者中就有三名受訪者，無法好好的接受教育，從心理發展過程看來，教育是協助他們度過學齡兒童期勤奮與自卑危機過程的方式，學校是對兒童在各種學習任務上的成功或失敗給予不斷地注意的環境，學校經驗對兒童個人勤奮感的形成具有關鍵作用，可惜在受訪者訪問的過程中教育無法發揮其功能。而漸漸的，在主題四也發現了這些新住民姊妹，學習對她們的重要性。

三、調整嘗試，改善家庭生計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12) 這麼定義童工：即兒童勞動者，係指未達一定年齡或未成年的兒童及少年，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而獲致報酬者。國際勞工組織認為貧困是童工背後最主要的原因。發展中國家由於貧困和學校貧乏，童工泛濫，而農業是童工最常見的僱傭場所，絕大多數童工出現在農業地區和非正式城市經濟地區。對貧困家庭來說，一名兒童的收入狀況對他自身的生存來說非常重要。

但如今大部份人體認到，童工的主要成因在於父母的貧窮，若非環境所迫，少有父母會把小孩送出去工作 (Basu, 2003)。兒童勞動是因為他們沒有更好的出路，教育資源的難以取得，更甚者就算有學校，也會由於可近性不足，太過昂貴的學費，或是教育質量不佳，導致大眾對教育事業感到懷疑。就算如此，亦不可否認因父母貧窮造成難以根除童工。而從我國的少年福利政策看來，臺灣的國情亦是偏向責怪家庭父母未盡照顧之責，需要被處罰。不管是什麼類型、形式、執行方式及工作時間的「工作」，「童工」取決於孩子的年齡。童工通常發生在很早期的年齡，且涉及到孩子受制於人，與家人分離（與家人相處時間少），並且暴露於危險與疾病以及任其於自生自滅大城市的街道間。整體上說來，對於生活遭遇困難的個人與家庭提供服務都是被動且消極的。

我想我父母經濟能力不好嘛，壓力大嘛，他們也會再吵，後來我覺得，喔，我，我很難過，但是好像父母不太在意小孩子的想法有沒有。(小憶)

從小就接受自己的家庭狀況，小憶認為家裡經濟狀況不好不要緊，大家努力一點就好，更小的時候雖然家境一樣清苦，但是相較於大多數的時候大家都是開心的，時過境遷，多了兩個妹妹，多了很多農務，大家壓力大，父母親吵架的頻率變高了，為此小憶擔心受怕：「因為爸爸媽媽吵架都在，姊姊啊、哥哥，他不會難過，我覺得他，我覺得他們不會難過，好像他們覺得，啊~這樣沒什麼，他們吵好就好了，但是每次他們吵架，我會覺得很難過。」除了自己的父母親，隔壁鄰居家也是會的，甚至真的動手打架也有，因此這種不安感不會隨著年紀漸增而麻痺或消失，而是慢慢地將擔心害怕放在心裡，也產生了一種只要可以都盡量去做的心態，所以做家務，照顧妹妹們，也主動提出要外出協助農務，爲了改善家中低迷的氣氛：

姐姐、哥哥都在看，後來那沒事他們就走開，那我覺得，喔，有時候我在想像爲什麼，他們吵架，他們過幾天他們就和好了，我還是會難過，後來我就會一直有一種，不，不安啦.....後來我都會，現在嘛，我都在旁邊，也不會怕他們，因為，有時候他們很激動有沒有，會想說要打對方是不會，不會打啦，但是說那種感覺喔，我就很害怕喔，他們受傷啊，打起來啊.....因為鄰居他們有時候會打架嘛.....我會害怕，啊，我做什麼事不好啊，他們又吵起來有沒有，我不喜，喜歡他打媽媽這樣，所以我就很努力啊，想做什麼，我可以做的我都盡量去做，後來我覺得，喔，這個好像有點笨。(小憶)

受訪者的雙親均需要出外工作，大多數的他們也認為多一份收入就多一份經濟來源，家裡的生活就會比較好，相對就會比較輕鬆，子女在耳濡目染下也會產生相似的

想法，例如小憶：「我都就會想說，啊，我…能做什麼，都幫助家裡經濟能力好有沒有，我都盡量去做，我沒有在埋怨啊。」很自然的，從手邊可以增加收入的想法就會在腦袋裡形成，可以兼顧到家務又可以增加收入，「隔壁剛好他小孩子住，一年級開始是叫我當隔壁的那男生司機，就是在他去上課下課接回來，用腳踏車去，去接送這樣子。」國小四年級騎車上學，阿華隔壁家的小孩小學二年級，請阿華上下課接送並且有時也順便接送一下隔壁家小朋友的姐姐「有時候還是，如果他姊姊趕來不及搭公車我就順便一起載兩個用腳踏車」，而在上課及家務之餘，阿華還可以順便增加外務工作：

有時候看，菜很多的時候，我們就去賣一下，作一些那個賺一下那個零用錢和買菜錢這樣子。(阿華)

雖然這些青菜是自己家裡種的，賣相並不佳，有時間才會去，以多少能賺一點是一點的心態，當然可以有自己的零用錢就更好了，也會相對更加努力去賣菜，除此之外，長年在做的零工是和親戚小孩一起去的，阿華連什麼時候開始的都記不起來，從有印象以來，就被帶著走「我記得第一次，第一次去踏上那個墓園，第一次喔，看人家我們不敢嘛！還很小，第一次回來就帶那個類似發糕那種，發的那個，因為那個不想帶，那是人家祭拜父母什麼的他不想帶回去吃，那給我們的第一次，去帶拿東西回來這樣子，雖然沒有賺什麼錢，可是有拿東西回來這樣子。」約半個月一次的打工機會，可以說是阿華最喜歡的工作，雖然第一次打工沒有賺到什麼錢，但是憑藉著這次的打工機會，自己也壯了膽，幫自己做好心理建設，並且和親戚擬定好策略，除了幫忙燒金紙還可以幫忙割草。

對面還有一個那個墓園，那個墓仔埔阿，那個墓仔埔是三月跟七月那個日子嗎，我們會去拜拜那個墓仔埔嗎，我就會早上去給人家說：妳要不要幫忙燒金紙，我

是這樣，大概是到我來月經之後就沒有去……我不知道我幾歲開始，反正我懂就去那邊，有時候男生就拿那個，可以把上面那個草割掉這樣子，那個五千、一萬塊看人家那個慷慨度給你……我就燒金紙，幫忙燒，很熱嗎！一個人燒，燒到什麼時候，那個有一個小妹幫你燒給你幾千塊這樣子，然後這樣子……大概我們那邊是半個月初一到十五，不管哪一天，反正那個半個月就請你去拜雞拜肉就可以，我就在那邊賺錢……去賺錢，有時候賺一天，如果好，像星期天阿，好的話可以賺一萬塊。(阿華)

印尼盾一萬塊大約是現在台幣二十四塊五毛，對阿華來說只要膽子夠大，這絕對是個好差事，有得賺又有得拿：「還蠻好賺的，那個蠟燭賣掉還是有幾千塊，然後如果他不想帶回去那個東西，我們會再拿來吃，哈哈，聽起來感覺上怪怪的，但是那時候根本沒有什麼東西，你要買東西很難阿，要剛好人家給你吃。」時間的安排得當也是阿華考慮的重點，既要不落下外務、家務以及上學時間，時間的拿捏也十分重要，不論是過與不及都不恰當，從早上起床到中間休息時間，再到上課前去蒐集剩下的蠟燭，直到換取金錢再返家。

大概六點多，就起床就去呀~幾個人這樣就去了，大概~中~人家用到九點多到十點，很熱嘛，就回家了，差不多就回家了，有錢就買一些東西我們要吃的東西……早上嘛！我是讀下午，中午的所以我就可以去賺錢，然後蠟燭他們走我就可以把那個蠟燭收起來，可以賣一斤多少錢，一公斤多少錢，累積到可以去賣給人家這樣子。(阿華)

時間的拿捏也非一朝一夕就可以摸索出來的，除了這些不固定的打工，從小四就開始接外務的阿華，爲了增加收入，直到來臺灣之前每年都沒落下。

沒有當司機，接送，然後我就剛好，我就下那邊一個雜貨店，街角的，幫忙賣東西.....然後也是做一年，哪時候做是十二點去嘛，然後三點休息半個小時，去上課上到四點多，那時候半天有兩個時段，就想說去幫忙，然後一天一百塊這樣子.....然後我對面街，他就說找洗衣服的，我就去當洗衣服，三個人兩夫妻一個小孩。(阿華)

小學四年級是隔壁小姐弟的司機；小學五年是街角轉角雜貨店的小妹；小學六年級是對街小夫妻的洗衣工；小學畢業第一年在巷口轉角賣VCD；再後一年繼續賣雜貨。對阿華來說，中間的辛苦都不算什麼：「工作是每天這樣過的嘛，嘿~應該比較，嗯~~應該最有趣的是，我們，去賺錢這樣子呀！」與阿華不同，阿珠擺了一個小攤子，自己做生意自己管理時間，但是她面對到相同的狀態，一樣是下午的課程，只賣早上的水果剉冰，也把自己的時間壓縮到十分緊湊：

大概八點九點那邊，大概會比較會沒有人了，快結束了，我才去弄剉冰阿~對呀~剉冰~水果，來做生意，做完，那個生意是準備那些東西大概一個半小時，就要好了。(阿珠)

在還沒有記憶的時候，阿華就跟著親戚家的小孩去墓地當小妹，有得吃有得玩又有得拿，對年紀很小的阿華來說是勝任愉快，等到再大一點有自己的意見及主張之後邊依著自己的狀況一路從司機、兼差小妹及洗衣工到國小畢業。而阿珠則是一邊幫忙照顧自家的雜貨店外，也自己擺了一個小攤子做起兼職。畢竟是在學習的階段，要讓自己的生活完全不受影響的不可能的，至於調整自己的生活作息以及心態也都是一步步的走過，經過了一番調整之後才找到最適合自己方式，雙管齊下的兩個人縱使過程不盡相同，但是吃的苦頭絕對不少。

而不同情況的小憶覺得單單做家事並沒有辦法有效幫助家裡的經濟狀況：「我覺

得喔，是，做家事是沒賺到錢。」在家裡可以做事情有限，又剛好兄弟姐妹們調侃，怎麼都覺得自己應該要做一些有實質有助益於家庭的：

我在一直想可以出去外面工作啊，因為幫那些姐姐哥哥們一樣，在外面工作，這樣他們就不會再罵我說，喔，你在家喔，只有這一些都沒做好啊，偷懶啊還是想去玩有沒有，都不把它做好啊。

小憶很自然的也想要有所改變「不是說家裡拿的，是說和別人拿的」，自告奮勇就想幫外出工作，畢竟是第一次，家人不太放心她自己一個人，所以就跟著母親到隔壁農田去幫忙拔草：

我記得第一次和他們去，和媽媽一起去幫要拔草嘛，後來那個時候喔，薪水一天八小時啊，臺灣那時候才100塊，但是我以前不知道臺灣多少啊，我覺得，哇，我終於第一次，去當別人的員工賺到錢有沒有，哇，心情超好的，很高興啊。……我都想要我去外面工作，和你們一樣，這樣他們就沒辦法再講啊，說我啊，在家都不做好啊，感覺就是說像是你都沒有幫助的，在家做家事沒幫助到有沒有，要分擔他們家裡的事啊，生活費上面有沒有。

不論如何，收到薪水是開心的，也可以證明自己不止可以做好家事也可以幫上忙。雖然阿珠和阿華對於拿到第一份薪水的心情已經無從得知，但是能夠有收入就是件值得開心的事情。

有些部分給媽媽，那是大多數的收入，拿去買一些日常用品這樣子。(阿華)

喔，好高興喔，終於好，可以靠我的能力啊，可以賺到錢有沒有，後來我就在想，

啊，等到以後有沒有，長大一點啊，就可以和大家出去去外面工作有沒有，可以賺錢啊，幫助家裡。(小憶)

然而，這些工作都是兼職，對於阿珠、阿華和小憶來說，正職還是家裡家務事，這些固定的工作並不會因為有了外務而減少。小憶原先認為家務事無酬是無助益且累贅，但到了訪談的最後：「以前是這樣想，後來現在不是，現在覺得，ㄟ~我在家裡做事，是幫他們家裡處理好，讓他們安心在外面工作其實我在家裡做的事比它們多耶!」驚覺一直以來覺得自己沒幫忙增加收入的自己，可是安定家裡的一大功臣。

這些未成年新住民女性在承擔家務時畢竟是在受教育的階段，卻花時間在接外務上，不免有些顧此失彼，以阿華來說，他的生活重心就是第一外務，第二家務最後才是學習，多數的新住民女性受限於生活環境，根本無法心無旁騖接受教育，加上總是捨不得雙親以及爲了有更好的生活，調整時間、調整工作內容再調整心態就是爲了讓當下的狀況有好轉，因此嘗試各種方法。在這樣的想法下，每個人所做出的對應措施當然有著些微的差別，不論是自行辦個小生意，或是自行接外務在自己洗衣服時也順便幫別人洗，幫忙隔壁家拔草，也或者是像在玩耍似的在墓場裡當小妹等等，賺到的薪水，除了部份的錢給母親外，自己也可以留下部份當成自己零用錢，不無小補也間接性塑造自己金錢觀。

四、雖有缺憾，仍然堅定付出

在成長的過程中總是不斷嘗試、經歷、嚐到甜頭、磨練和失誤，最後變得比較懂得應對進退，或者說變得比較聰明。雖說人往往不知道行動或者執行之後，會得到什麼樣的後果，不論結果爲何，這些嘗試都是可貴的，事實上能從這些經歷中學到更多，不論是否察覺，生命一直都在往前邁進，時間流逝，到底什麼對自己來說是重要，連成年人都不見得有辦法回答的問題，要未成年的新住民女性有所感知似乎也有點不近人情，可以理解的是雖然從小背負著家務，沒有自己的時間，自小就學著將自己的需求擺在其他事情之後，與家人在一起的生活既是安心也是辛苦，安心的是生活周遭都

是自己熟悉人事物，與雙親一起生活感受親情還有雖然麻煩依然親近的血親手足，辛苦的是常常得將自己擺在其他事務之後，對未成年的新住民女性來說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從不懂事到調整自己讓自己盡量過著心理較為輕鬆的生活，嘗試在忙碌的時間裡娛樂自己之餘也可以完成該做的事情，每個受訪者都是計畫家，他們嘗試也擬定好幾種計畫，想像了好幾種的可能，讓自己的生活更好過些。無奈這些建立在抑制自己的需求上，在逐漸積累後，突然的醒悟，缺憾雖然建立在抑制自己需求上，但是對未成年的新住民女性來說並不是全然代表著是負面情感：

年輕那個很好奇心的那個，都不見了。(阿華)

因為我~小時候，我會埋~有是快樂是快樂，也是有點埋怨，比如說~為什麼?我出生的那個時間是政府沒有要求學歷那麼。(小憶)

未成年的新住民女性花了很多時間在家務上，阿華更是比其他人花更多時間在兼職工作上，阿華的生活相對於其他人較為充實加上母親管教嚴厲，連休息都得挑著時間：

因為像那個做司機嘛，他是十二點，他是讀二年級嘛，十二點下課嘛，中午十二點下課，我大概十一點半坐右就要去接他了，去那邊等，然後等到下課，然後我還載回家，載他回家，我還要洗衣服。(阿華)

中間的半個小時就是休息時間，對於才小學四年級的阿華來說根本不夠，而且沒有同年玩伴怎麼樣都玩不起勁，工時太長也見辛苦，：「算很長但是不會那麼辛苦，反正，等於說犧牲一些童年啦，也不是辛苦，是該玩的不能玩。」辛苦的是，青春年少的精力全都花費在家務及外務上，對新鮮事物的好奇以及體驗可以說是沒有。在玩也玩不

得，學習也不完全的狀況下，想著自己有缺憾而時有所感：「像學習麻，就說阿!就要知道一些事情啊~啊~要看讀書有關的呀，還是都要去工作啊，還有聊到學歷的時候啊~都會這樣想。」縱使在多年之後，也會在午夜夢迴時想起，一如小憶對於自己沒辦法好好上學的缺憾：

對啊，對啊，因為我覺得，雖然說我嫁來臺灣了嘛，我還會，有時候，喔，我睡覺還會做夢和我同學出去上課，我都一直在，也會，偶爾也會夢到，哇，和大家去上課好開心啊，很快樂嘛!

想著自己小時候對於生活的抱怨，雖然有時會為自己抱怨，但也總想起辛苦的不止自己一個人，大家都一樣辛苦：

就感覺小孩嘛，所以是，比以前是辛苦是辛苦，沒有錢花的辛苦，要賺錢的辛苦，那也是壓力，還是一樣沒有那麼有壓力.....以前啦，比較不認得，為別人而活啦，不是為自己而活，一出生就為別人而活，所以說時常抱怨。(阿華)

感到自己因年記小覺得自己不會想，隨著家長的安撫，在成長的階段中一點一滴的摸索著，想著似乎過了人生中最精華的時段，青春不在，需求的不再一樣，而沒有這些經驗，感覺到失落：

但是爸爸的觀念是說，專心讀書，不要去打工，不要去怎麼樣怎麼樣。(小玉)

然後如果我是身上，身上學到就是說，該嚴，該要，要嚴，這樣子，而且要用道理這樣講這樣子，對啊，所以，好像也差不多是這樣，我也是，我的從十八歲，在印尼的十八歲那個，那個時候就，那也是辛，算辛苦啦，沒有自己的時間。(阿

華)

還有我父母阿~都沒有要求勸~嚴格點啦，說要我讀多點書有沒有，嚴格點啦，如果我現在讀書比較多喔，有沒有，應該比較懂比較多麻，也沒有像現在阿，讓孩子跟我有點苦拉~呵呵 (小憶)

除了，家庭的因素，在國家文化時代背景下，也會產生不一樣的遺憾，以小憶來說，就當時的狀況來說，越南並沒有所謂的義務教育，受教育是有閒有空有餘力的狀態才進行的事情：「可是因為小時候覺得大家太忙工作，我們盡力稍微做些甚麼事，幫忙這樣，好了才會去想辦法去學習嘛」，相對於要承擔多數家務的小憶，距家三條河遠的國小，只要有辦法自己都會想辦法去學校就學，泳渡三條河並不能阻止自己就學，學校老師也不積極，家務缺少不了自己，家長沒注意，也沒有人強迫：「田裡面的工作，那個時候種的東西不多了，對，單純了，作物少一點，後來我就會在田外面工作、幫忙，阿然後那個時候也沒有再去讀書阿。」從小憶的例子裡，這些未成年人的心思細膩，往往一個不注意，未成年人的福利義務就會被無視。家長都想讓孩子生活在安全無慮的環境中，政府也想讓國民生活在國泰民安的國度，但在備受限制的當下，這些未成年新住民女性也只能做出這樣的決定。

而「延宕滿足」也是經常出現的手段，不論是來自雙親或者自己，「延宕滿足」是說服未成年新住民女性的方式之一。所謂的「延宕滿足」，是指能犧牲眼前的誘惑，以獲取未來更大、更好的目標，例如：爲了有好的成績，考試前忍耐不看愛看的卡通。但是這個例子，放在未成年新住民女性身上似乎變了調：

就說，阿~爲什麼我~不會多讀點書呀，後來再想想，爲什麼我父母阿，不對我嚴格點要求我讀多點書.....如果晚生幾年，像我妹妹他們麻，我可以多讀點書阿，就可以認識多點同學呀，和學歷，他們學歷高的人有沒有，和他們認識知道比較

多點，因為有時候出去外面如果認識一些朋友，他們讀書比較多的，在聊得的時候麻，在講說你有聽不太懂麻，我不知道呀!他們說，阿~我們上大學，高中是甚麼的嘛?你就知道，那些你好像聽不太懂，我不知道。.....是遺憾是說，啊，是家裡沒有能力那樣麻，可以多讀點書.....那之後我會，慢慢會想，會說，啊，我以後要做什麼讓我自己開心的、快樂的。(小憶)

超~應該到老還是遺憾啦!那個，我說我為什麼年輕不要去，叫我去讓我玩，我媽說你等小孩大你就可以去玩，想去那裡。現在想一想，到時候就已經有力無氣了，那個有力無氣了。.....經濟比17..1516歲18歲那種，都是，那時候年青人的那種活力，是無法像那種的。所以，超厲害的，我媽說等你有..等到你有經濟你可以去那裡玩喔，我說喔~那時候，才這樣是講，喔，原來是這樣子。結果回想起來，不是這樣子。呵呵~沒辦法回到那個年青的時候。(阿華)

就算被告知，以後還可以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阿華下意識的感知最適合的時間已經過了，每個階段好奇的事情不同，過了就是過了，但是當下還是覺得母親的告知是沒有錯的，自己也該做自己該做的事情。

我的想法也比較我的命這樣子，不會怪誰啊，就是只能，現在的狀況只能把它做好就好了，這樣，目前是這樣子。.....我們沒有錢阿，家裡面有五個，吃都不夠了還要繼續讓你去上課這樣，沒有.....我只能講說我的命是這樣子，你不要怪誰，不會怪誰，啊你為什麼，怪老天爺說為什麼給我這樣子，然後，然後媽媽為什麼，為什麼，我就不想，等於說，一次是，一切就是我的命。(阿華)

認命是最快解決的方式，讓自己接受現狀並且繼續生活，爲了不讓自己心理負擔太過沉重，也不想怪東怪西產生怨懟，所以給了自己一個理由之後，繼續執行家務，

接外務，想盡辦法改善家理狀況。

後來我就覺得，啊，這樣有點遺憾啦，本來我就…是更多家裡是有會想說，啊，為什麼都一直在做家事啊，可以去外面做一做嘛，嗯，和大，應該是說要和姐姐、哥哥都一樣，因為我也有能力幫助家裡。(小憶)

無可厚非的，未成年的新住民女性無法改變現狀，消化並合理化到自己可以接受，透過不斷與自己的對話，感受到來自於新住民女性的對於每個人都有自己缺憾的地方，無法選擇父母，也無法選擇出生的生活環境，但是這些未成年的新住民女性勇敢面對心裡受傷的部份，努力想去改變自己所處的現狀並且追求屬於自己的夢想，在長大之後，也會實現當初自己理想中的生活方式，雖然原生家庭的各種事實依然沒有改變，唯有經歷過生命中的缺憾，會讓人更懂得珍惜，尤其在自己堅毅的渡過之後。

家庭氣氛讓未成年的新住民女性付出的依據，但並不是說家庭氣氛不和睦這些女性在成長時會朝著不利的方向前進，若是家庭氣氛良好，這些未成年新住民女性有了一個基本的典範，當下維護家庭之餘，自然也會期待自己未來的家庭生活朝著類似的方向前進。從受訪者經驗來說，新住民女性在未離家之前所感受到的家庭氣氛足夠支撐她們到離家建立自己的家庭，那怕是一點點的正向回應，都希望自己受到重視及關愛，這些也支持她們持續下去的理由。

第三節 承載維繫，家人關係似臍帶

對於家庭，不僅要從家庭結構也要考慮到家庭成員間的互動，彭懷真（2015）認為家人關係是每個人最重要的連結，許多人在家庭中學得如何適應社會，也從家庭中得到愛與保護。家人關係的維繫則包括了身體互動及心理互動，身體互動以彼此的溝通往來表示互動的頻率；心理互動則表現在對每個家庭成員的重要性、依附感及認同感。

新住民女性在家務承擔經驗中擔任一個非常特別的角色，他不只要順應雙親要求

也必須照應弟妹的安全，同時，她們都尚未成年，本身也需要人照顧，卻必須挺起腰杆承擔維繫這重責大任。和家務工作一樣，這個維繫的工作不見得出自於個人意願，卻爲了讓整個家庭關係更爲密切而落到了未成年新住民女性身上。故本節在新住民女性成爲家務承擔者時家人關係分別以四個次主題來呈現：「承認，家中角色地位」、「承情，順應父母要求」、「承緣，理應照顧弟妹」及「承命，善用親友資源」。

一、承認，家中角色地位

家庭成員間彼此息息相關，若有家庭成員不安於自身位置，就會讓次序混亂，產生困擾。在了解自己所處位置及狀態之後，不僅易於善盡責任，亦不會傷害到他人，讓彼此在舒服情境下使家庭功能發展正常。然而，承擔多數家務責任容易讓未成年新住民女性產生焦慮與沮喪，身爲青春期的少女極其容易成爲母親之外另一個家庭照顧者，主要和家庭內性別角色分工與權力結構有關，女性容易成爲家庭照顧者角色。青春期的少女比青少年敏感，對於重視關係與連結的女性而言，一旦家庭發生變故較易陷入危機中，也需要更多協助，這些對於雙親來說不見得能適時察覺問題所在，使這些未成年的新住民女性容易成爲被忽略的一群。新住民家務承擔者雖然著重於家務工作上，但是照顧家人以及維繫關係在某種程度上與家庭照顧者也有的微妙的重疊，這些並不妨礙家務承擔者對自我角色的地位。

彭懷真（2015）指出從「自我」的角度來看「自己與家人的關係」，每個人主要有兩個家庭（原生家庭和已生家庭）和七個主要家人關係（來自原生家庭：母親、父親、兄弟、姊妹；以及已生家庭：配偶、兒子、女兒）。每個人在家中角色都是複雜的，可以是父親又同時爲兒子，在此同時也是配偶的丈夫，當下若無法清楚自己目前所扮演的角色，疏忽責任以及應盡的義務都是有可能的，更不用說弄得自己裡外不是人，或者心力交瘁，盡是困擾。所以清楚了解自己的當下角色定位，明白自己當下所應該做的事情是十分重要的。

未成年新住民女性常感受到需要滿足家人需求，但正值青少年的她們也覺得自己部份需求需要被滿足，尤其當弟弟妹妹們已經成長到自己當初開始家務分工的年齡

時，更會期待雙親給與同樣的對待：

【哽咽】就會想說為什麼~~做大女兒會那~~麼不好命呀!嘿阿~~阿~~我還有妹妹
嘛!我妹妹也可以幫忙呀，可是我妹就沒有呀~沒有去幫忙阿。阿，我媽就說我很
會計較呀，計較工作呀，阿~~吃飽飯還要洗碗，阿碗是誰洗呀，也我在洗呀!(阿
珠)

那時候我妹妹也是剛好上課也上國一這樣子，但是他上國一，我就上，在上，欸，
上班這樣子，有些不甘，不甘心這樣子。(阿華)

有時候想，和妹妹她們比，不知道，我以前很辛苦耶，現在它們那麼好.....因為
我覺得我爸以前，我爸爸媽媽要求我好多呀.....我和姊姊哥哥麻，三個比較大，
要求很多，就這也要做好，那個也要做好，講話呀，態度呀，生活上面要有禮貌，
那做事情要做好~那這樣做不好，以後被人家講，有沒有，嫌棄呀，他們也會嫌
棄這樣做不好。(小憶)

期望得到同等的對待，並不意味著想要爭寵，而是希望雙親是公平的對待他們所有的
子女，阿珠舉了個例子：「有時候，我妹呀，他就說~ㄟ~阿賢，你去泡咖啡給我喝。
齁~有時候我好意的，爸爸，你要不要喝咖啡?隨便你啦!你要泡，泡，不泡也沒關係
呀。」雖然在青春期的探索成人世界的重要階段，但與雙親關係和下意識的依附仍是
重要的關鍵，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心理上的感受比形體上的親近更為重要。阿珠坦
言，聽到父親這樣回應，著實難過了一陣子。從訪談過程中，受訪者面對自己的角色
大部份呈現出較負面的情緒：

說我做得要半死，我連一條金子都沒有，為什麼我妹都有(噁)，後來她就跟我說，

我就看了眼紅嘛，我說為什麼你可以對妹妹這麼好？買一條~項鍊給他內(噁)，嘿呀，阿我說我沒有內.....阿我就跟他說:齁，偏心偏到沒有意思內(噁)，對我那麼~這樣子，而且一打人，就不是用那種小小的藤條下去打喔，是用那個-田~，有沒有做田條，做那個藍子的那個田條。.....我媽是不讓我去她菜市場逛逛喔!也-不會給我去喔，會給我妹可以喔--嘿呀，你看！對我那--這樣子.....那就跟她說，你這個媽女人，這個媽媽，為什麼大小心，阿我倒底是不是你女兒阿?.....就不像我媽生的女兒，我媽大小心。.....對呀~差好多喔~那個她的女兒，我不是她女兒，我隔壁生的，撿來的。(阿珠)

那跟我妹妹，為什麼差那麼兩歲，他就可以為他，而活，就是讓他自己跑去，像享受，一個人的賺錢，朋友，我都不行.....可是下面就不用了這樣，就是放鬆了，放寬，對他們，不像老大什麼都一定要有，該做的責任，就是好大的責任這樣子。
(阿華)

就是說，阿~如果，是說做家事嘛~我覺得為什麼都是我在做?姊姊也可以做啊!(小憶)

對於僅小自己一歲的大妹和自己一樣都是家中的女兒，但待遇顯然大大的不同，不論是父親還是母親，雙親對待阿珠及大妹的方式是天差地別的不同，阿珠也曾反應過，也向大妹抗議過，也想成爲家中那個有話語權的人：

就是我大妹的那個情況比較清楚啦，就是差我一歲.....我就跟她說:你會做阿，就幫忙做呀，不然你去開店阿(噁)，我這樣很累耶(噁)，嘿呀，她就不要呀。(阿珠)

但情勢比人強，雙親對於不同等的家務量，縱使還有一位兄長以及年紀相仿的次女也不覺得有什麼需要調整的，相似的狀況也出現在阿華家，身為家中第一個孩子，對於雙親來說是個即時的人力，雖然還有五名子女陸續出生，所得到的照顧也都不同：

三女三男這樣子，都差兩歲。……然後，就是兩歲兩歲這樣子。男生是沒有，男生是不管的，但是女生比較吃虧，就是說怕什麼什麼，所以我妹妹還可，我小妹妹比我還可以這樣子，就是兩個妹妹啦……對我妹妹現在也是，算是比妹妹，比我還放很~~很好了嘛……她還是有限制幾點回來，我妹妹啦，我小妹妹我最小的妹妹還是有限制，雖然是比我還是，很輕鬆沒有壓力什麼，還可以去那裡玩，就是可是還是有限制時間，這樣子。(阿華)

似乎長女就是天生的家務承擔者，不可以推拖不可以有意見，就該承擔這一切，阿華回想了一下，這麼表示：「只有我才給他管的，管得到這樣子。」而阿珠則表示，當自己意識到所有的家務都在自己身上，覺得自己果然與大妹不同：「六年級那時候，就開始就意識：喔~那~那大女兒都什麼都要做啦!那種感覺。」正是因為這些不公平的對待，讓受訪者們深刻的體認到，自己與其他人果然是不一樣的。

而上有哥哥姐姐的小憶，在意識到有酬及無酬勞動人力的差別之後，爲了讓大家更正視自己，也想讓大家認同她的努力，曾試圖爲自己爭取去賺取金錢來貼補家用，卻得到反駁，想依循姐姐的方式外出工作，也被告知她應盡的責任在家裡：

應該是說也是和姐姐他們學的，姐姐和我一樣，他小的時候嘛，媽媽在外面工作，他照顧我的時候啊，也是一個人啊，後來我可能是在那個環境下有沒有，就慢慢看姐姐怎麼做，後來就慢慢去學，後來長大的時候爸爸媽媽不在家嘛，也是，應該是和姐姐他們學怎麼處理，應該就是這樣。……我說姐姐也可以做啊!我在田裡，我以後和他講我在外面工作，你在家裡做，我去田裡外面工作……那姐姐就

~他自己不想做家事嘛!他也不想要，用外面那麼多事情，你那麼小你會做嗎?你能做嘛?誰叫你是小的，當然要做家事。(小憶)

如果說小憶接納的快，那個小玉可以說毫無阻礙的就認知自己在家中角色以及職責，更甚者主動將自己能力所及的扛在肩上，並從承擔家務中得到一些樂趣，照顧弟妹讓小玉備受肯定，甚至妹妹也給予了正向的回饋，而這段插曲讓小玉印象深刻：

嘿，然後，阿~~爸爸也有教說，我老大，比她大四歲，算比較大了，然後他們的那個功課我來教，然後，對!我的妹妹這一點，講到妹妹曾經講一句話，到現在，好幾十年了，我還是記得，覺得她很可愛又很有趣，那時候在教兩個弟弟讀書，做功課，然後妹妹坐在旁邊，她說: 哇~我覺得我很幸運我不是老大，如果老大的話我要教他們，那遇到我不知道的怎麼辦?我就覺得我很有成就感阿~但，我還是，小孩子。【笑】我就沒有，就是，自己暗爽。(小玉)

Macionis (2000) 提及性別階級化是指社會中經濟資源和政治權力的分配，通常是基於男支配而女服從的原則，也指一個社會對兩性財富、權力、特權的不平等安排。就如同小憶所表示的：「女生啊，以前也是很內向有沒有，都不敢出去外面玩啊，也會害怕.....我在越南那個時候以前啦，女生是好像是沒有地位的，那時候，啊，什麼都是男生有沒有，出去也能工作是男生啊，以前女生養到十八歲、十九歲啊，大部分都是要結婚。」存在於文化中的性別階級化從來都不特別，因為在家庭中亦是如此。新住民女性在承擔家務的過程中，不論與家人、與自己或者與社會抗爭，面對文化背景對於女性家務承擔者的要求，新住民女性能做的只能面對，縱使心裡抗拒也會發現，不論怎麼轉，家務承擔者的角色定位最終還是落在身上。也因為如此，新住民女性對自己在家中的角色定位必須「承認」，至於是否接受，端看個人自身，且不得不承認，家中的地位也會因此跟著確定。

二、承情，順應父母要求

依附強調著早期的安全依附，Maslow（1970）的需求理論也傳遞出人最基本的需求是生理上充足及安全無虞，這些與父母親的依附關係息息相關。孫育智（2004）認為依附方式是一種內在運作模式或關係表徵，是透過學習與經驗累積而形成的內部心理組織，具有引導個人行爲、評價經驗、協商環境與其他社會關係互動的功能，也是個人看待自己與他人的信念與期望。因為對雙親產生期待，接著將這些期待內化，這些內在運作模式經過修正以及調整，依附也會隨著改變，是故受訪者在訪談時，言談間對雙親的要求都十分重視，不論父母親的要求爲何，雖然嘴上說著自己的無能爲力卻也盡力的去完成，除了因孝被認爲是中華文化中重要的美德之一，也是儒家家庭倫理的核心，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東南亞亦是如此。

對於受訪者來說，都經歷過父母親交辦就照辦的年紀，阿華體諒的說：「沒有說父母，你好不好，反正，有給你，叫你吃就好，很少在小時候抱來抱去那種，我記得是沒有，應該是小孩很多，他工作很累，才20幾歲嘛。」現在回想起來，其實父母親那時候也不過是接近三十歲的成年人，爲了穩定生活也耗費大半的力氣，阿珠也說自己母親：「可是應該是他忙的關係啦他要賣菜呀~挑菜呀!嘿~呀!挑一些那個漂亮的呀，不好的啦!」家中嗷嗷待哺需要吃飯的人口眾多，父母親的壓力也很大。畢竟經歷承擔家務時，年紀還很小，思考不算周延，剛開始都會有所抗拒，也總是想著家中還有大人在，長輩說的話多少也要聽，阿珠就這麼說：「有長輩就是長輩說了算阿!你們在怎麼做怎麼想，就是不能頂嘴怎樣啦!」當然，無法違逆：

他的意思就是讀書就是好好讀書啦！念書就是好好念書啦！【停一下】……我媽的要求要讓我們讀的好的書，念好的學校，喔~還有呀跟他們印尼人不同的地方，就是我們是華人嘛!對，阿所以我們的種族都不同，阿，所以我媽的觀念呀，不-不管怎麼樣，管呀，教呀，都以華人血統的那個，【嘖一聲】教-教養法啦!對呀!(阿珠)

反正就是路邊的野菜，不知道從哪裡來的，那時候我沒有問清楚，叫我去賣我就賣阿，那時候小時候沒有什麼厚臉皮的感覺……沒有那個，沒有規劃、沒有想法，常常父母給你講你該怎麼做的，通常不會，不會那麼有想法，對，所以，嗯，他就不好，不好，我也不想去回想，可是，就是很想。(阿華)

對阿珠的父母親來說，從小就要讓子女知道要謹慎維護華人血統，並且明確的與印尼當地人有所切割，阿珠也很好的接收了：「因為我爸一個心願就是意思說，他的女兒不可以嫁給~印尼本地人，他一直管教管教，那麼嚴格就是因為不要我嫁給他們。」所以，爲了符應父親的期待一有機會嫁到臺灣也成了心中的驕傲，讓父親非常有面子：「可是他跟我講一句話，我絕對不能嫁給印尼當地回教徒，可是呢~他現在不在了，你看，他小女兒都進回教徒了，他最討厭的就是這樣子。」與小妹不同，雖然阿珠爲了自己想過的生活，也曾想要叛逆但是最終他也走不出父親期待的軌跡。換個念頭，不論遇到什麼事情，父母有生養自己的恩情：

因為她生我們的呀，母親怎麼好壞也是我們的母親。(阿珠)

後來~以後我就和姐姐講，姊姊說你就和媽媽講，叫媽媽說阿，我就捨不得讓媽媽做……我們女生會疼媽媽嘛，都會~喔，以後我不要让別人笑我媽媽不好對不對，我就會回家去學習，要做好。(小憶)

既然遇上了，那就只好接受了，對於父母的要求，阿華用詼諧的方式說著自己父母親的要求，自己也因爲親情接受了：「對媽媽念念念，就那樣子，哈哈，但是沒辦法你知道是這樣子，就是爲什麼生那麼多呢，沒辦法。」小憶追求著一個完整的家庭，並且以享受到開心的家庭氣氛爲樂，因此父母親親情的可貴也在小憶心裡扎了

根，雖然父母親不會多說什麼，但為維護家庭小憶可以做出許多改變以及選擇，就是為了讓這個家裡的父母親過得更好。

與小憶一樣，對於融洽的家庭氣氛也十分推崇的還有小玉：「有呀~就是，有那個家庭呢~因為吃飯才感覺是家庭的那個，聚在一起的那個的時間。對，小時候吃飯的那個畫面還蠻溫馨的。」而讓小玉有如此深刻體驗的，是小玉的父親，與傳統家庭不同，小玉說著自己從小的觀察：「爸爸他是國小老師，然後媽媽是法文老師，但是她~~媽媽沒教書沒多久就~像剛剛講，經濟的那個因素，就不教書了，就出來做生意了，賣布料.....爸爸會做菜，阿，我家比較特別，，通常是女主外，男主內，，~~男主外，女主內對，我家是反過來。」雙親都有教職的經驗，加上母親的因素，小玉從11歲起便開始負擔家務，一直到18歲念大學為止，小玉並不以為苦。母親還沒嫁給父親時家境很好所以不做家事，既然母親不會做家事，小玉覺得自己來，反正煮菜、分配家務、照顧弟妹或者跑腿對她來說都很輕鬆：

媽媽比較會賺錢，然後她都忙著賺錢，媽媽在家裡，她也是那個，外公比較有錢，然後也比較寵她，她幾乎不用.都沒有做家事，她到現在也不會做.....媽媽就自己住，他就去買便當來吃，偶爾我們回去，我們煮給她吃。到現在，媽媽也是買便當吃阿。對，她不會煮，然後，她也不喜歡，.....煮菜是我喜歡的興趣，可能是遺傳到爸爸。(小玉)

開朗正向的性格讓小玉面對任何事情都積極向前看，小玉帶著笑容說著：「對，就交給我，他們也蠻放心的這樣。」亦是父親的堅持及母親的樂觀讓小玉有著這樣開朗的性格：

對，阿!我覺得爸爸也是有一點.他很好，是說，每天吃飯呀~他很重視，吃飯時間，就吃飯就全家一起，擺到餐桌上全家一起吃。才不會，因為有一些家庭，我

看他們是煮好就各都一碗各.各.各.吃各的，就找一個角落，自己吃。對!不會，爸爸他，到.連到現在也是，現在如果每次我回去，爸爸在家也是，煮好就弄到餐桌上來一起吃。(小玉)

因為感佩於父母親情，擷取雙方優點的小玉看到父親重視全家一起吃飯的事實，以及母親在經濟不好時的樂觀，雙親展示的不只示範還是小玉人生導師，讓小玉作事有準則，也讓小玉無勝感激。

子女沒有選擇父母的機會，雙親也沒有機會選擇自己的子女。親子關係依靠親情來維繫，因「承情」受訪者對於父母親有著深厚的愛情及親情，子女依賴雙親，但誰說這些父母親不也依賴著這些新住民女性，親子關係是永久的，一旦子女出生，這關係就自然的形成，直至死亡也不會中斷，是以，子女們縱使早年對雙親有些不滿或者想法，再怎麼樣也會把雙親擺在第一位且順應父母要求，時至今日雙親對新住民女性的意義也不會因為距離而有太大不同。

三、承緣，理應照顧弟妹

出生排序是極重要的指標，Cogle 與 Tasker (1982) 認為家中較年長子女比較年幼子女參與較多的家務工作。Crouter、Manke與 McHale (1995) 在研究指出，一旦家中有不同性別手足出生時，身為長女就會投入刻板化的女性家務工作，且工作時間也隨之增加。多數父母對於長子女期望比年幼子女高，需要家務協助時會優先考慮老大(唐先梅，1999)。國內研究裡，戴麗娟(2003)亦指出國小高年級學童中，以排行老大及中間子女參與家人互動方面工作較其他排行高，其中又以女性居高。

在文化背景類似的東南亞，亦有相似的狀態，身在多子女的家庭中，部份的長子女需求被漠視，並被要求要懂得與年幼的手足分享，雖說任何關係都比不上家人關係重要，然手足的狀況是動態、不穩定且持續性的，在每個人的生涯中都占有著一席之地。

我媽媽是做生意的呀!嘿呀~爸爸也是一樣呀。夫妻兩個就一-一直拼命做生意，

養我們~~七~個姐↘，兄弟姐妹啦!(阿珠)

這是在東南亞常見的起手式，爲了要負擔整個家庭的經濟，父母親外出工作是必然的，而雙親經常性的不在家中，往往都會要求長子女或較長中間子女分擔較多的家務，而照顧年幼的手足便是其一：

照顧他們這樣不能亂跑.....就在家裡讓他們在家裡不要讓他們往外跑阿。(阿華)

後來有時候會幫忙照顧妹妹啦，會餵他們吃飯啊，啊看一看他們嘛，就這樣啊。

(小憶)

家住在坤甸的阿華，市內水渠縱橫交錯，爲生活方便阿華家也與水渠爲鄰，飲用水、洗澡等各種生活用水都靠這些水渠：「就這樣阿，因為我們那邊一出去就有那個水，那個溝阿.....水溝，那是流動的，從海這樣子然後怕他們跳進水裡這樣子，所以我們通常是在家裡這樣子照顧他。」看顧著年幼的手足，未成年的新住民女性多少會覺得身邊多了一個拖油瓶，卻又不得不帶在身邊，不同於處理家務，這些手足會有自己的意見，這些較年長的姐姐雖然沒有經驗，但也憑著本能照顧手足，阿華敘述自己在照顧弟妹時最深刻的事件：

印象中，我印象中最深的，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打我啦，媽媽說有打我啦，我忘記了，因為我印象中最深，我從對岸抱著她走過去這樣，水中這樣，算是如果一個人還可以游泳，我是抱著她這樣子.....我小妹妹啦，去游泳嘛，那邊的橋跟這邊的橋，我想說從那邊走，自己想法用走從水喔，水中走過來的意思，河阿，但是就是等於兩邊嘛，我從那邊下來走到這邊阿，我以為抱這可以游泳阿還可以浮上去，因為他比較比我還，抱著便一個兩個重量嘛，就走到沒辦法上去阿，水中阿，

剛好一個人把我扶我，回家媽媽把我打死了打到不行。(阿華)

阿華依照自己的判斷，覺得自己及小妹應該是可以走就可以渡過家門前的水溝，但是卻發現實際上無法抵達對岸，雖然驚慌，事後她餘悸猶存的說，自己那次差點就出意外了，還好岸上有大人幫了一把，從這次的事件看來，阿華用自己的認知在帶弟妹，但是父母似乎也忘記了阿華本身也是未成年的小孩，阿華的衝擊不見得比小妹少，所以就算回家有沒有被打，阿華自己本身也記不清，卻對自己走在水中，因小妹還抱在手上，無法放開的責任感以及驚慌，在當下讓阿華印象深刻直至現在。身為家中的老大照顧弟妹是自然，身為次女的小憶因為家中長子女是家中的勞動人力，對於自己的職責做了很好的劃分：「餵飽她然後他在，哭鬧受傷嘛，這樣而已阿，其他的事應該是別人在負責。」對此，小憶把照顧妹妹們視為工作項目之一，讓妹妹吃飽穿暖，不要受傷，而那個別人指的是自己的母親，小憶認為照顧妹妹安全是自己的責任，但是教育妹妹是母親的責任，所以只要自己確認妹妹是安全的，就算完成任務了：

是照顧妹妹，應該是妹妹比較簡單，因為妹妹比這個只是把他顧好就好不要讓他受傷，不要讓他亂跑，對不對，還要餵他吃飯吃飽就好。(小憶)

雖然小憶覺得嬰兒因為身體太過柔軟不適合照顧，也認為妹妹們的教育責任歸屬應該在父母親身上，但是還是將妹妹們照顧到自己離家為止，與小憶不同，小玉對於弟妹的教育非常用心，對於父親的交待也銘記在心：

是他們也乖啦【掩嘴笑】他們也乖啦!(嗯)還有，爸爸媽媽就是在家裡給我比較大的那個權力與空間。(小玉)

父母親放心的把家裡交給小玉，讓小玉承擔多數的家務，並期待小玉照顧弟妹，所以

權力下放也不干涉，讓小玉施展手腳也不見侷促，家務本身對小玉來說並沒有什麼困難，與妹妹弟弟之間相處得很好。除了照顧、指導及教育，小玉也得肩負起裁判：「他們三個間會爭，然後每次爭都會叫我來，判【輕笑】，然後我怎麼判他們就會聽。我是不會和他們爭，就是讓他們。」小玉從來不覺得自己辛苦，也不覺得自己越俎代庖，反而覺得自己有成就感，也感覺到自己與弟妹的親近：

他們很乖，呃~對~然後，呃~有一次，就是有時候他們犯錯我會罰，然後他們也蠻乖的.....我都叫他們躺下去，趴著，然後我就用那個打屁股，用那個。不是~那個尺，硬尺打屁股.....連妹妹後來到了，長大到西貢讀書，我還叫她躺下去打她，到現在對她蠻愧疚【吐舌笑】那時候她也要上大學了.....她還是一樣趴著讓我打。阿~那~那是我對妹妹的愧疚，對，然後對兩個弟弟也有一個愧疚。(小玉)

當問起發生了什麼事情，讓小玉氣到要打已經高三的妹妹，小玉說：「什麼事是忘記了，所以這一點是糟糕的一點，表示說不值得打，不值得罰的事，還要嚴重的罰她。覺得很愧疚。」雖然受訪的當下想不起原因，但是小玉長姐如母的教育著弟妹，不止有教育權還有指導權，小玉覺得自己責任重大：「我該說的我會說，至於事情後面會怎麼發展，是由你來掌握的。對，然後也順便跟她說，其實你當初這樣的想法是太不應該的。」當四個人都離家至西貢就讀之後，雖然方式有些不同，但小玉還是覺得自己有應該要盡的義務。

現在如果弟妹她，他什麼事，我看他做什麼事，我覺得不對，我跟他，如果不跟他提醒，不跟他說我就覺得我不對。.....至於你聽不聽那是你的，我不會強求說你不聽，我很生氣。反正，好還是不好，後面是你來承擔我也沒辦法代替，.....誰如果覺得我講不聽，如果完全不聽，我就不會講，小弟弟就~~還會聽，所以，什麼不好的我會講。(小玉)

反正，他們需要，我剛好有，手頭有什麼，好呀，就幫你吧。這樣子.....那時候是我下面有一個嘛，你這樣跑，下面誰要照顧什麼的.....可是還可以管得到啦，.....那是照顧弟弟的情感啦!照顧家人的情感，當老大照顧那個情感，什麼感情很好，那種，像姐妹那種像姐妹喔~感情~應該是沒有，就是大姐對弟弟妹妹的責任感是有。(阿華)

家中手足眾多，照顧手足對這些新住民女性是家務工作中的一項，有些人會當做工作項目，也有些人當做是志業在執行，就像阿華說的：「照顧弟弟妹妹也是應該的。」不變的態度是，照顧弟妹是有時限的，當弟妹們成年了，那麼所有的一切就都該自己負責。阿珠在訪談前曾描述過自己的手足如狼似虎，讓阿珠經常感受到威脅及計較，是以對她來說，只要照顧好弟妹的安全就好。同樣只負責妹妹的生理滿足的小憶也說：「教她什麼事情，那是媽媽在負責的嘛，那這樣就是，是照顧別人小孩容易。」滿足弟妹們的基本需求是必要的，再加上手足數通常是複數以上，光是照顧安全就耗去許多精力，更何況要做的事情遠遠不止這一項，如此看來，小玉的從容更顯得難得，理性溝通讓小玉與弟妹間的親密互動時間拉長，直至都成家之後才有所改變，但這段生活也讓人有所省思了。

即便是父母，也經常要到未成年子女已經明顯成為家庭照護的主要資源了，才會意識到他們的小孩正在扮演著照顧者的角色 (Frank, 1995)；且在正式的健康、教育與福利系統中，很少有關於未成年照顧者的概況分析 (Thomas et al., 2003)。當家中兄弟姐妹不止一人，就會有爭取資源的問題，父母的愛就是其一，因此任何人得到的都只是部份，而非全部，是以在家中要學會「分享」。

與手足之間講求緣份，也是本主題想要呈現的，因為在當時的時空背景裡，相較年幼的弟妹，新住民女性在當下照顧手足除了責任感外，更多同為相同血親的緣份，隨著年歲愈長，彼此關係也愈複雜，彼此累積問題越多，不論是因為長幼有別、

男女差異、成就造成的差別待遇，還有雙親偏心的狀態等，都可以在每個人心中產生不同的作用，也逐漸形成心結，造成各種複雜關係。

四、承命，善用親友資源

彭懷真（2015）認為家族是人們最接近也最明顯的小型生態系統。每個社會都有其處理家人關係的優先順序，不論是因為財產分配、經濟合作、情感支持或者生活支援等都有其層級次序。東方社會情境的核心是「家」，每個人以這個家為中心向外擴散，處理各種問題，家人關係是各種關係的基礎，家庭的重要性在各領域、各類型組織中也隨處可見，在最外層的家族也是十分重要的系統。

新住民女性因生活環境使然，從父母到手足可以說就是生活的全部，但是如此單純的生活並沒有辦法滿足好奇的新住民女性，尤其在青春期對於所有事務都十分有興趣並著迷於與人互動的階段，除了自己家裡的人，再其次便是家族內的人或者鄰居了，甚至最多的娛樂就是去探親，小憶回想小時候根本沒出過遠門，如果要出去只能去隔壁親戚家，顧慮到農務，利用時間走訪：「過年可以休息，大家都不工作，然後就可以回外婆家玩，去爺爺、奶奶家，還是姑姑家有沒有，大部分都蠻近的。」秉持著守望相助的概念，親戚家的小孩也可以是自己的玩伴，對於多數的新住民女性來說，這些是不夠的，親戚與朋友還是有所區別，畢竟家族狀態大多彼此熟悉，彼此都知道對方的狀況，家長放心對方是熟人，未成年在學齡期的小孩彼此照應，但也會因此互相比較家境以及家庭狀況，阿華認為：

我朋友是親戚嘛，剛好我阿姨，我二阿姨的女兒，跟我一樣年紀，還有我小我大姑我大姑的女兒也是跟我一樣，都是同一個學校，所以他是，他們兩個可以談戀愛，他媽媽開放，比我，他們兩個不用工作，不用做家事什麼什麼都不用，他不是老大，是老二，下面只有兩個而已，不用輪到他做事情，他比較好命可以趴趴造，我不行！（阿華）

小時候與阿華最親近的朋友就是她的表姐，說親近也是因為年紀相仿，住得近又是同個學校，互動多：「有時候去找朋友，就是朋友就我的親戚，就最好的，一起長大的，一年級到六年級。」怎麼繞也繞不出家族親戚，小憶也是一樣的，到朋友家玩這件事情，對受訪者們來說可以說沒有這樣的經驗，小憶說可以去親戚家就十分開心了：「遠的就搭船，因為那個時候，如果爸爸媽媽要回娘家麻。它們就會搭船去，後來我們就跟一起去，大部分都是說過年的時候才可以和大家去親~親戚家玩有沒有，其他的應該都沒有嘛。」也因為如此，新住民女性們更渴望有著親戚以外的朋友，阿珠渴望愛情及友情，在學校十分活潑的她就想過嘗試去認識陌生人，尤其是在青春時期，在訪談中也流露出對於同儕之間的嚮往。

沒錯，那時候我在上課當中，我不是在上課喔，我在那邊找朋友.....就那最開心。最好笑的是，在那邊敲敲敲【敲桌面】想認識對方，可是就是沒有男朋友。很奇怪，對不對?隔壁班的那個是高中三年級，我這班是高中一年級。(阿珠)

好奇是因為沒有類似的經驗，但是就算是親戚，未成年的新住民女性依舊沒有太多的時間與朋友互動，成為家裡家務承擔者意味著要以家務為重，是以阿華表示：

六年級在幫人家洗衣服，時間還比較充實嘛，中午，我就覺得要不要去學摩托車，有摩托車，好羨慕喔~人家騎摩托車，我們去偷偷去學↗。媽媽回來有問就說，沒有沒事，嘿嘿，這個借那個借，一個小時到二個小時，去外面空地那邊，借人家的去騎一下，去偷騎一下，去學到會這樣子.....有一次太晚了，媽媽說下一次不能出去，從此我那個親戚就是不敢邀我要去哪裡了，就這樣，不能玩，對我很嚴格。(阿華)

能夠忙裡偷閒的時間其實不多，但是如果成功一次就會覺得滿足，然後開始策劃著

下一次。而親友提供情感支持，也不見得都可以獲得滿足，在過程中也會讓自己突然感受到冷落：「我叫找她說，他媽媽說不在了跟男朋友去約會去了，出去玩了，我就走回來，走過去找她又走回來，過了大概初五開工嘛，就這樣上班，我童年幾乎是沒有，沒有童年。」在好不容易休息不用上班的時候，想找朋友一起外出，卻碰了個軟釘子，阿華走來走去只能返家，心中的無奈可想而知。

不止如此，家族親戚也可以提供適當的經濟支持，例如小玉家在經濟狀況不是很好的情形下，外公提供小玉家四個小孩居住，且由阿姨照顧：

然後在外公家這邊，因為離開爸媽的家啦，對，外公家這有一個媽媽的姐姐，有一個阿姨，他個性比較不好，就比較不愉快，但還好，ㄟ~就是沒有，沒有讓，
嗯~甜美快樂的~~的的的~的回憶，但是說，很痛苦也沒有，就是平平淡淡。(小玉)

在念大學時，雖然住在外公家不用做家務，但是與親戚互動變多，也產生一些困擾，不論如何，外公和阿姨提供食宿是事實，所以小玉還是感謝那段時間：「就是也感激阿姨啦！說，是疼她是沒辦法疼，但是討厭，沒有很討厭很感激，因為，因為她特別的人，然後，鍛鍊了我，比如說：嗯~他是讓，比如說，知道你喜什麼，她就故意不讓你得到，阿~我知道她這樣，我喜歡的我也不說，對，她永遠也看不出來我是喜歡還是不喜歡，對，我覺得這點是很好，別人沒有這個機會訓練到這種觀念。」因為有外公提供食宿和阿姨的鍛鍊，經過這些小玉覺得自己成長許多。

來自於親戚的協助不止經濟協助或日常生活中互動，資訊的流通提供新住民女性在承擔家務時有著優勢，阿珠和阿華經介紹而有打工的機會，小憶更是透過姑姑以及其他親戚的幫助，介紹結婚對象，讓小憶可以得償所願的快速幫助家人。

姑姑他們看到鄰居嫁，嫁來臺灣嘛，可以幫助父母啊.....都讓我在家，後來我姑

姑他們，和奶奶嘛，一直說，啊，別人結婚了，這樣啊，不錯啊.....他們以前都講好的，對，他們以前都會講很好很好有沒有，因為他們會幫人家做媒嘛，那後來會來，應該我，我住的地方以前也不多，都是剛過來，後來他們也是講很好。

(小憶)

「承命」意指接受命運的安排，這些人就是命中註定會遇到的人，也因為血緣的關係又更加親近，對新住民女性來說，這些親友提供情感支持、生活及經濟支援以及資訊。新住民女性在來台前成為家務承擔者接續著照顧家人的心意，面對許多挑戰，以實際行動讓自己成為家務承擔者時能妥善運用自己的資源，讓自己在這樣的處境中可以更加安然，並且坦然。

身處於青春期的新住民女性們將焦點從家人身上轉移到同儕，他們渴望自由、獨立、擁有個人時間，但同時也被迫面對自己有做不完的家事以及需要面對的難題，她們需要家人情感上的支持與接納，以自我為出發點，這些新住民女性尋求獨立，渴望有能力照顧父母親，也希望和手足保持良好且正向的關係，並且得到親友的幫助。在健康的家人關係中，或許和父母、手足及親友之間有轉變，但是不是切斷，期待透過相處及溝通提升與家人關係的親密度，雖然不見得每個人都是如此，但是新住民女性從自身出發，努力維繫著家人們彼此之間的關係，雖然辛苦卻不以此為苦。新住民女性期待透過自己的努力，讓家人在這種連結的動力關係中，朝著良好的家人關係發展。

第四節 承當自許，勇敢前行擁自我

Samuel Johnson：「人的勇氣能承擔一切重負；人的耐心能忍受絕大部分痛苦。」人的忍受力其實無可限量，在過去、現在到未來，每個階段都有著需要承擔的事項，也端看每個人的勇氣及耐性可以承受到那裡。人們經常將勇敢與新住民女性劃上等號，主要是因為部份新住民女性以一生為賭注，飄洋過海遠嫁陌生的異國，期待能有些許資源可以回饋娘家，改善家計，但異國真實的狀況往往等到真正開始在異鄉生活之後，才知道與自己原先所期望的往往不同，卻也在異鄉落地生根開始另一個不同的

生活。

新住民女性身為家務承擔者從自身為出發，對家庭想像實踐過程不折不撓，對過往的家庭經驗感激並且建立起自信之後朝著更好的生活前進，這一切都扣著「勇敢」為主軸，從「常期盼，豐富貧瘠生活」，在實踐過程中「夠柔韌，任勞任怨不撓」，時而感念「家教嚴，感恩雙親教誨」，經過一切之後自我期許能夠「不依賴，提升生活技能」，來迎向新的方向。「勇敢」是對四名受訪者的形容，卻也是對受訪者經驗的註解，展現新住民女性特有的本質經驗，不止是外顯行為的勇敢，更將內斂情感的勇氣強化自己，在為家人之後更珍視自己。

一、常期盼，豐富貧瘠生活

新住民女性在母國的生活經驗用受訪者的語言來說：「單純」。身為家務承擔者家、學校、工作三點一線加上交通不便，想要繞路也不可能，在察覺自己身為家務承擔者之後已經步入了青春期，青春期的少女懷抱著許多夢想，想嘗試的事情以及想要體驗的很多，無奈沒有時間，雙親也不見得會允許，而這樣的生活只覺得自己被家務糾結的滿滿，也分身乏術，但與多數人不同的生活經驗在到了都市之後有著些微的自卑，或感嘆自己當初無法體驗到的精彩生活。

在印尼的生活純樸也貧苦，阿珠說自己第一次到雅加達像是鄉巴佬逛大街，在當時為雅加達的繁榮所驚豔：「因為我~沒有到過雅加達過，就是第一次要嫁來臺灣，坐電梯摔了三次，我有跟我媽講丟臉的事，我媽還笑我勒！」雖然當下只想著怎麼樣都得讓母親體驗一下，與自己家鄉不同的景況：「我家沒有呀~而且，我們那邊的，那個什麼那個大賣場呀，你有去過呀!又不是坐電梯的，就是跑樓梯的，對呀！」對比家鄉所產生的距離感也讓人覺得新鮮又擔心，新鮮於從來沒經驗過這些，出過糗之後更擔心自己不知道什麼時候又會出錯。

我還有問他有沒有坐過電梯呀~沒禮貌，就是你一直關著我阿，笨笨的呀，去雅加達坐電梯不會坐呀，摔了三次下來。(阿珠)

生活經驗的欠缺讓阿珠只要到大城市就處處小心，十分擔心自己在不知不覺之間出糗，小玉也覺得自己的生活經驗太過於貧乏，認為就是因為父母親對自己太過小心翼翼，保護的很周到，以至於自己沒有太多機會增加生活經驗：

我覺得這樣是不對，只要妳能夠安排妳的時間，妳出去打打工，妳做什麼都可以，妳做服務生，做很低級的都可以是每一個場合都給妳學習的經驗，但是從小很多很多團體爸爸都不讓我參加，都不讓我參加，所以說帶活動，帶動一個團體，或者參加那個團體活動，我沒有什麼經驗。(小玉)

我以前都是，我對結婚有沒有，這一方面我覺得我不要，因為我覺得我都看到鄉下嘛，大家都長大，結婚，後來，嗯…養孩子，後來在，在那個田裡工作嘛，也一樣在那個，那個鄉下那裡生活這樣……我覺得這樣不對，因為我不喜歡，因為…好，我的，我不知道，因為我自己覺得好像我看到他們啊，不太快樂，也好像沒有，沒有很幸福。(小憶)

小憶感受到自己生活的環境太過於狹隘，所有人的生活都是同一個樣子，既不特別也不快樂，但無從比較，只能心裡告訴自己，這並非自己想要的生活：「那是看哪個好的，啊，介紹，後來就嫁，也沒有說像談戀愛什麼的嘛，很少，後來我覺得，啊，我人生不可以這樣過。」自己反覆思考著，這自己的生活到底出了什麼問題，而自己面對的又是什麼，當自己需要面對的時候又該怎麼處理，小憶著實思量許久：

因為一個女生，女生結婚了，有些要在家裡打，做家事嘛，後來好像不，沒有被家裡很尊，尊重有沒有，後來以前鄉下都是，喔，老公會打老婆啊，後來又吵吵鬧鬧，為錢怎麼樣有沒有，我覺得，喔，這樣不要，我，這樣我好不下去。……

因為知道這樣不行以後，後來我就一直很努力在工作嘛。(小憶)

當家裡人與自己思考方向不同時，自己也發現自己無法與家人分享心裡的運作過程，只知道自己的想法與他人不同，顯得格格不入，卻也再次間接證明，在承擔家務的過程中自己一直都是承接順受，並無太多表達自己的機會，是以要讓他人明白，也耗費不少力氣。

就沒有童年呀。沒有交朋友，沒有交朋友那個方式~應該是我之前~應該，還沒認識你之後，我是交朋友這方面比較弱，很不善，不太敢表達，我的意見，我的想法。(阿華)

我以前是不會講，是會聽朋友有沒有，在聊聊講，講話，這樣那樣，不會，不會都講出來……我覺得後來，欸，因為…一個人出來生活是改變啦，會變得，變得要自己，什麼都是要自己來，後來如果你不，你不講出來，別人不知道你要什麼，你不講了，你不再講，有時候人家會覺得，啊，你這個人不好溝通……人家也會想和你溝通，也會想和你講，但是喔，你不講人家也不敢講，後來我都…好啊，也是和朋，但是朋友有影響啦。(小憶)

因為是家裡的主要家務承擔者，受訪者們並沒有太多時間發展友誼，連帶著人際間的互動溝通協調需要多花點時間，所以往往期待自己可以交到朋友：

所以那時候上班是這樣子，然後來臺灣也是，都有一些好像渴望朋友，因為畢竟我來臺灣就不是，嗯，種菜嗎，不是在家裡，也是比較想要出去找朋友這樣子，那個，那時候的心態啦。(阿華)

就是和朋友在一起，跟他們認識滿開心的，會一起拉我出來走一走，後來和大家在一起聊一聊講一講，後來大家就慢慢慢慢就會學習吧。(小憶)

期待有朋友的出現可以互相提攜，加快自己的腳步，促使自己看到自己的不足，【論語·季氏篇】裡提到「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所以，小憶提到：「我覺得朋友啊，不必要很多，有好的應該沒有，不是說沒有幾個，如果你找到好的朋友，有兩、三個有沒有，或是一、兩個和你溝通得來啊，聊一聊天有沒有，那樣也是很好。」透過結交好友而讓自己生活更加豐富且精彩，期待自己生活多采多姿的還有阿華：「就是我有好奇心，就想要去看一些我沒有看過的，像他們的美食，我想要去嘗鮮，不好吃我就不想吃那樣，我就想要吃看看，我就，然後人盡量稍微有一點好奇心，雖然是不，我是好奇心是對那一個，不是其他的好奇心啦。」豐富的生活來自於好奇心，這麼一說也不算錯，開放且彈性的心情準備容納更多新奇的事物，而小玉坦言自己被家人保護得太好，所以並沒有太多的打工經驗，而這是他所心羨的：

所以後來出社會要到公司上班，經驗也比人家少，人家都在說我就像一個很，就是很無染無塵的一個人.....但是看人家我好羨慕喔，比我小喔，比我年紀小幾歲，但是什麼都知道，真的很厲害.....然後我都是還好我就如果說，我個性也比較喜歡看東西，喜歡讀東西。.....所以才知道什麼資訊什麼資訊，去跟他講，欸，這個我可不可以去參加一下，就是後來去出來受訓有沒有，哇，看到人家同樣嫁來，都在哪邊當社工啊，哪邊當義工啊，我覺得哇她們真的好厲害喔，台語很溜，國語當然不用說了，台語很溜，然後什麼什麼政策什麼事情都知道，要做什麼要聯絡什麼，哎唷，她也都，她們真的很厲害，一直都在羨慕，對！(小玉)

因為生活經驗不多，所以身邊的人總是怕自己被騙，然而他沒有其他人所想的這麼的脆弱，未來小玉以這種心情為出發，她想要挑戰各種不同的職業。

新住民女性壓抑自身所需，在已成年的現在，多少會想要彌補過往的不足，想要嘗試之前所沒有嘗試的，將在不同的風俗民情之下，那些新住民女性所壓抑著的迫切體驗：

在那邊很純。嘿~真的很單純。可以說是傻瓜。.....會更好，想..想要改變，更好一點的生活方式。(阿珠)

就是我就是被家人顧得好好，也是一件好事，當很多人希望能夠這樣的事，沒辦法，要出去拋頭出臉，要怎麼樣怎麼樣，但是我覺得我被包得太周到。(小玉)

是說我可能是有打，有講，嗯，他們是覺得我膽小，因為我很怕受傷，就是心裡受傷還是外面皮膚受傷什麼，我都會怕，很怕去，去受傷，所以我做什麼事情都很小心。.....乾脆就不要講，像可能小時候嘛，像是說和哥哥姐姐抱怨，啊那個朋友同學，他們怎麼欺負我了，他們會出面幫我講話嘛，後來，喔，越長越大，後來我以後就說，啊，就...不太嚴重嘛，嗯，不要和他講，不然喔，他會不會，他出面，一講那個事情又更嚴重了。.....朋友如果你一直想認識太多，大家都，我覺得大家都很忙啦，還有也沒什麼時間啦，後來如果你認識太多朋友有沒有，談的事情很多。(小憶)

新住民女性對於實踐這件事情有著熱情的期待，一旦從牢籠中逃開便也回不去了，尤其在有了正向的回饋之後。在相對生活單純的家鄉，一心一意將所有精力都花在家務工作上，或者是賺錢以及維繫好所有家人，在感受到自己的不足以及視野太過狹隘之後，發現世界的美好以及自己還沒來得及體驗的美好，面對緊跟著來的就是充實生活，嘗試讓自己未來的生活更加精彩。

二、夠柔韌，任勞任怨不撓

家務承擔從來不是件簡單的事情，家務事的輕重緩急之分到工作內容的技巧之訣竅，就因為家務事便不被視為重要，天天處理這些家務的新住民女性並非從一開始就可以很好的完成，經過了相當一段時間的磨練之後，才練就了一身的好功夫，而這些好本領及歷程，也讓新住民女性有著與他人不同的優勢。

要說完全的任勞任怨及不折不撓，對那時正值青春期的新住民女性來說太過為難，但是從家務承擔經驗裡而來的柔韌卻是一點一滴的塑造而成，一如阿華說的：「只能這樣，就接受它。」在心理的百轉千迴或許已成過去式，但是在承擔家務中訓練而成，對自己給予最直接的回饋便是待人接物的柔韌性，是以小憶認為：「後來就慢慢慢慢去學啊，就做做做，喔，原來和一個人住在一起有沒有，喔，要溝通也是蠻困難的，如果你沒有在想，你沒有想把那個家庭維持好有沒有，應該是很難。」邊學邊做，也要顧慮到其他人的心情，承擔家務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若說家務承擔對新住民女性來說是責任，從中如何運作經營便是自己的選擇，因為家庭經濟狀況都不佳，能得到的資源有限，也唯有仔細推敲下才能和家裡所有人達到平衡：

那中間如果，有時候老闆娘如果想要做東西給你吃，如果他沒有做東西，點心，沒有吃阿，你就餓到八點阿這樣子.....如果我有薪水的話，五六點我會買一個麵，那是牛肉麵.....吃一吃就飽了嘛，就不用回去吃飯，那牛肉麵是五千塊左右一碗，這樣子，他會類似一個禮拜就，吃完那個禮拜之後就沒有了，又是要到八點回家吃飯。(阿華)

因為在過去經驗中得到的省吃儉用，阿華將薪水給了母親，母親給予自己約5萬印尼盾的零用錢（折合新台幣123元），該如何運用及處理全是阿華自己斟酌，而這時的阿華不過13歲左右，她也希望有人給予建議或者提供一些想法，讓在那段時間可以更

好的狀態渡過：

就會覺得說，只能說年輕，也應該跟你講一些道理，然後給一些建議，通常做後悔的事，後悔，現在就，你為什麼做最後悔的事.....你理智的話，你去看他一些狀況，你就會慢慢說我不能這樣，我應該是怎麼樣，把後面的路不會再，不會做到有後悔，是雖然會後悔，可是不會那麼，後悔那麼大。(阿華)

或許過往經驗中，學習到並非事事如自己所願，沒有人會自願的來引導也不會有人給予建議，雖然阿華在話語中有期待，期待父母親可以告訴她怎麼做，但是一直在工作的狀態的雙親，似乎不是商量的好對象：「我們那邊就是等於，反正工作是，那邊是工作工作工作啊。」辛苦在無後援的情況底下，一個人慢慢的琢磨著，耗費的時間也長，阿珠認為：「成長就是比如講，遇到困難阿。可能要自己去解決阿。」在經歷長時間家務訓練之後，身為家務承擔者的重擔縱使卸下，在腦海中也留下不少在承擔時的各種生活經驗，以及刻在骨血裡的承擔者柔韌性。

當自己已長大成人，新住民女性在面對生活的困境時，雖然已是不同的情境及不同的人，還是展示了過人的韌性：

像金錢的部份阿，我不會說，阿，我沒有錢，我開口跟人家借，我不會。我會努力的去工作，找錢來，去-換這東西，我是覺得這樣比較好，比較實在啦。阿我也不會想說，去賭啦，賭博啦，來換錢...金錢的那種，不會呀!(嗯)就是會靠我自己的體力、能力，去工作來賺錢，換一筆錢。(阿珠)

他都家事什麼都是，常常是每個人都一定要有一些該會做的，不要說什麼都一看到就放空，不知道怎麼做這樣子，該有一定要有，那個經驗這樣子，我也是這樣，對我女兒現在也是一樣，該有的就會講，該做他也要做這樣子。(阿華)

不論是對己還是對人，阿珠與阿華都認為每個人都有其該做的事情，忍耐不過是一眨眼的事情，與其找捷徑不如紮實的完成，就算是辛苦也是值得。

不止行爲的柔軟，內心的柔軟也是有的，小玉就算是面對新型態的家庭，接受度也很高，與弟妹感情很好的小玉在大家都成家之後就算是親密度不如往常，也很柔軟的換個想法，讓自己與弟妹間的關係不至於緊張：

對呀!我很少跟他們說話，我也不覺得無聊，只是也沒有怎麼樣呀，對~阿~如果說，你沒有能夠能得到一個好的，你就，以前你曾經有過的，就想到那個也很好呀~就是曾經跟他們相處的很好呀~很親，就想到那段時間就好了，現在雖然少聯絡而已，但是那種，那個血緣關係，那個兄弟姐妹的關係，那個關係還在，只是少聯絡而已。(小玉)

同樣的擔心放在離婚的父母親身上，有的不是遺憾而是感謝，並且期望雙親各自幸福，如此柔軟又堅韌的想法，不怨天也不怨人，承擔並且再消化，不求回報。小憶也是相同的：「因為我這個人不會~不會向人要求太多，我可能會覺得自己做的，還有有點回報有沒有，就覺得，哇~有一點成績我就很高興了。」支持小憶的一直以來都是對美好家庭的嚮往，而這個藍圖的原始狀態來自於小時候：

因為我，我記得我很小的時候我看到我爸爸跟我媽媽那個時候，家裡經濟能力不好嘛，後來他們感情是很好的，後來我就很喜歡看到那樣，那個畫面有沒有，我也希望說，喔，以後我有小孩子，我也會讓小孩子看到我和我先生有沒有，很幸福的在，這樣小孩子很快樂啊。.....後來慢慢能力不好，經濟能力不好有沒有，他們開始又都又忘記了，我覺得他們應該是忘記想那個生活的時光嘛，後來都一直吵吵鬧鬧。(小憶)

支持著自己的，是曾經在腦海中留下印象的畫面，自己所追求的是幸福的時光，所以就算辛苦再忙再累，想到這些也就沒什麼了。

以前沒有想過要結婚了，後來已經結婚了，有小孩了，會想說，啊，要讓小孩看到父母有沒有幸福，一些家庭好，有沒有，快樂，讓他家裡面生活，有沒有，快樂樂的看父母感情好。（小憶）

就算原先沒想過，既然已經選擇了，就該為自己的選擇負責：「就要做家事還要看小孩，還要工作，還有~外面有些事情也要忙，後來娘家阿，後來~我覺得，現在不應該煩這麼多，反正也已經煩十幾年了，對不對，十幾年了。」要負責的對象不再是以前的家人，當成了另一個完全屬於自己的家庭之後，重心的轉移也必要的，新住民女性們在面對娘家及目前的家庭時，從來都不是取捨的問題，責任重心的轉移是她們的關注的焦點也是課題。

相對於之前小憶認為：「自己就沒有擔憂其他的人啊，就可以自己想去做我喜歡做的、想要的事，我以前就會想過很多啦，想做什麼做什麼，但是現在是還知道要做什麼啦。」對於目前的家庭是更應該付出心力的地方，這是所有受訪者的心聲，所做的一切也都在為目前的生活打拼，為了讓生活品質更好，雖然說著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從之前的文本看來，這些受訪者心裡柔軟，具有韌性，雖然期待著未來，想為自己負責，從小承擔家務到大的新住民女性們往往在第一時間還是會為家庭付出。

就算日子再怎麼辛苦，眼下的家庭生活是最重要的，這也是新住民女性從過往經驗得到的，以柔軟又堅韌之心面對這些課題，不論是在承擔家務時所感受到，還是面對親人所感知到的，用不折不撓及任勞任怨的態度面對接下來的挑戰。

三、家教嚴，感恩雙親教誨

Hilton與 Haldeman（1991）表示以孩子來說，隨著增加參與家務時間，並讓他

們習慣不止是鍛鍊生活技能與學習獨立，更是爲了教導他們在未來面對更真實的婚姻生活時他們的態度和觀念。

身在多子的鄉下地方，阿珠與阿華的母親都面對著至少六名小孩，最省事的教導就是高壓指導式的管教，以阿珠的說法：「有時候就真的，覺得她講了就算呀!..... 我會覺得她很【嘖一聲】沒有講道理耶!」嚴厲的母親經常讓這些新住民女性處於驚慌的狀態，也讓當時尚未成年的新住民女性們心生膽怯：

摔，我媽就會打人了!嘿呀~她.你那大汗-大女兒你怎麼可以這樣子，教你是為你好耶，以後嫁出去了，你就可以好好的做家事不要這麼累。黑呀!(阿珠)

就變成我就，怕她呀~那變成壓迫感，就怕他呀，沒有問她什麼，感覺就是很~
很記住說，可不可以回家被罵被打這樣子，有一些事情都不敢做。(阿華)

在年齡尚小的時候，新住民女性沒有選擇權，對於母親的教導只能全盤接受，對阿珠及阿華來說，兩人均感受到母親對於長女的要求以及管制：

我那時候覺得，覺得~~我很像不是妳生的女兒內，我每次都這樣想耶。我覺得-
喔~我很像那個媳婦子感覺阿。(阿珠)

因為我老大嘛，他就什麼都管我很嚴.....逼我好緊。像防那~個小偷一樣。呵呵~
不能，你不能去那裡，一直盯著，誰誰誰沒有回來這樣子，你一定要幾點回來，
都不能出去，這樣子呀，不能有異性呀，這樣子，有異性來的時候，我太晚，媽
媽就會念阿.....就是嚴厲啊。(阿華)

雖然當下對於這樣的管教方式引起了反彈，兩人也分別進行了一段抗爭，過程雖然不

盡相同，結果卻是一樣，兩人還是得服從母親的教導，而其中阿珠表示：「沒有說他會教我耶。」感覺不到母親的用心，卻在訪談的後半段中再次提起母親的教導時，阿珠則認為：「如果想~成熟一點說~這是媽媽教的，也不是~壞到哪裡去，因為他嚴格，嚴格是怕你怎樣，你被印尼人欺負了。」甚至於在後來訪談中，她自己也提到了：「如果以前我媽寵著我~寵著我，來到這邊遇到辛苦困難的話，可能早就不在這邊了吧!」可見阿珠雖然對母親還是有著怨言，時至今日自己也成為別人的母親，中間經歷過的百轉千迴不可與外人道的，阿珠自己知道多虧了那段承擔家務時的磨練，而阿華也表示過：「算是感謝讓那個，讓我去知道說，出去說什麼都不會。」來台前的家務承擔給予了阿華在面對眾多家務時的處理原則，或許部份因國情不同而有所改變，但阿華自己面對某些事情的處理原則是不變的。

在受訪的過程中，阿華曾經說母親對待她就像是防小偷一樣：「因為我媽媽是嚴厲啦，對我是超管的，就是等於說他就是很嚴的媽媽啦，對我啦!」總是按表操課，算準了她該返家的時間，不容許阿華有太出軌狀況，亦不允許有自己的私人時間，阿華就應該如她所想的，乖乖在家裡照顧弟弟妹妹、幫忙賺取外快或者做家務，但也多虧了這樣緊湊的行程，阿華自述因為著如此才能養成她未來自我管理且自律的情況。阿華舉了一個例子：

那些像什麼的，差不多就這樣子，那什麼錢，零用錢那根本，只有薪水才有辦法一個，賺多少，但我記得是賺200.....20幾萬，印尼盾，算一算，百，我們是算，是算百萬嘛，十，一萬、二十幾萬印尼盾，二十幾萬，媽媽給我五萬塊(折合約123元台幣)，剩下的給我媽媽拿去買菜呀，她要用的阿。那，現在我就剩下的就看會用不會用，就從那邊學習，所以我會這一切比起來，要買什東西化妝品，剩下的我在存，目前是~呃，學習可以存錢，觀念這樣子。那部份是比較說，學習，我媽給我壓力去分擔從那邊去學習這樣子，我覺得是這樣子啦。(阿華)

母親對於阿華的限制很多，對阿華來說，那段時間著實痛苦：「現在想起來是為我好啊，可是那時候，怎麼可能。」卻也可能從這些經驗中找到自己生活的準則，並且在自己有了小孩之後，回想自己與母親相似的地方也不是沒有：「不是教，是等於是他如果出去玩，出去，出去住啊，你該，該家裡整，該家裡的整理你就該會有啊，該會，一定要會啊，不然你這樣什麼都不會，就變成狗窩。什麼都不會，連一個碗都不會洗，這樣子，那不好，對他人生不好啊。」這樣的要求，對阿華來說已經寬鬆許多，從母親得來的經驗，就是責任：「這樣子，所以現在，人生就是從那邊，就是慢慢也學到，從我，我們家那邊學到是說你該…該，責任就做，要做啦，像家事什麼都要做好，這樣子。」阿華認同母親從小就要教育小孩學習做家務，但也覺得該玩就要玩，畢竟青春歲月不等人，過了這個階段對於某些事情也就不那麼好奇了。

小玉的雙親在經營婚姻時有兩人必須處理的課題，小玉認為雖然兩人對於事件看法不同難免爭吵，卻也感動於雙親直至小玉姐妹及弟弟都成家了，才選擇離婚。對小玉來說，父母親所付出的一切維持著和諧，而她能做的就是讓這個家裡不失溫暖，所以撐起家務，承擔了照顧弟妹的責任。小玉在面對這些景況還是保持著開朗、樂觀又積極的正向能量，而小玉將這一切歸因於他繼承了兩個人的優點：「這點讓我感謝他們，就是把好的遺傳給我。」。

然後也很感謝爸爸【流淚哽咽】，就是，尤其是感謝爸爸，也感謝媽媽，我知道他們雖然不合，可是會盡力到我們結完婚了才開始真正地分開，就是盡力維持一個完整的家庭，但是也不會讓我們覺得他們在製造一個假面向，不會這樣，也不會給我們這種感覺。(小玉)

小玉的父親嘗試過一些方式，想讓家庭氣氛更好，所以晚餐是大家聚在一起的時間，讓大家一起講講話。而這個默契的延續，讓小玉感懷：「我~蠻感激爸爸的，就是他生活很簡單，很簡樸。」簡單的事情，卻讓大家均有所感，大家一起吃飯這件事也讓小

玉印象深刻：

我就是覺得一直很感恩，很感恩我爸媽兩個，尤其是爸爸，就是他很用心地維持那個用餐的，全家聚集在一起用餐的那個時刻，那件事情，因為他認為就是只有在用餐的時候家人才真正地聚在一起，對，很感謝他這一點……但是失和也不會說吵鬧罵來罵去，都不會，失和不喜歡就不講了，這樣就沒有交接，沒有往來，就這樣而已，可惜是到後來沒辦法再有那個情景再現。【哽咽】(小玉)

小玉一直都以積極正向的態度看待自己在承擔家務的日子，對雙親滿滿的愛透過眼淚傳遞出自己對於父母親的付出有著感動也有著激動，講起來會讓自己滿心發熱的認為自己原來得到這麼愛：

我覺得很幸運，然後覺得好像是說，ㄟ~每個人一生中發生的事(嗯)，暗暗中好像有~~有~那邊，上天的或者是那邊的安排，對，然後一直感覺很.很自己很幸運，然後感，有一種很感激很感恩。也要感激誰感恩誰，也說不清楚，但是有一種，那種感覺，也要應該要感.要感恩，那個，也不知道，要，我一直有一種很感恩很感激的那個感覺，但是要感恩什麼，什麼，我也說不出來，但是我自己覺得自己很幸運。(小玉)

成長的過程中或許辛苦，但父母是未成年新住民女性的典範，不論是管教方式抑或是家庭氣氛都讓未成年的新住民女性記憶深刻，無法確切展示會有什麼樣的改變，但是，成長經驗中所體驗到不論是正向還是負向的現實生活現象，都不能避免，也無法逃避，而新住民女性也在親身體驗之後，將之傳遞下一代。

影響我的那個性格，我的那個性格可以說是，影響到爸爸比較.比較多，因為他

比較，陪，就是，我們成長的過程，他陪伴比較多。媽媽只是賺錢，提供我們的物質上的那個，對，就帶我們教我們都是爸爸，然後，爸爸他是一個簡樸，但是~很簡樸，然後生活也很簡單，這點我有遺傳到他。(小玉)

一部分是媽媽的，他對我很嚴啦，我感謝，就是我不會說變成，嗯…那個，對我嚴一點，才有辦法到我今天這樣子……看到東西，人家在跟你說，你都不知道，沒有做過，變成定在那邊，想不出來怎麼做，如果你有做過，喔，好，我知道怎麼做，雖然是人家要求那麼高，可是我們下一次還會把它，達到他們的要求嘛，你完全都不會，你就定在那邊啊，連，連，連動都沒有，沒有那個…想不出來怎麼做啊，如果你做過，你在那邊會知道啊，這樣子。(阿華)

還有我奶奶他會在旁邊有沒有，看他他會講阿，他會說你一個小孩阿一個女生阿事情要做好阿不做好以後嫁出去有沒有，別人會他會說你媽媽沒有教~你好阿，這樣那樣有沒有，這樣會罵媽媽不會罵爸爸阿。(小憶)

成為家務承擔者的過往經驗，受訪者們回想起來都是心存感激的，阿珠與阿華面對著高壓的母親還是感謝，若不是這些管教，自己如今在臺灣也無法這麼堅強且獨立，小玉感激給予了成長空間的父親，也感謝給了她樂觀態度的母親，讓她在待人接物上十分積極正向，又不失優雅，而小憶則是對於給予她未來藍圖的教她育她的雙親有著無限的關愛。在嚴厲的家教底下，雖然童年辛苦也嚐到許多苦頭，但是這些家務承擔者還是感激著雙親的教導以及給予的溫暖，這些都是讓自己支持下去以及向前邁近的動力。

四、不依賴，提升生活技能

在經歷過了這一切之後，那些過往彷彿是試煉或試探，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做準備，過程中受訪者們談論到身為家務承擔者的經驗讓他們更具有魅力、韌性、挫折忍

受度及獨立，雖然不至於每個人都會獲得這樣的感覺，但是其中有一點是確定的，身為家務承擔者都很獨立，在可以的狀態下並不依靠他人。

承擔家務的過程中，從原本想要依靠他人到發現只能靠自己時，靠別人不是個可行的選項，至少對阿珠來說就是如此：「現在比較會想，會獨立呀，嘿呀，勇敢自己承擔呀，不會想要依靠別人呀，不會呀。」阿珠表示過想要考取國小學歷讓自己在翻譯這條路上更具有專業度，除此之外，因為中文是現在溝通方式最主要的語言，為了避免過多誤會以及修習更多相關的技能，語言能力是基本的第一步。

我已經，國文我考過啦~社會也考過啦.....不像以前，就是，就是讀一讀，可是腦袋裡面空白呀~最起碼我現在讀的中文，我有辦法寫出來了，通常（阿珠）

用中文的話嗎，有時候很，很深，你沒有去學根本什麼，他講什麼都不太懂，有時候你問我，我就感覺很了，你問，你講什麼講什麼，你可以講，有時候講好幾次。（阿華）

我是現在想說，跟以前我是過來會一直工作比較忙麻，還有我不知道可以去讀書，一些地方可以去讀書啊，認識一些中文嘛。（小憶）

所以我.我.我現在的那個目標就是，要~因為我打算，打算申請，那個華語文研究所.....然後我的目標是說，就是，如果能夠成功申請讀，我就努力的讀，讀完，我當做是我的本錢，讀完就可能靠這個，看找什麼，我~有興趣的工作，再賺錢，再處理。（小玉）

雖然合意目標取樣中包含了可以用中文良好的溝通的新住民女性為訪談對象，但受訪者們在訪談間透露出覺得自己的中文能力不夠好，甚至紛紛表示希望再進修中文

讓自己可以溝通更加順暢流利。

而小玉則是因為對華語教學十分感興趣，一直期待自己可以在這條路上深造：「現在我未來的，依靠的這個目標，就是能夠申請到學這個，然後，努力的學習。」所以她自己接觸了相關的協會，讓自己在申請上研究所之前可以有更多的教學經驗以及教學技能：

因為我真的喜歡教語言啦，真的很喜歡，就找個地方教，但是，也是很矛盾，很想教，但是機會來了又真的緊張兮兮的，就像九月份要在那個，一邊開心一邊一直都很緊張，然後每天都在想怎麼辦怎麼辦，然後想到什麼一個點子趕快記下來，不然到之後忘記，然後記完了之後就再整理，那個這個點子、內容，有些就開始做，我都有興趣的，我自己都想參加，如果說跟我要走的路線無關，沒關，但是我也想去，反正多看就多學嘛。(小玉)

在越南有過工作經驗再加上自己努力自修的小玉，十分有魄力的將自己的目標訂定為申請研究所並且未來從事相關工作，目標非常的明確。

阿華雖然沒有明白的說明要如何的修習中文，已經拿到國小學歷的她認為自己的表達能力尚不夠好，想要與更多人有更多交流：「可是人家會開~丟我問題一大堆，想要去吸引那個人，我都不會，我的個性就這樣子.....所以說，就怕這一種，我就變得很封閉那種，以前就是這個樣子呀，現在慢慢說，就認識他們一些，出去外面交流~」與他人多交流，讓自己的生活圈可以更加充實。

小憶表示過：「以前在越南過十八年，也是沒有做到什麼，只有在家裡幫忙家裡也是覺得，也是差不多沒什麼了拉，我都在想下去，我自己的未來有沒有，我自己要打算，以前都為其他人打算嘛。」從小為家人打算，從家裡承擔家務到田裡協助農務，到現在女兒出生到先生過世之後，都圍著家人團團轉，在有了自己的家庭之後，目前自己的世界彷彿只剩下女兒，在經歷了十幾年為娘家操煩，如今來台也邁入第14年之

後，考取丙級廚師執照是自己一直想要嘗試的，然而一開始為照顧女兒，沒辦法專心上中文課，因此丙級考試的題庫卻讓小憶十分為難，雖然與人交流沒有問題，但是讀寫對小憶來說依然有難度，但是，小憶並不想止步於此，在經歷過傷心難過的喪夫之痛後，她打起精神請相關廟宇幫忙，並且找中文課來上，為自己將來考照鋪路。

像我在聽學校那邊拉~廟那邊嘛，還有一些老師他們會過來說，阿你們如果看懂說中文對不對，可以去上一些空中大學呀，還是去學習一些，像~要你要學煮東西甚麼的也一樣要，像我之前有學那個，那個烘焙阿，煮那個素食阿，也要懂中文阿!對，要考試，你閱讀阿!也是要考嘛~那是還是要筆試，只有你去考試那天，他哪裡有題目有讓你聽，像我們，是說你讀書多點，你認識我們外籍來的嘛，認識這麼多也不容易，還有你去看那個題目，他題目超級多，呵呵，你要記起來嗎。

(小憶)

雖然學習中文很有難度，但是因為是自己想很久的事情，小憶鼓勵自己：「但是有時候我說，你會想，你要去做才重要.....現在為自己而活的，這樣就可以了啦。」回想到之前在承擔家務時的時光，自己想念書無法繼續升學，當現在女兒也大了，工作也穩定，似乎都在軌道上，想著是不是可以為自己多想一些。

現在基本是中文快學一學，對，後來學會了，再打算以後看看我適合要做什麼，事情要學什麼。.....想說現在放慢腳步嘛，照顧好身體啦，後來小孩生活上面啦，如果可以啊，可以去學習想要做的，但是會想想自己你喜歡做什麼，後來再學一學，去學嘛，就想把它完成啊，學好啊。

新住民女性憧憬於新生活，截至目前為止受訪者都覺得目前的自己在相關的責任上都差不多告一段落，對新住民女性來說，雖然人生可以分成好幾個階段，但是就目

前來說，應該是個有自己目標及方向的階段，從家務承擔者的經驗帶來本質經驗內涵，讓自己得以內心強大，所以「不依賴」，為應映現在的生活環境，這些新住民女性們也想著要如何更加精進自己，故欲提升生活技能，不畏懼未來的挑戰，甚至還有點躍躍欲試，可說是讓自己精密的人生再添上一筆。

責任的完成讓新住民女性再次回過頭省思自己，從家務承擔經驗中所獲得的東西是什麼，雖然大部份的新住民女性意識到自己的生活經驗並不豐富，侷限在家庭中的新住民女性其實看到了自己的限制，憑藉著柔韌之心，以堅強的態度面對所有的狀況及難題，任勞任怨。而讓自己可以成長茁壯，有賴於嚴謹的家教，亦要感謝雙親提供的種種教誨，鍛鍊這些成為家務承擔者的新住民女性們，直至最後獨立不依賴，還想著精進自己的多元技能，讓已在臺灣落地生根的自己可以具備更多可能性。

從新住民女性的家務承擔經驗中，不難看到一路走來的責任擔待，遠從東南亞而來，帶著遙遠的承擔經驗，新住民女性展現出的是一種長時間承擔家務的毅力，益發突顯其堅毅果敢之心。「願擔待」的感覺不止是新住民女性曾經的經驗，也是本身的意願，更是刻劃在生命裡的特質。

第五節 延伸討論

研究者以互為主體性關係與受訪者探究家務承擔者之經驗，此承擔經驗現象顯現出新住民女性來台成為家務承擔者之經驗本質，研究者將依據研究結果與研究歷程中的發現，分別做整合性的延伸討論。本節首先就受訪者成為家務承擔者經驗個殊性之進行探討，其次呈現出受訪者在承擔家務所展現之獨特性，最後與文獻進行對話。

一、探討家務承擔者經驗之個殊性

研究者於訪談時發現受訪者對於家務承擔的接受方式有所不同，受訪者對家務承擔看法亦有所差異，阿珠覺得家務應該公平均攤，所以只有自己承擔時覺得不公平；阿華處理家務工作雖然辛苦但是不該太過限制當時還是小孩的自己；小玉認為這些家務工作都是該做的；小憶認為只要可幫上家裡，以後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以下就新住民女性成為家務承擔者承擔家務的個殊性進行探討。

阿珠體諒父母親在外工作辛苦，很少向父母親表示工作太多，但當大妹逐漸懂事，卻不需要協助家務，向父母反應的結果，他們不但不體諒她家務工作太多，甚至生病想要休息都被拒絕，對阿珠來說父母親的偏心讓她十分難受。阿珠每每想起與大妹的互動狀態總會覺得無法理解，什麼事情都做的自己無法得到雙親的注意，而大妹不用做什麼事情就可以讓父母開心，兩人中間的差別只是因為出生序，所以阿珠在訪談中也總是說反正第一個女兒什麼事情都要做，雖然她有哥哥，妹妹也小她一歲：「那就跟她說，你這個媽女人，這個媽媽，為什麼大小心，阿我到底是不是你女兒阿？」承擔家務時要顧及自己當然也要顧及家人，但是阿珠在成為家務承擔者的過程中，她只看到家人要求阿珠顧及所有家人的一切，卻沒有自己：「常常生病，而且生病也一樣呀，家事要做阿~是不可以說，躺著在那邊睡覺呀，會被打勒，嘿呀，所以不敢。」。個性相對較為強勢的阿珠，對於這樣的過程是覺得難受又無力的，發起抗爭也每每失敗，一次次的挫敗只是讓自己更了解自己在家裡的地位。弟妹們聯合起來不協助，父母親也放任這樣的狀態，對阿珠來說父母親是默許的，一如Minuchin（1974）認為家庭聯盟（coalition）通常給系統帶來壓力，會影響家庭個別成員和家庭整體運作。阿珠並不是那麼的抗拒做家務，得不到來自父母親的關心以及明顯不公平的對待，是讓阿珠失落的主因。

阿華坦言處理家務工作的當下雖然辛苦，但是因為是母親委任的工作，也不是不能接受，在打工的階段也不會認為打工的薪資全部都是家用，多少還會讓阿華留點零用錢，阿華覺得壓力的來源來自於時間不夠用，但是其實過了就算了，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但是經年累月下來阿華覺得壓的太緊還是會不舒服，是以當自己偷懶不成或者和朋友出門被抓到之後，母親大發脾氣讓阿華覺得為何如此嚴厲，簡直就像在防小偷一樣滴水不侵，當時還是未成年的自己如今想來有許多無法完成的，都成了遺憾。

小玉身為家務承擔者自小就正向積極樂觀，對於小玉來說承擔家務就是一己之責，父母親不管家裡並且放權讓她全權負責，不是父母親不負責，而是父母親有自己

的事情要忙，她也夠大了，加上弟弟妹妹乖巧，也都很配合，所以執行家務並不負擔。感念於父母親對於自己的放心，小玉負起教育弟妹的責任，並且督促弟妹協助完成家務，過程對小玉來說是18歲之前生活，美滿幸福的時光，父母親放權，弟妹配合，所有的一切都很好，所以就算家務工作細項繁多占去很多時間，但是她依然可以安排的很好，讓事情井然有序朝著自己的目標前進。

小憶個性初見面時感覺溫和且柔弱，對於小憶來說幼時雖然經濟一樣不好，但家中幸福的畫面已存在心中，也一直心存盼望可以回到那段雖然生活貧困但是心裡富足的時光，也因為著如此，小憶願意為家裡付出，家務承擔是自己覺得做的很好的事情，就算被嫌棄速度過慢，小憶想到的不是不做，而是增加其他工作讓自己的效益呈現。雖然中間家人還是會有部份挑剔，但對自己來說家務承擔者是自己的工作，當家計無法負擔，自己也是承擔的那位，將自己的需求一再往後延，求的是整個家庭的未來以及生活的穩定。

二、再思家務承擔者經驗

許多研究結果顯示，源於新家庭經濟理論觀點的時間可利用論裡，說明家人如何分配他們的時間，以追求家庭整體的最大利益。家務工作反映出了家中成員付出家務工作時間上的差異（Coverman, 1985; Kamo, 1988; Spitze, 1988），Hook（2004）指出當夫妻雙方外出工作時間過長，致使家務工作時間不夠，才有以性別產能做家務分工的考量，而非因性別間的產能差異而變動家務時間的安排。雖然因果間沒有一致性，但兩者間的關係性也是不能否認的。

楊淑芳（2002）認為家務工作的內容相當廣泛而瑣碎，況且每個家庭具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家務工作的類項也不會完全相同，若再加上地區文化的差異，要訂定家務工作內容，實屬不易，且這時候的工作內容大部份屬協助性質，認定上較為瑣細。從受訪者們的承擔經驗看來，家務工作重複性高，內容也相當瑣碎，看到週遭生活環境中，幾乎都是由長女或者較年長的女性來處理家務。也因此受訪者們也十分自然的接受：在家中身為較年長的女性，就得協助處理家務。如同主題一所傳遞出的訊息一樣，

初時對家務承擔的「承接順受」，因週遭都是相同的狀況，無從比較，很自然的接受了。而原本無負擔的家務承擔在責任逐漸加重之後，拉鋸之間只能讓自己不斷的「承受忍讓」，雖然對於生活及學習各方面都正很好奇，過多的家務常讓大部份的新住民女性感到時間已經開始不夠用而心生抵觸，學齡期的學童感覺到角色的衝突，沒有辦法好好的過想要過的生活，也沒有好好的學習，亦沒有辦法好好的撒嬌，甚至成為照顧別人的那一個人，連一些自己的基本需求，都被漠視。如同主題二一樣，不止要默視自身需求也得關照家人「承受忍讓」，如此「承載維繫」著家人之間的情感，直到離開家，有了自己的生活才能「承當自許」，迎來屬於自己的生活。

而有趣的是，一九六〇年代開始的二十年間，台灣可說是出口成長帶動經濟成長的時期，台灣在經濟起飛的年代，也有一群女性面對著大環境的改變而必須在家中承擔家務，她們在當下狀況與新住民女性承擔家務經驗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同樣得面對眾多的弟妹，順應父母親的要求，以及壓抑自己的需求渴望，但不同的是，婚姻並非是唯一選擇，她們往往不需要選擇用婚姻來改變當下生活。

不論從台灣的早期經驗還是本研究中，都感受到家務承擔者當下的承擔經驗大部份都不怎麼愉快，雖不計算家務時間及內容，從長女及次女無條件留在家中處理家務工作，並且壓縮自己的時間，甚至是被迫提供出時間來承擔家務。從主題二便可感受到，新住民女性身為家務承擔者的個人意願及需求，被放置在所有人的最後，而家務承擔者需要擔待這一切。然而，家務並非一人獨力承擔的，家是屬於家中每個成員的，也因此家務的共同承擔才會帶來整個家庭及個體的正向成長。

三、家務承擔與經驗之理解交融

家務承擔者在感受到來自現實生活的考驗後，重新家務承擔的意義與反思自身生命價值，便嘗試著想要改變當前生活方式，在承擔家務過程中，家務承擔者也會產生從承擔經驗為個人成長與轉化提供了相當的經驗。Frankl (1955/1991) 曾提過：「人們承受苦痛的能力，有種賦予生活意義及實現價值。」是以個體將受苦經驗賦予相當的意義，自己找到對生命的說法。本研究結果發現，家務承擔者透過責任承擔、維繫

關係、忍讓擔待及勇氣自許其家務承擔經驗，彰顯家務承擔經驗的價值。如主題二之一「自覺退讓，家庭整體考量」，家務承擔者因為對親情的重視，縱使辛苦壓抑自身需求，回首過往縱有缺憾，也堅定付出讓家務承擔者仍能對家務承擔經驗賦予其獨特的意義，包括個人成長、家庭關係乃至於成就自己等，讓自身得以安然。

從家庭組成及過程中，重視個人與家庭成員互動關係的家庭系統理論，也看重彼此互相作用的家庭系統中的系統與次系統、家庭規則、界限、階層性、整體性與恆定性 (Goldenberg & Goldenberg, 1996/1999)。於本研究中，主題一之一「早年時，自然分擔」說明當家務承擔者自早年時，便在不知不覺中受家庭成員影響而開始承擔家務，而家庭成員也會因為家務承擔者協助而減輕壓力，說明家庭成員間的互動是交互影響。主題二之一「自覺退讓，家庭整體考量」說明家務承擔者受家庭系統及系統中成員影響，家庭是一個整體，為求讓整體家庭在面對選擇時，以整體為考量並期待成員彼此共體時艱。主題三之一「承認，家中角色地位」說明家庭次系統之間有其界限，家庭系統要維持良好的功能，各個次系統的界線需要清楚，一如家務承擔者與其他家庭成員角色責任歸屬，並且釐清彼此的界線。又如主題三之四「承命，善用親友資源」當家庭系統讓訊息進入，進而有了新的結果。

家務承擔工作內容到底包含了那些，從文獻裡各式各樣的內容都有，而依照受訪者訪談看來，本研究與Eichler 與 Albanese (2007) 針對家務是什麼的研究中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家務工作不止是重複的體力工作，它也提供了情感上的支持、與親友維繫、衝突的解決、危機的管理、計畫與安排及精神層面的家務，同時家務工作中的照顧不只是孩童也包括成人，因家庭生命週期的不同家務工作內容也會因此而有所變動，認為家務工作是生理、心理、情感及精神的工作。Eichler 與 Albanese 包括更廣的家庭內與家庭外的執行者，也說明有給與無給的家務同時存在。從主題一之二「察覺時，雜事成堆」說明家務承擔者經理繁重的工作，包含了體力及細緻的工作；主題三之二「承情，順應父母要求」在照顧弟妹的同時，還要順應父母要求，家裡大大小小都需要照顧；最後主題三之四「承命，善用親友資源」說明與親友維繫的必要。



第五章 結論、建議與反思

新住民女性分別來自於不同背景，經過因緣巧合得以在臺灣開始另一段人生，在未有自己的子女之前，大部份的新住民女性在臺灣並無其他直系血親，這意味著他們離開曾經屬於自己的生活系統進而挑戰一個未知的國度，而其所承受的身心壓力與情感衝突，絕不是「好厲害」、「好勇敢」可以形容，新住民女性在成長的過程隱藏著不同程度的韌性，來自於小時候的鍛鍊，其成長過程所受之薰陶並非以族群就可以輕易劃分。從遷徙圖像裡看女性遷移者，再到家務工作及性別角色形成先前理解，再經詮釋現象學為研究基礎，讓新住民女性的家務承擔者經驗躍然紙上，彰顯新住民女性生活經驗，除了可以更友善的對待不同族群之外，讓身旁有新住民女性的親友可以有智慧的協助澄清不實的指控以及錯誤的理解。

本章分別以三節論述，先以研究結果回應研究問題，接續以研究結果給予新住民女性之建言、家庭教育相關專業人員之實務上的建議，以及提供未來對本研究議題有興趣之研究者可延伸探究方向。最後針對研究歷程進行回顧之反思，以及再思本研究之問題意識，亦即反觀研究者從自身的經驗出發，進到研究受訪者生活世界，欲探究新住民女性承擔經驗之本質及其背後的意義。

第一節 研究結論

研究者因自身的生命經驗，及社會工作專業的學習而產生此研究題目的發想，在深化研究問題意識後，形構出研究問題為：「新住民女性來台前成為家務承擔者經驗本質為何？」作為進入本研究前的探問。研究者本著詮釋現象學方法論的哲思，持以「互為主體」及「存而不論」開放、彈性的研究態度，以真誠、彈性及開放之心運用半結構式深度訪談，隨著研究受訪者的經驗敘說，彷彿再度進到研究受訪者的生活世界，在蒐集研究資料，建立文本後，運用主題分析法分析研究資料，以呈現新住民女性來台前成為家務承擔者之經驗描述與詮釋，進而理解在承擔經驗背後之本質及意義。

研究者邀請四位符合立意取樣之研究受訪者，進行八次深度訪談，共蒐集成八份

文本。運用主題分析方法進行文本資料分析，再經與研究團隊於研究過程中多次檢證，研究者反覆在分析文本中來回觀看與理解，也經由「解構－再建構」的方式，反思與再思主題命名，經由七次主題改版歷程，最後再與研究受訪者在互為主體的同意下，萃取四個主題，分別為：主題一「承接順受，家務責任逐漸增」、主題二「承受忍讓，察言觀心願擔待」、主題三「承載維繫，家人關係似臍帶」及主題四「承當自許，勇敢前行擁自我」來詮釋新住民女性來台家務承擔者經驗之樣貌。也透過四個主題回應了「新住民女性來台成為家務承擔者經驗本質為何？」研究問題。以下接續說明如何透過對研究主題詮釋來彰顯與回應研究問題，並接以說明本質譬喻圖創作理念。

首先，主題一「承接順受，家務責任逐漸增」闡述新住民女性成為家務承擔者經歷過程中經驗結構的時間軸，有著一路走來心情變化，經自然分擔到力扛重責，從原本的幫忙協助到主要承擔，新住民女性在發覺後已無法抽身，且家務工作越來越多，責任的賦予亦越來越重，直至最後成為家中最主要承擔家務的負責人，是以該主題的經驗本質為：「順受」及「責任」。次主題一「早年時，自然分擔」，說明新住民女性在不知年歲時，樂於接受長輩分配下來的家務，新住民女性早在學齡前就紛紛被教育要協助家務，身為家中排行較長的姐姐比起年幼的手足或者哥哥更容易被指派工作，但是此時的家務工作大部份較為單純且以協助性質為主，再經由長輩給予口頭上讚美，年幼的新住民女性獲得成就感而開心，是以大部份都不排斥類似的家務工作。次主題二「察覺時，雜事成堆」，呈顯了新住民女性發覺自己已是家中負責多數家務工作的人並非偶然，在逐漸接收家務工作的過程中因為家務工作重覆性高且多，突然驚覺事情越來越多並有負擔感出現，心中疑惑的聲音也開始不斷出現。次主題三「拉鋸間，已上肩頭」，描繪了新住民女性面對繁雜家務工作時所產生的拉拒，不論是情緒上產生的反抗、向父母爭取自己的權利或者與自己的拉鋸，不論時間長短，新住民女性經過一陣推拉，才發現，再怎麼抗拒家務工作，早就在不知不覺間成了自己的責任。次主題四「妥協後，力扛重責」，說明了在拉鋸之後，新住民女性還是必須妥協並且

重新審視自己接受的狀態，雖然手足眾多，但不會有其他人協助，縱使協助也都是短時間的，新住民女性就是家中家務的主力，自己一人獨力承擔家務。

主題二「承受忍讓，察言觀心願擔待」，闡述新住民女性在承擔經過程中要關照自身感受亦要觀察家人的眼色，因此主題二關注於新住民女性形體上的身心感受，家務承擔者的承擔經驗過程中所呈現出「承受」、「忍讓」及「擔待」，均為該主題核心本質。次主題一「自覺退讓，家庭整體考量」，闡述新住民女性在經過承擔家務的過程中讓步的種種，不論是自我壓抑或者遺憾都是以家庭整體為考量，呈現出新住民女性最後退讓成全的狀態。次主題二「體貼照護，壓抑自身需求」，詮釋了新住民女性在成為家務承擔者時，面對的不只是家人情緒尚有家務工作，新住民女性本身的需求亦需要滿足，然而新住民女性僅能選擇壓抑需求。次主題三「調整嘗試，改善家庭生計」，說明了在成為家務承擔者時，新住民女性感受到來自家人的期望，在體諒家人的形況下，嘗試不同可能性，新住民女性調整自身身心狀態，來協助家裡經濟問題。次主題四「雖有缺憾，仍然堅定付出」，則是呈現出新住民女性最煎熬的心境，當下的需求或許會因為時過境遷而遺忘，但缺憾是在新住民女性經歷過一段時間後，省悟自己已錯過最佳的時間完成的事件，縱使如此新住民女性明瞭自己不可能改變什麼，因此持續應付著家務上各種壓力。

主題三「承載維繫，家人關係似臍帶」，闡述了新住民女性身為家中主要的家務承擔者在承擔經過程中的家人關係，因為承擔家務自然互動最多的就是自己家人，沒有時間交友自然沒有社交生活，連帶著互動最多的除了親戚就是鄰居，而其中交流最多親戚與親人一樣均是來自於家族，血緣皆近，用「臍帶」代表既有血緣相近也有親近之意。主題三以「承載」及「維繫」為本主題之本質意涵，新住民女性在承擔家務的同時亦要注意家人關係中的種種，負擔著長輩期待、照顧弟妹也與親友們互動密切以獲得各項資訊或支持。次主題一「承認，家中角色地位」，說明了新住民女性感受到自己與其他手足的不同，唯有接受承認自己在家中的狀態，方能在承擔家務時了解自己的角色定位，而承認自己在家中的地位，有利於新住民女性認清自己角色任務。

次主題二「承情，順應父母要求」，旨在詮釋新住民女性在成為家務承擔者之後面對親情的情況，新住民女性受到華人社會的孝道影響，以雙親的意見為主，且盡力完成，而親情是最重要的理由，新住民女性成為家務承擔者的第一推手多數為母親，父親則通常默認此狀態，但從受訪者中也可以發現角色互換的狀況也是有的，不論如何，雙親在未成年新住民女性心中的地位不可動搖。次主題三「承緣，理應照顧弟妹」，說明了新住民女性的家務工作中，其一是照顧年幼手足，而照顧弟妹不全然因為情感為出發，雖說幼時手足感情良好，但逐漸長大之新住民女性，還是希望弟妹成才，能自我照顧，而新住民女性的照顧之責也到此為止，手足之情對於新住民姐妹而言更多是成為家人緣份。次主題四「承命，善用親友資源」，則說明了新住民女性在面對家務承擔過程中，了解命運使然，讓新住民女性接受自己成為家務承擔者，透過親友學會了善用親友資源，也利用這些資源讓自己的生活更加順暢。親友對於新住民女性而言是情感支持、提供資訊也是生活支援的對象之一，因此善用親友資源是必要的。

主題四「承當自許，勇敢前行擁自我」，闡述了新住民女性從承擔經驗中所得到的自律及擔待，在面對自己未來的生活一邊持以感恩之心，一邊充滿期待，感受到新住民女性以「自許」及「勇敢」為核心本質意涵，因此本質意涵每每踏出一步，朝向成就自我之路更進一步。次主題一「常期盼，豐富貧瘠生活」，表銓了過去生活僅圍繞在家庭，身為家中的家務承擔者新住民女性與家人因當下情境脈絡，產生了對自我和對家人角色上的期待，雙方彼此緊緊依附，雖著時光的流逝，這樣的生活逐漸感受到不足，過於貧瘠的生活經驗讓新住民女性擔心也害怕，殷殷期盼可以有豐富人生體驗，倘佯生活趣味中。次主題二「夠柔韌，任勞任怨不撓」，說明了新住民女性面對挫折或者問題時所展現的韌性，以過往經驗成為有力的靠山，在面對生活上的問題以及難題時或有堅強柔軟的心理力量，再次回到自己的生活軌道上。次主題三「家教嚴，感恩雙親教誨」，彰顯新住民女性對於雙親的感謝，回想當下情境對於雙親教養態度或許有些想法，卻也多年後堅定表示雙親帶來改變往往超過自己所預料，也在時過境遷時感受到雙親的深意。回想承擔家務時，或許開心或許勞累，最重要的家人在一旁，

就是自己最大的力量及陪伴。次主題四「不依賴，提升生活技能」，描繪新住民女性來台前成爲家務承擔者獲得最大的回饋是逐漸獨立，不想著依賴任何人，就算有其他的家人可以幫忙，也期待著自己可獨自完成，不論是申請就學、自我進修亦或者申請考照，更或者儲備能量，提升生活能力，意欲建立起可期待的將來。現實不斷將新住民女性推移，在他們眼前的停滯不前便代表著自己與社會脫節，太多的歧視以及不公平的對待都容易讓人挫敗，但是唯有意識到自己唯有不斷增加生命的廣度及深度並將之轉化成力量，否則自己將無以爲家，是以擁有獨立思考能力以及學習，再面對接下來挑戰方能更加有餘裕。

新住民女性在不知不覺之間成爲家務承擔者，熟練就可以上手的家務工作對新住民女性來說並不困難，然而，新住民女性在承擔家務時均爲未成年，經驗主體在承擔家務的當下也無心理準備，心理百轉千回之後感到肩上責任已重，承載著心情上的轉折；尋覓著生活中的愉悅；承受著身體上的鍛鍊，接受來自於承擔家務的試練，進而成就了目前的自己。研究者反覆思量，以對主體經驗的理解，萃取出新住民女性成爲家務承擔者經驗的核心本質意義爲「路遙任重願擔待」。

最後，研究者透過四個研究主題之核心意義傳遞出本研究旨趣：新住民女性來台前成爲家務承擔者之經驗本質，進行本質譬喻圖創作，本質譬喻圖如下圖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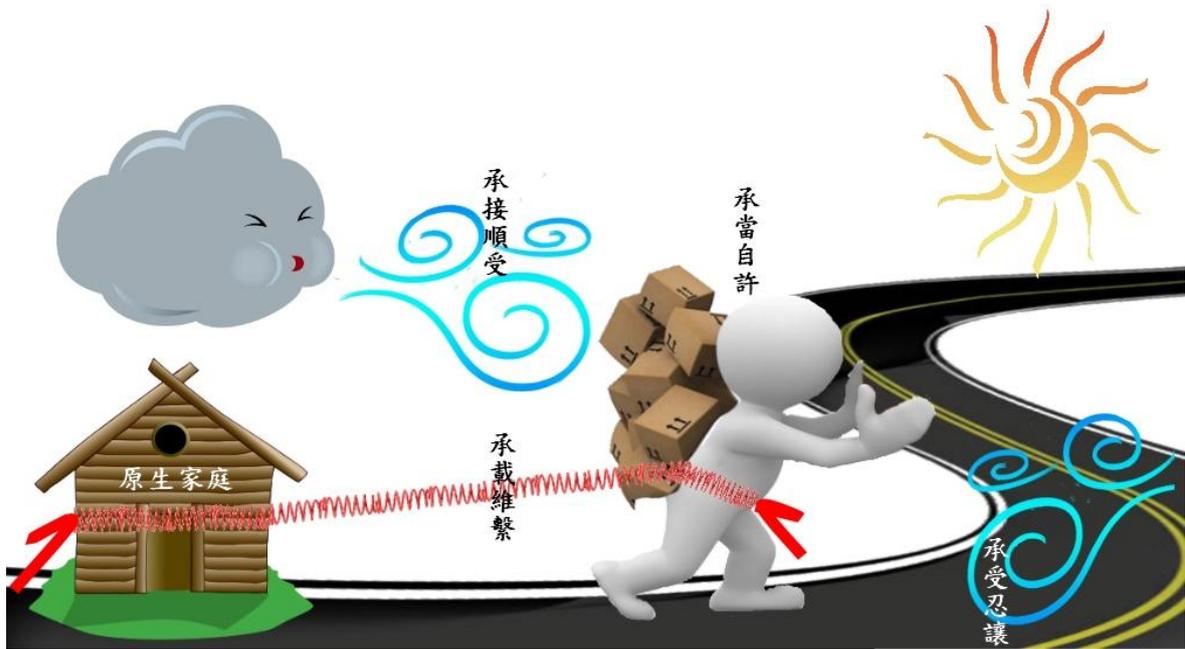


圖5-1「路遙任重願擔待」之新住民女性家務承擔經驗

以3D人偶為主體形象呈現出新住民女性在家務承擔經驗裡最原始之狀態，任何包裝以及衣物都代表著束縛，如白紙般的身體指出新住民女性在母國生活時的單純形象，隨著年歲漸增「責任」及需要「擔待」的事項逐漸加重，兩者皆有可能成為自己有利的資源，也可能為包袱。腰間上的紅線如臍帶般緊緊繫在身上，一端是自己，而另一端則是自己的原生家庭，以家屋為意象，意喻為不止親人，從小到大在家屋裡發生的事情，都可能遙遠的繫在臍帶另一頭，新住民女性無法解開這紅線，就像個彈簧般跟在身後，甩不掉也切不開，具有彈性的紅線隨著時間「維繫」仔細彼此之間的距離，攸關著自己前行的路程是否順遂。

左上方以自然界三大元素之一的風象徵順勢而來「順受」及迎面而來的「忍讓」，一如風是空氣中的流動份子，依據強度而有所不同，自然而來的順受如同微風般無負擔，若是時程久了便讓人察覺到它的存在；而迎面而來的忍讓就像涼水般清爽，若強度過強容易讓人躊躇前進的速度。

右上方的太陽給與主體形象方向感，且傳遞出對於主體形象的徐徐溫暖，當主體形象打從心底浮現出勇氣形成「勇氣」之後，積極向光的自己便會產生共鳴，隨風迎

向陽光「自許」便會慢慢浮現。

此圖從主體形象順著微風邁出步伐之後，肩上落下責任試圖展現出主題一「承接順受，家務責任逐漸增」。一旦開始邁開步伐，迎面而來的忍讓依著強度不同讓主體形象的步伐速度也不同，與此同時和責任一樣的擔待也如同包袱般落在自己肩上，或者與伴隨著責任而來，增加自己肩上之重，呈現主題二「承受忍讓，察言觀心願擔待」。再由主體形象身上的紅線，帶出的不只是身上的逐漸落下的責任及擔待事項，在身不遠處還有個剪不斷、甩不開的原生家庭，且用心維繫該紅線就會讓主體形象在較舒服的狀態，若是距離太近，腳步絮亂的當下也干擾了步伐，以此呼應主題三「承載維繫，家人關係似臍帶」。在經歷過一些挑戰之後，主體形象從心裡生出勇氣，產生勇敢之後，朝以陽光而行，觸手可得的是對自我的期許，顯現出主題四「承當自許，勇敢前行擁自我」，象徵經驗主體在此經歷中最終還是懷抱向前行，縱使背負、拉扯與承受這些經驗本質，迎面而來是自己才能辦得到的勇敢及自許，過程或許艱辛，新住民女性來台前成為家務承擔者的經驗還是充滿著正向且無限感動。

第二節 研究建議

透過本研究對新住民女性身為家務承擔者經驗的理解，發現存在於新住民女性身為家務承擔者經驗中的諸多個人內在心理歷程、家庭系統與社會關係的問題，此現象以新住民女性為中心，隨著時間序列的歷程為經，空間拓展的關係為緯，以動態循環的模式，交織成新住民女性成為家務承擔者經驗的整體樣貌。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感受到新住民女性在承擔經驗中所展現的本質經驗，在來台後無論內在心理或外在資源，一路走來都十分辛苦。綜合以上研究結論提出以下的建議，提供新住民女性之建言，以及家庭教育專業人員在規劃與提供服務之參考，並給予未來與此議題相關之研究提出建議。

一、新住民女性方面

新住民女性成為家務承擔者時大多數都未成年，縱使如此當家庭經濟狀況不佳，家長只能面對現實而無法處理家務，順應家庭狀態讓這些新住民女性學習承擔家務，

雖然一開始這些未成年新住民女性並不太在意，但對新住民女性來說，她們在意的是父母如何看待與回應她們在家庭中的付出。在成長過程中，雙親應適度的賦予子女家庭責任，能讓孩子在過程中感受到家人的情感及互動，雙親依舊具有撫育和照顧子女職責，不該讓子女過度或過早承擔成人的職責，就算是乖巧、優秀或不讓人擔心的子女都期盼得到父母的關注，希望家人們能夠看見和感覺到的真實感受。因此對於多數已經成為家長的受訪者而言，新住民女性了解未成年即成為家務承擔者的辛苦，應該瞭解家長與子女一同營造合適的家庭相處模式，時間的交流固然重要，但親子互動品質更是關鍵。

新住民女性尚未來台前所感受到來自家長營造關愛氣氛，致使自己到現在都想表達對彼此的愛意和感謝，這是讓新住民女性不因承擔家務之責而感受太多負面能量及自覺被迫提早長大的緩衝要素。受訪的新住民女性感受到自己與家長互動時間少，對於現在已成為家長的自己應該主動與子女接觸，不放棄親子互動交流的機會，方能建立起親子間的情誼與信任。

受訪者們在承擔家務時渴望有家長理解及支持，在瞭解承擔家務之責後所產生的責任壓力只能獨自品嚐。為讓親子之間的關懷與交流，新住民女性與子女互動的過程中亦了解為維持良好的身心健康，應該鼓勵青少年不要將生活重心全部投注在家庭裡，適當發展個人的興趣，擁有自己的休閒嗜好，並且參與同儕團體的活動，建立自己的人際網絡。

二、對家庭教育相關專業人員的建議

從本研究中看來，新住民女性在成為家務承擔者時具有其韌性，「承當自許，勇敢前行擁自我」將承擔家務經驗內化成自己的資本，安頓自己身心靈，以此為另個生活的開始。只要適當給予其資源便能有效的讓新住民女性正向的看待自己、家庭，避免複製母國經驗。在溝通方面，在高雄已經開辦「新移民在宅識字」課程，為解決新移民婦女因工作繁忙，或為照顧家庭無法外出學習中文，並結合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或家庭教育中心所提供的服務，依據新住民需求協助新住民開發和運用社會資源網

絡。

未成年新住民女性經歷過承擔家務之後，覺得自己就算提出自己已負荷過重也無人代替，在長大之後雖然透過各種方式抒發，但來台之後，習得另一個不慣用的語言，有些事情似乎必須重來。但並非如此，家務承擔經驗讓新住民女性有責任感，從主題一裡看到新住民女性在面對於新的事務除了接受之外，也願意肩負在身上，縱使過程辛苦，經過自我轉化，退讓中擔待了所有的家務工作，而這些是新住民女性本身的力量。因此除了家庭教育中心、新住民學習中心及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外，應設置新移民服務據點，除了提供聚會場所，增加新住民與社區的互動，且進駐諮商輔導人員與社會工作者，讓諮商輔導人員與社會工作者的專業協助，讓新住民女性感受到真誠關懷，進而分辨自己與現在家人之間的情緒界線，學習用適當的方式減少壓力，透過之前承擔家務時所得到的經驗，瞭解自己的能力與極限。

服務新住民家庭，應該採取更積極的增能模式，強調的是新住民女性有能力為自己做決定並採取行動以改變環境，人們必須為自己負責，而具有家務承擔經驗的新住民女性具有責任感。也希望新住民女性透過各種服務方案，使自己和家人可以更有能力面對家庭問題，滿足生活所需進而提升家庭生活品質。

三、對未來研究上的建議

本研究發現新住民女性來台前經驗與現狀息息相關，無法進行切割，由此觀之，原生家庭經驗對新住民女性的生活世界來說是一重要元素，而四名受訪者均表示在家務承擔的過程中，這些經驗改變了她們，甚至因為家務承擔經驗而產生韌性，擔待起家庭發生的狀況，勇敢的邁開自己的步伐追求自己所期待的。因此這樣的內在心理歷程是對照到目前在台生活的狀況，而非毫無相關。近年來，許多研究新住民女性對生活適應以及認同依然感興趣，然而新住民女性的內在心理歷程，不只有家務承擔經驗而已，尚有其他延伸議題可供未來研究討論，不論是手足互動經驗、跨文化適應焦慮經驗亦或者跨文化認同等各方向，都可作為延伸研究。

綜上所述，本研究旨在希望透過對新住民女性的關注，得以協助從事新住民服務

相關專業工作者以及一般社會大眾了解新住民女性背景與其所經驗的種種。亦希望透過本研究，開啓更多與新住民女性相關之研究，得以將其結果應用於實務助人工作中或普及於一般社會大眾對相關議題的了解。

第三節 研究歷程反思

對研究者來說生活彷彿是場戰爭，要讓研究進入生活中談何容易，更枉論已在工作場域快耗盡只剩一絲氣息的自己。這一場自我抗爭的過程，自決定研究主題，到嘗試投稿研討會論文時，一直都無實感。感謝指導教授時常不著痕跡的關切著，就在無聲無息中竟也感染研究的氣息，緩步跟上徜徉於詮釋現象學之中。

反思意指對過往經驗的點點滴滴回溯，不斷整理再整理的歷程(Van Manen, 1997/2004)。在這段研究的歷程中，或許低潮、失落、感動與興奮，反思研究過程中亦需要透過寫作帶來不同的看法以及檢視，進而成為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的驅動力。本節將以「與詮釋現象學接觸——質性生活」、「研究寫作歷程——點滴在心」、「研究訪談過程——與自我對話」及「最後——承願前行」說明進入研究之後的心路歷程。

一、與詮釋現象學接觸——質性生活

在尚未進入研究所前，對於詮釋學與現象學似乎有那麼一點熟悉，不論是在大學課程中亦或者在工作場域在職訓練中，都被提起過，然而一直到進入研究所之後，在質的研究這門課程中，彷彿開啓一扇新的大門，這才知道自己誤會有多大，又是多麼的不足。哲學是有趣的，哲思豐富了生命的廣度與深度，雖然談論仍有些困難，但是文字底下的意涵卻是韻意猶存。

由於工作的關係，很多時候都會與同事討論著事件經驗的背後隱藏的意義，嘗試去了解並且解決問題。因此在接觸詮釋現象學之後，有著一見如故的親切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總是從生活世界開始，並以個人經驗出發，重視所發生的每件事情背後所隱含的意義，無論怎樣的經驗，在經過詮釋現象學的理解之後，都是人類世界中的獨特經驗。而透過同儕的互動及交流，研究者始終對於詮釋現象學有著高度興趣，亦是研究者持之以恆的力量。

二、研究寫作歷程——點滴在心

尚未正式進入寫作前有著太多的默會與不成文，這些都曾經一度讓人感到心慌意亂，而寫作的開始在於題目的底定，研究題目雖然研究者早有想法，卻一直苦於無法精準用詞，空有想法卻無法聚焦，總算是在團隊聚會中，學長姐們耐心傾聽下逐漸對焦，憑藉著學長姐的熱情及指導教授協助，方讓題目出籠得以繼續向前行。

原以為題目確定之後，應該可以如流水般順暢，然而寫作的過程卻不如原先所想的順利，在計劃審查之前，停筆了好一陣子，其中不論是工作上的不順遂或者生活上的打擊，都一再的讓自己有藉口中斷寫作。真正投入寫作的這段時間對我來說，是幸福的，單純的生活所帶來單純的快樂，坐在電腦前一字一句慢慢產出，告訴自己這是必須要產生的進度；又或者坐在圖書館內看著資料，感到自己所知尚淺，趕緊繼續增加閱讀；或許沮喪於對言詞敏感度不足，似乎與靈感絕緣，常無感於如何進行主題命名。所幸在團隊中，得到了有力的支持，從同門學長姐還有指導教授，甚至來自於受訪者，跨過這階段得以完成整篇研究。

三、研究訪談過程——與自我對話

研究者在尚未進入研究所之前即是名社工員，本身並非新住民女性，而服務期間新住民女性也非服務最長的服务對象，會選擇以新住民女性為研究對象，並以其來台前的經驗做為劃分確實經過一些思量。以第二語言來學習各種事項的新住民女性，語言作為一種溝通工作，要略懂其實不是件困難的事情，只要掌握基本要素，日常生活溝通都不成問題，「知道想要表達的意思就好」這樣的想法，不只新住民女性掛在嘴邊，一般大眾通常也會在要求溝通快速時有此念頭，第二語言的使用與母語其實差異甚多，這其實也反映了一個問題，思考模式是立基於語言之上的，思考模式會因為語言不同而有所區別，更會因為個體不同而產生差異。溝通語言的詮釋或方式有所差異，認知不一致，就會有衝突不協調的情形，與新住民女性工作時，就經常發生類似的事件，也往往為了確認其意而不斷的溝通對談，這些耗去許多時間，卻也讓研究者對於不熟悉的群體產生興趣。對研究者而言，從事助人專業會談技巧勢必受過相當的

訓練，然而在再與新住民女性一起工作的同時，研究者時常懷疑自己是否理解，或者新住民女性是否明白所傳遞出的訊息，在這樣的互動過程中，展生了最先開始的自我疑惑。

隨著研究題目的確定，一邊做著與自我對話的調整，逐漸意識到自我經驗與受訪者經驗的重疊，從原先僅對研究對象的好奇，意欲記錄下來，到前導性研究受訪者在訪談時觸動內心世界的動搖，都讓研究者感動漸深，一邊謄逐字稿一邊與自我對話的過程也十分有趣。研究者雖然並非主要的家務承擔者，但是在家人情感關係的維繫上卻花了大量的時間，尤其當自己出社會之後，與新住民女性相同，不論是對自身角色的承認到順應父母親要求，照顧較年幼的弟妹再到尋求親友資源都有著呼應，研究者這才意識到家務承擔的概念也與自己這麼貼切的相關。

與受訪者訪談的過程中，受訪者的真誠回應都讓研究者十分感動，對於對過往生命的付出，縱使有所抱怨在時至今日的現在有著不同程度的豁達，雖然每次訪談時間約為一個小時，但是每次與受訪者見面往往超過兩個半小時，更甚者為了澄清部份的語言使用也將近四個小時，雖然花了時間，卻也不自覺的想著，語言既是阻礙也是了解對方的途徑，對於新住民女性污名化，實為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是以大多數的不了解來自於沒有管道讓雙向溝通，當研究者在工作職場也嘗試著讓新住民女性自我發聲，卻也無奈的感受到來自於新住民女性對於語言使用的怯懦，一如研究者發現自己在溝通說服時的自我退縮。

隨著論文的進行，經常的與自己對話，這個題目並不只為了記錄服務新住民女性的過程，也記錄著自己逐漸療癒的過程，雖然論文進入了結束的階段，但是這些與自我對話溝通的過程還在繼續進行中，亦或者這就是研究者此生的功課。

四、最後——承願前行

新住民屬於因文化差異所產生的弱勢族群，通常也處於文化不利的狀況，由於異文化與社會習俗差異甚大，新住民家庭往往衍生出各種問題，也相對的認為新住民無法自行爭取權益，形成各種弱勢。研究者在服務新住民女性期間，對新住民問題時有

所感，隨著時間推衍研究者經常感受到新住民的功能性文盲造成各種問題，張麗容（1998）指出所謂功能性文盲並非完全不識字，他們上過學，但具備的知識不足以應付日常生活所需。

坐在印尼籍姐妹開小吃店裡，手上拿著診斷證明書，看著眼前才剛從住兩個禮拜的醫院辦理好出院手續的印尼籍姐妹，身形已有些消瘦，證明書上已確診的病名以及說明，對於她來說相信家屬的安排就好，但是她無法理解為什麼才剛出院又要再找她回去院，而我亦無法理解長久處於矛盾中的她是怎麼熬過的，在不清楚病情的情況下住院兩個禮拜。子宮頸癌初期治癒率高沒有隱瞞的必要，這位嫁來超過十年中文卻僅限生活用語的姐妹到底，在她身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看著她擔憂又茫然的表情，一邊找通譯翻譯解說，一邊看著已簽上名字手術同意書上。（擷自省思札記2013年8月21日）

培根說的知識即力量，對新住民女性來說當然不會因為有了知識就會大幅度的改變，但是可以確認的是，會因為得到知識而了解自己的處境，大多數新住民女性在離鄉背景的前提下也做出了要有所付出的準備，是以每個人帶著自己的故事來到異鄉，而非到了異國就將過往經驗歸零。新住民女性所面臨到的問題不止複雜而且多樣化，族群的議題很容易在選舉時被注意，在其他非選舉時間這些問題就不被提起，這不是消失而是在地下醞釀著發作，因刻板印象而形成的偏見往往只存在個人心中。

與新住民一起工作的當下，總是感受到來自不同層面的要求，期待新住民女性要同化認同適應臺灣社會，卻不主動了解這些新住民女性的背景。看著大量的數字以及統計表格，每個方案的執行成效最好是立即見效，亦或者滿意度居高，在成果報告中產生迷人的線條，完成一季的活動。隨著時間，看著數字也會疲憊，是以，與質性研究的相遇著實迷人，重視個殊性，再佐以詮釋現象學述說描繪出屬於獨特的個人生活經驗，這些感觸在與受訪者進行受訪者回饋時，研究者即十分有感觸。

面對一次一次的爭吵，其實很無力，因為我能給予的多數只是傾聽和陪伴。……大多數的她們都正值年輕愛玩的年紀，回想每個人的20初，多少人還在和父母爭吵、與朋友打鬧，但是她們要擔起照顧家庭甚至是小孩責任，開始被綁在家裡，更糟的是語言不通，不論是被誤解還是自己解讀錯誤，從入家門就是一遍遍的被否定、糾正和挫折。……我不知道其他人，但我想我自己也不願意被束縛住，不論心靈還是身體。那些被壓抑的和被掩蓋的，終會在某一天爆發。這些姐妹只是大部份被告之，她們可以在拿到身份證的同時做這些事情。我一直很想讓姐妹和家屬知道，如果連自己都照顧不了，是沒有辦法照顧什麼人的，就算是自己的小孩、先生、公婆和家庭，更是如此。（擷自省思札記2014年8月21日）

從現況的家務承擔到過往經驗的家務承擔，性質不同卻有著相同的本質意涵，更因著如此，面對於渾沌的未來，已成定局的過去具有參照意義，也是新住民女性所承擔的重量，新住民女性不擅也沒有場合讓她們暢談自己的個人經驗，研究者的工作以及研究只是提供一個機會讓新住民女性抒發，但憑藉著如此也讓研究者對新住民女性多一層的理解。

也因著如此，研究者都覺得自己對新住民女性有責任，雖然往後不見得會與新住民女性一起工作，但就現階段來說，不論是過往的經驗亦或者此次受訪對象，在互動的過程中，有感於新住民女性的韌性，更覺得應該要做些什麼。經過多年，或許臺灣社會對於新住民已有所不同，從公部門及各非營利單位在近十年來積極努力面對這些弱勢族群，但也意識到敏感的族群議題太過容易挑動社會神經，為解決該問題而砸下大量金錢的。然而新住民女性期待的尊重及平等，在大量的活動中容易集中在特定人群，對於一般大眾依然是「你說你的，我聽我的」，是以多方交流且開放各種管道給予更多互相理解的機會，正視心裡的偏見，就算發現覺得不友善的歧視行為或言論也別急著在第一時間將對方劃進「壞人」或者「未開化」的框架中，不以「以人（種）

廢言」，也不因此拒絕溝通，假以時日，族群的議題或許將不再這麼刺人也不讓所有人態過於敏感，如此，讓社會朝著共榮邁進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參考文獻

中文部份

- SUNCHEN29 (2012)。原生家庭-1.原生家庭對個人的影響(黃維仁博士)-沒有背景音樂。取自 <https://youtu.be/0-Wy-wjkM7M>
- 內政部移民署 (2016)。統計資料 105 年 5 月：外籍配偶(含大陸、港澳地區人民)。臺北：內政部。線上檢索日期：2016 年 6 月 20 日。網址：
<http://www.immigration.gov.tw/ct.asp?xItem=1315027&ctNode=29699&mp=1>
- 內政部統計處 (2007)。96 年第 2 週(95 年國人結婚之外籍與大陸配偶人數統計)。臺北：內政部。線上檢索日期：2015 年 9 月 10 日。網址：<http://www.ris.gov.tw/346>
- 牛格正、王智弘 (2008)。《助人專業倫理》。臺北：心靈工坊。
- 王玉麟 (2004)。研究倫理與相關議題。《教育資料與研究》，56，82-88。
- 王宏仁 (2001)。社會階層化下的婚姻移民與國內勞動市場：以越南新娘為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41，99-127。
- 王智弘 (1995)。諮商中涉及法律的倫理問題。《輔導季刊》，31 (2)，53-59。
- 王慶福、林幸台、張德榮 (1997)。人際依附風格、性別角色取向與人際親密能力之評量。《中國測驗學會測驗年刊》，44，2，63-78。
- 王麗容 (1995)。《婦女與社會政策》。臺北：巨流圖書公司。
- 古雲秀等 (2013)。《圖解簡明世界局勢：2014 年版》。臺北：易博士文化、城邦文化出版：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 江亮演、陳燕禎、黃稚純 (2004)。大陸與外籍配偶生活調適之探討。《社區發展季刊》，105，66-89。
- 池田大作 (2009)。《女性抄》。臺北：正因文化編輯部編譯。
- 何文琴 (2011)。《參與家務工作與婚姻滿意度之探討--以新移民女性雙薪家庭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南投。
- 何青蓉 (2003)。從多元與差異到相互的理解與認同——一項本地婦女與跨國婚姻婦女

- 相互學習課程的初步省思。*兩性平等教育季刊*，24，106-114。
- 余德慧（2001）。*詮釋現象心理學*。臺北：心靈工坊。
- 利翠珊（1997）。婚姻中親密關係的形成與發展。*中華心理衛生學刊*，10(4)，101-128。
- 吳心芝（2003）。*維繫婚姻穩定的歷程與影響因素之研究—以結婚20年以上的女性為例*。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研究所，臺北。
- 吳秀玉（2005）。夫妻間性別角色改變之探討。*網路社會學通訊期刊*，44。
- 吳挺鋒（2002）。臺灣外籍勞工的抵抗與適應—周休作為一個鬥爭場域，*香港社會科學學報*，23，103-150。
- 吳就君（2014）。*婚姻與家庭*。臺北：華騰文化。
- 吳嘉瑜（2005）。倒轉的親子位置--「親子化」兒童之相關文獻探討。*輔導季刊*，41(1)，21-28。
- 李玉珍、黃文三、沈碩彬（2009）。國小高年級學生子職角色知覺與親子關係之研究。*國民教育研究學報*，23，161-188。
- 李明堂、黃玉幸（2008年4月）。臺灣十年來東南亞外籍配偶研究趨勢分析—以碩博士論文為例，「2008年臺灣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論文研討會」發表之論文，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亞洲大學管理學院國際企業學系東南亞企業研究中心。
- 林佩璇（2002）。個案研究及其在教育上的應用。載於中正大學教育研究所主編，*質的研究方法*（239-262頁）。高雄：麗文。
- 邱瓊雯（2005）。*性別與移動—日本與臺灣的亞洲新娘*。臺北：巨流。
- 洪育民（2004）。*海德格的現象還原與結構*。未出版的碩士論文，東海大學哲學研究所，臺中。
- 洪漢鼎（2002）。*理解與解釋—詮釋學經典文選*。臺北：桂冠圖書公司。
- 胡元輝（2006）。期待一場族群生命經驗的對話運動。載於七年級生，*我們同國= Fellow citizens*（8-9頁）。臺北：公視基金會。

- 倪家珍 (2005)。性別、性別角色對於成就動機與工作滿意關係之研究：以國小教師為例。 *中華管理學報*，6 (4)，35-50。
- 唐先梅 (1996)。什麼是家務工作？家務工作本質之初探。 *空大生活科學學報*，2，2-28。
- 唐先梅 (1997)。家事分工理論模型-從層級觀念的思索。 *空中大學生活科學學報*，3，63-90。
- 唐先梅 (1997a)。工作、家庭、及休閒三構面關係之探討：從三構面的本質出發。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劃成果報告 (編號：NSC86-2412-H-180-001)，未出版。
- 唐先梅 (1999)。從家務工作的本質來談雙薪家庭夫妻家事分工。 *應用心理研究*，4，131-173。
- 唐先梅 (1999)。雙薪家庭家務工作、公平觀、與夫妻滿意度之研究。 *中華家政學刊*，21，51-59。
- 唐先梅 (2011)。 *臺灣家務工作之探析：意涵、變遷、理論與分工*。臺北：五南。
- 夏曉鵬 (2000)。資本國際化下的國際婚姻-以臺灣的外籍新娘現象為例， *臺灣社會研究季刊*，39，45-92。
- 夏曉鵬 (2002)。 *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臺北：唐山。
- 孫育智 (2004)。 *青少年的依附品質、情緒智力與適應之關係*。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高雄。
- 徐易男 (2006)。由美國 NIUSI 理念論融合教育學校之建構途徑。 *國立編譯館館刊*，34 (3)，77-86。
- 高淑清 (2001)。在美華人留學生太太的生活世界。 *本土心理學研究*，16，225-285。
- 高淑清 (2002)。質性教育研究。載於 *新世紀的教育概論：科學整合導向*，517-576。臺北：學富。
- 高淑清 (2008a)。 *質性研究的十八堂課-揚帆再訪之旅*。高雄：麗文。
- 高淑清 (2008b)。 *質性研究的十八堂課-首航初探之旅*。高雄：麗文。

- 張作為 (2007)。論著作於學術倫理之實踐與省思。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新竹。
- 張晉芬、李奕慧 (2007)。「女人的家事」、「男人的家事」：家事分工性別化的持續與解釋。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9，2，203-229。
- 張麗容 (1998)。我上過學，我是文盲。遠見雜誌，90。
-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 (1994)。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台北：教育部。線上檢索日期：2016年06月20日。網址：<http://dict.revised.moe.edu.tw>
- 畢恆達 (1996)。詮釋學與質性研究。於胡幼慧主編，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 (27-44 頁)。臺北：東大。
- 陳向明 (2002)。社會科學質的研究。臺北：五南出版社。
- 陳素貞 (1994)。學習婚姻。研考雙月刊，6 (18)，45-50。
- 陳皎眉 (1989)。婦女日常生活需求、支持系統與家庭集婚姻滿意的關係。載於謝秀芬 (1998)。臺灣女性的家庭角色觀與工作觀之研究。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報，4，1-34。
- 陳靖偉 (2015年9月25日)。【四方報】公視新住民節目《我在臺灣你好嗎》9月26日首播【蘋果日報新聞群組】。取自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50925/699268/>
- 彭懷真 (2015)。家庭與家人關係。臺北：洪業文化。
- 曾嬾芬 (2007)。研究移往/居臺灣：社會學研究現況。臺灣社會研究季刊，4，87-108。
- 程啓峰 (2012年5月21日)。外配正名謝立功：統稱新住民。中央社通訊。線上檢索日期：2015年9月1日。取自：
<https://tw.news.yahoo.com/%E5%A4%96%E9%85%8D%E6%AD%A3%E5%90%8D-%E8%AC%9D%E7%AB%8B%E5%8A%9F-%E7%B5%B1%E7%A8%B1%E6%96%B0%E4%BD%8F%E6%B0%91-092210316.html>
- 馮涵棣、梁綺涵 (2009)。私領域中之跨國化實踐：由越南媽媽的「臺灣囡仔」談起。

- 載於王宏仁、郭佩宜（主編），*流轉跨界：跨國的臺灣，臺灣的跨國*。（193-229頁）。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 楊淑芳（2002）。*國中學生家務參與現況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家政教育研究所，臺北。
- 賈紅鶯（2000）。*一個家庭的癥狀與家庭互動的轉變歷程—以「結構—策略」家族治療的觀點*。「第五屆華人心理與行為科際學術研討會」發表之論文，臺北。
- 廖文峯（2011）。*自然科學發展處處長致全體自然科學界的一封信—研究的基石重視學術倫理*。取自：<http://www.nsc.gov.tw/nat/fp.asp?xItem=19241&ctNode=1796>
- 潘淑滿（2003）。*質性研究理論與應用*。臺北：心理。
- 潘德榮（1999）。*詮釋學導論*。臺北：五南。
- 蔡文山（2006）。從後現代主義談性別角色的變遷。*研習資訊*，23，6，105-108。
- 蔡文輝（1985）。*社會學*。臺北：三民書局。
- 蔡佩芸（2010）。*雙薪核心家庭父親家務參與之研究—以嘉義市國小學童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與諮商研究所，嘉義。
- 蕭昭娟（2000）。*國際遷移之調適研究：以彰化縣社頭鄉外籍新娘*。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研究所，臺北。
- 戴麗娟（2003）。*臺北市國小高年級學童家務參與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中國文化大學生活應用科學研究所，臺北。
- 戴麗娟（2003）。*臺北市國小高年級學童家務參與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中國文化大學生活應用科學研究所，臺北。
- 謝秀芬（1989）。*家庭與家庭服務*。臺北：五南。
- 藍佩嘉（2002）。*穿越國界的生命地圖：菲籍家務移工的流動與認同*。*臺灣社會研究季刊*，48，11-59。
- 蘇建翰（2012）。*東南亞婚姻移民工作與家務責任之權衡—以微型創業外籍配偶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南投。

鐘重發 (2004)。臺灣男性擇娶外籍配偶之生活經驗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嘉義。

顧燕翎、尤詒君 (2004)。建立支持系統及倡英多元文化—量北市政府社舍局外籍與大陸配偶輔導政策。《社區發展季刊》，103，20-29。臺北：內政部。

外文參考文獻

Aldridge, J., & Becker, S. (1993). Children as carers: London. *Archives of Disease in Childhood*, 69(4), 459-462.

Basu, Kaushik. (2003)。斑斑血淚話童工 (黃中憲譯)。《科學人》，21，86-93。

Bergen, E. (1990). The multidimensional nature of domestic labor: An investigation of husbands' participation (NSFH Working Paper No.36). WI: Center for Demography and Ecolog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Bibby, A., & Becker, S. (Eds.) (2000). *Younger carers in their own words*. London, U.K: Calouste Gulbenkian Foundation.

Blood, R. O., & Wolfe, D. M. (1960). *Husband and wiv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Bogdan, R. C., & Biklen, S. K. (2001)。《質性研究教育研究：理論與方法》(李奉儒、高淑清、鄭瑞隆、林麗菊、吳芝儀、洪志成、蔡清田等人譯)。嘉義：濤石。(原著出版於1998)。

Boszormenyi-Nagy, I., & Spark, G. M. (1973). *Invasive loyalties: Reciprocity in intergenerational family therapy*. Hagerstown, MD: Harper & Row.

Bradley, L. J. (1989). Ethical principles in supervision. In L. J. Bradley & J. D. Boyd (Eds.), *Counselor supervision: Principles, process, and practice* (2nd ed.) (pp. 423-446). Muncie, IN: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 345 128)

Burr, W. R., Leigh, G. K., Day, R. D., & Constantine, J. (1979). Symbolic Interaction and the family, In W. R. Burr, R. Hill, F. I. Nye, & I. L. Reiss (Eds.), *Contemporary theories about the family* (Vol. 2) (pp. 42-111). New York: Free Press.

- Castles, Stephen., & Miller, Mark J. (1998).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2nd Ed. London, U.K: MacMillan.
- Chafetz, J. S. (1988). The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female disadvantage: Toward and integrated theory.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9, 108-131.
- Cogle, F. L., & Tasker, G. E. (1982). Children and housework. *Family Relations*, 32, 395-399.
- Coverman, S. (1985). Explaining husband's participation in domestic labor.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6, 81-97.
- Crouter, A. C., Manke, B.A., & McHale, S.M. (1995). The family context of gender intensification in early adolescence. *Child Development*, 66, 317-329.
- Daniels, A. K. (1987). Invisible work. *Social Problems*, 34(5), 403-415.
- Dearden, C., & Becker, S. (2000). *Growing up caring: Vulnerability and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 Young Carers Experiences*. Leicester, U.K: Youth Work Press.
- Earley, L., & Cushway, D. (2002). The parentified child. *Clinical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7(2), 163-178.
- Eichler, M., & Albanese, P. (2007). What is household work? A critique of assumptions underlying empirical studies of house work and alternative approach.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2(2), 227-258.
- Frank, J. (1995). *Couldn't care more: A study of young carers and their needs*. London: The Children's Society.
- Frankl, V. E. (1991)。生存的理由（游恆山譯）。台北：遠流。（原著出版於 1955）。
- Fullinwider-Bush, N., & Jacobvitz, D. B. (1993). The transition to young adulthood: Generational boundary dissolution and female identity development. *Family Process*, 32(1), 87-103.
- Goldenberg, I., & Goldenberg, H. (1999)。家族治療理論與技術（翁樹澍、王大維譯）。臺北：揚智文化。（原著出版於 1996）。

- Haas, L. H., & Malouf, J. L. (1995). *Keeping up the good work: A practitioner's guide to mental health ethics* (2nd. ed.). Sarasota, FL: Professional Resource Press.
- Hill, S. (1999). The physical effect of caring on children. *Journal of Young Carers' Work*, 3(1), 6-7.
- Hilton, J. M., & Haldeman, V. A. (1991).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performance of household tasks by adults and children in single-parent and two-parent, two-earner familie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12, 114-130.
- Hochschild, A. (1989). *The second shift*. New York: Viking.
- Hook, J. L. (2004). Reconsidering the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 Incorporating volunteerism and social support.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6, 101-117.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12). What is child labour? Geneva, Switzer. Retrieves June 26, 2016 from the World Wide Web: <http://www.ilo.org/ipecc/facts/lang--en/index.htm>
- Jurkovic, G. J. (1997). *Lost childhoods: The plight of the parentified child*. New York: Brunner-Mazzel.
- Kamo, Y. (1988). Determinants of household division of labor: Resources, power, and ideology.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9, 177-200.
- Lichtman, M. (2010)。教育質性研究實用指南(江吟梓、蘇文賢譯)。臺北：學富文化。(原著出版於 2008)。
- Maslow, A. H. (1970).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Harper & Row.
- Mayseless, O., Bartholomew, K., Henderson, A., & Trinke, S. (2004). I was more her Mom than she was mine: Role reversal in a community sample. *Family Relations*, 53(1), 78-86.
- Minuchin, S. (1974). *Family & family therap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inuchin, S., Montalvo, B., Guerney, B. G., Rosman, B. C., & Schumer, F. (1967). *Families of the slums*. New York: Basic Books.

- Macionis, J. J. (2000). *Sociology*.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 Nye, F. I. (1979). Choice, exchange, and the family. In W. Burr, R., Hill, F. I. Nye, & I. Reiss (Eds.), *Contemporary theories about the famil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Oishi, N. (2005). *Women on the move: Globalization, state policies and labor migration in Asi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Patton, M. Q. (2002). *質性研究與評鑑* (吳芝儀、李奉儒譯)。嘉義：濤石文化。(原書出版於2008)。
- Shelton, B. A., & John, D. (1996). The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2, 299-322.
- Sieber, J. E., & Stanley, B. (1988). Ethical and professional dimensions of socially sensitive research. *American Psychologist*, 43(1), 49-55.
- Sokolowski, R. (2004)。 *現象學十四講* 李維倫譯)。臺北：心靈工坊。(原書出版於2000)。
- Spitze, G. (1988). Women's employment and family relations: A review.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50, 595-618.
- Stalker, P. (2002)。 *國際遷徙與移民：解讀「離國出走」* (蔡繼光譯)。臺北：書林。
- Stein, J. A., Riedel, M., & Rotheram-Borus, M. J. (1999). Parentification and its impact on adolescent children of parents with AIDS. *Family Process*, 38(2), 193-208.
- Thomas, B. (1973). *Migr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 study of great britain and the atlantic econom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homas, N., Stainton, T., Jackson, S., Cheung, W., Doubtfire, S., & Webb, A. (2003). 'Your friends don't understand': Invisibility and unmet need in the lives of 'young carers'. *Child and Family Social Work*, 8, 35-46.
- Thompson, L. (1991). Family work: Women's sense of fairnes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12, 181-196.
- UN General Assembly. (2006).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United Nations.

Van Manen, M. (1997)。 *探究生活經驗—建立敏思行動教育學的人文科學* (高淑清、連雅慧、林月琴譯)。嘉義：濤石文化。(原書出版於 2004)。



附錄一

主題改版歷程：第一版到第二版

改版焦點：	
1. 破字訣，貼切用詞。 2. 檢視主體性，避免主體跳躍。 3. 思考承擔經驗本質為何。 4. 主題以及次主題間的邏輯性。	
第一版	第二版
幼時辛苦不知為何，家務繁雜坦然接受 1. 被交代家務，並逐漸加重 2. 家務負擔重，成生活重心 3. 時間緊湊，幾無個人時間 4. 單純生活，家人成最重要	幼時辛苦不知為何，家務順理成章落肩上 1. 被交代家務，並逐漸加重 2. 家務負擔重，漸漸成爲生活重心 3. 時間緊湊，幾乎沒有個人時間 4. 單純生活，家人成了最重要的存在
年紀增長輩多期待，任務不同苦甜交雜 1. 意識自己與手足角色差異 2. 認命爲家庭和樂做家務 3. 單調家務求變化，漸有成就感 4. 改善經濟想辦法，調整再嘗試	年紀增長倍受期待，階段性任務不同苦甜交雜 1. 意識自己與手足角色差異 2. 認命爲家庭和樂做家務 3. 家務太單調，漸有成就感 4. 改善經濟想辦法，調整再嘗試
家人關係謹慎維護，人事變遷情感難繫 1. 文化背景要求下，需壓抑自身所需 2. 照顧弟妹是責任，成年之後如陌路 3. 不自覺退讓妥協，感激經歷裡的家人 4. 負擔家務成習慣，自我管理期望獨立	維護原生家庭關係，自己賦予責任大 1. 承歡父母，壓抑自身所需 2. 照顧弟妹是責任，成年之後如陌路 3. 不自覺退讓妥協，感激家人緣份 4. 辛苦付出是爲了全家，在往後得到驗證
維繫兩地已有輕重，開放自己第二人生 1. 來台生活及照料娘家，自己賦予責任大 2. 望娘家父母生活開心，照顧手足責任重 3. 階段性任務有限期，臺灣家人仍是重心 4. 來台眼界開，期爲自己而活，得提升生活技能	養成自律生活，嚮往獨立人生 1. 負擔家務變成習慣 2. 自我管理盼更好的生活環境 3. 角色任務有限期，家人仍是重心 4. 爲自己而活，望提升生活技能

改版說明:

- 一、檢證者：指導教授高淑清老師。
- 二、檢證時間：2016年4月28日，下午 8:30~10:30

三、檢證地點：嘉義大學林森校區教師研究室

四、檢證內容：針對主題命名第一版進行檢證

五、檢證意見與第二版改版方向：

(一)先破字訣，避免因去頭去尾的讓語意不清，先讓字詞貼近受訪者經驗，貼切用詞。

例如:主題一之四，爲了符合字訣，「家人成最重要」語句未完，也說不清最重要的什麼。

(二)檢視主體性，避免主體跳躍，主題三之一就是個例子。

(三)應思考家務承擔經驗爲何？找出本質經驗之後，命名才會順。

(四)主題與次主題間的邏輯性，如:主題三如果講關係，那麼文化背景和關係的邏輯性就不通。

(五)此爲來台前的經驗探究，最後的主題呈現太過偏向來台後，明顯與研究主題不合。



主題改版歷程：第二版到第三版

改版焦點：	
1. 主題涵概性不夠，再思承擔經驗本質。 2. 正負向經驗。 3. 次主題命名應互斥獨立。 4. 留意多義空間，再思主題的詮釋上是否足夠。 5. 貼切用詞。 6. 主題命名及次主題用字遣詞太過白話。	
第二版	第三版
幼時辛苦不知為何，家務順理成章落肩上 1. 被交代家務，並逐漸加重 2. 家務負擔重，漸漸成爲生活重心 3. 時間緊湊，幾乎沒有個人時間 4. 單純生活，家人成了最重要的存在	一、順理成章做家務，肩上責任逐加重 1. 早年自然分擔工作 2. 覺察時身陷雜事中 3. 時間分配是門學問 4. 單打獨鬥只靠自身
年紀增長倍受期待，階段性任務不同苦甜交雜 1. 意識自己與手足角色差異 2. 認命爲家庭和樂做家務 3. 家務太單調，漸有成就感 4. 改善經濟想辦法，調整再嘗試	二、百般辛苦爲家人，苦甜交雜情難分 1. 醒悟家中角色差異 2. 承歡父母是爲要件 3. 照顧弟妹更是當然 4. 認命就爲家庭和樂
維護原生家庭關係，自己賦予責任大 1. 承歡父母，壓抑自身所需 2. 照顧弟妹是責任，成年之後如陌路 3. 不自覺退讓妥協，感激家人緣份 4. 辛苦付出是爲了全家，在往後得到驗證	三、親情期待獨自担，意識現實要妥協 1. 體貼照護，壓抑自身所需 2. 調整嘗試，就想改善家計 3. 雖有缺憾，仍然堅定付出 4. 自覺退讓，全是爲了全家
養成自律生活，嚮往獨立人生 1. 負擔家務變成習慣 2. 自我管理盼更好的生活環境 3. 角色任務有限期，家人仍是重心 4. 爲自己而活，望提升生活技能	四、規律生活漸形成，建立生活爲自己 1. 有主見，危機處理有一套 2. 不依賴，循序規劃生活 3. 家教嚴，感恩雙親教誨 4. 有個性，提升生活技能

改版說明:

一、檢證者：指導教授高淑清老師及檢證團隊文娟、虹月、凱程、雅尤、俊翔。

二、檢證時間：2016年4月29日，下午4:30~6:40

四、檢證地點：嘉義大學研究生休息室

五、檢證內容：針對主題命名第二版進行檢證

六、檢證意見與第三版改版方向：

(一)指導教授

- 1.主題命名的涵蓋性是否足夠?是否將受訪者經驗都含括在內，且經驗內容應要包含正負向經驗。
- 2.應再思考承擔經驗本質為何?將本質找出之後，命名才會貼切。
- 3.主題是否有回答到研究問題。
- 4.主題及次主題命名須互斥獨立，每個主題可以單獨形成，這些邏輯經驗的鋪陳亦要有所考慮。
- 5.本質意涵為何?可以從字的多義空間去思考，並且思考在主題上的詮釋空間是否足夠?
- 6.命名是否適切，貼近於受訪者的經驗。

(二)團隊檢證

- 1.字詞太過白話。
- 2.第二版部份詮釋空間太過狹小。
- 3.多處看不懂，不夠貼切。

(三)第三版改版思維與內容

- 1.思考用字遣詞，並針對重覆命名予以解構，另外重新整理次主題。
- 2.重新思考承擔經驗本質：責任、獨、扛。
- 3.讓次主題命名互斥獨立。
- 4.修改用詞，避免閱讀困難外，應思考語句結構。

主題改版歷程：第三版到第四版

<p>改版焦點：</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此次改版再思經驗本質，聚焦在「責任、維繫、忍讓、擁有」之意涵上。 2. 再反思經驗結構面向之涵蓋。 3. 主題命名與次主題命名上，用字須注意互斥獨立。 	
第三版	第四版
<p>一、順理成章做家務，肩上責任逐加重</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早年自然分擔工作 2. 覺察時身陷雜事中 3. 時間分配是門學問 4. 單打獨鬥只靠自身 <p>二、百般辛苦為家人，苦甜交雜情難分</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醒悟家中角色差異 2. 承歡父母是為要件 3. 照顧弟妹更是當然 4. 認命就為家庭和樂 <p>三、親情期待獨自扛，意識現實要妥協</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體貼照護，壓抑自身所需 2. 調整嘗試，就想改善家計 3. 雖有缺憾，仍然堅定付出 4. 自覺退讓，全是為了全家 <p>四、規律生活漸形成，建立生活為自己</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有主見，危機處理有一套 2. 不依賴，循序規劃生活 3. 家教嚴，感恩雙親教誨 4. 有個性，提升生活技能 	<p>一、<u>順理成章</u>，<u>肩上責任漸加重</u></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早年自然分擔工作 2. <u>察覺時已</u>陷雜事中 3. <u>妥善安排</u>負荷家務 4. <u>獨自一肩</u>扛起重責 <p>二、<u>百般維繫</u>，<u>家人關係情難分</u></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u>分辨</u>，家中角色差距 2. <u>分神</u>，承歡父母膝下 3. <u>分明</u>，照顧弟妹是當然 4. <u>分攤</u>，認命為家庭和樂 <p>三、<u>親情期待</u>，<u>退讓妥協全家福</u></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體貼照護，壓抑自身所需 2. 調整嘗試，<u>改善家庭生計</u> 3. 雖有缺憾，仍然堅定付出 4. <u>自覺忍讓</u>，全是為了全家 <p>四、<u>堅韌自在</u>，<u>勇敢擁有自我</u></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有主見，<u>悟出自我人生</u> 2. 不依賴，循序規劃<u>新生</u> 3. 家教嚴，感恩雙親教誨 4. 有個性，提升生活技能

改版說明:

- 一、檢證者：指導教授高淑清老師。
- 二、檢證時間：2016年5月11日，上午10:40~12:00
- 三、檢證地點：嘉義大學林森校區教師研究室
- 四、檢證內容：針對主題命名第三版進行檢證

五、檢證意見與第四版改版方向：

(一)改版說明的文字敘述不應過於精簡，且重點式條例不利於讀者閱讀。改版說明解釋每一次的改版歷程，讓過程透明使讀者了解每次改版思維為何，故，仍須朝寫作口吻。

(二)「_____」在大量修改時不用出現，在之後改版修改較少時才會有標示的作用。

(三)承擔經驗的本質為何?找到核心字眼或字詞來回答這個研究主體的經驗。主體是來台前的新住民女性，另一重點為承擔經驗者的經驗聚焦。經討論過，後始聚焦在「責任、維繫、忍讓、擁有」之意涵上。

(四)主題一之四及主題三的命名上有著一樣「獨」的概念，是否有互斥獨立。

(五)主題一裡的次主題若欲以時序狀態陳述有點勉強，可以再調整看看。

(六)一邊思考經驗本質意涵也可以一邊思考經驗結構是否有機會出現在主題命名裡。

六、反思

討論過後，雖然對於抓取經驗本質已略有想法，但是如何呈現獨特屬於新住民女性的經驗本質則是滿滿的擔心，指導教授給予很大的空間以及支持，甚至當天的回饋都十分讓人振奮，可以抓取的字詞不斷浮現卻也總是貪心的想符合每一個指導教授提點之處，可惜放在主題中卻不出色。是已，目前學習妥協及忍耐乃是最近這幾次改版過程而得。



主題改版歷程：第四版到第五版

<p>改版焦點：</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再反思本質意涵的詮釋空間 2. 修正較不貼切承擔經驗的用字遣詞。 	
<p>第四版</p>	<p>第五版</p>
<p>一、順理成章，肩上責任漸加重</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早年自然分擔工作 2. 察覺時已陷雜事中 3. 妥善安排負荷家務 4. 獨自一肩扛起重責 <p>二、百般維繫，家人關係情難分</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分辨，家中角色差距 2. 分神，承歡父母膝下 3. 分明，照顧弟妹是當然 4. 分攤，認命為家庭和樂 <p>三、親情期待，退讓妥協全家福</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體貼照護，壓抑自身所需 2. 調整嘗試，改善家庭生計 3. 雖有缺憾，仍然堅定付出 4. 自覺忍讓，全是為了全家 <p>四、堅韌出走，勇敢擁有自我</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有主見，悟出自我人生 2. 不依賴，循序規劃新生 3. 家教嚴，感恩雙親教誨 4. 有個性，提升生活技能 	<p>一、順理成章，肩上責任漸加重</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早年自然分擔工作 2. 察覺時已陷雜事中 3. 妥善安排負起家務 4. 獨自一肩扛起重責 <p>二、<u>努力</u>維繫，家人關係情難分</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u>承認</u>，家中角色差距 2. <u>情份</u>，承歡父母膝下 3. <u>宿緣</u>，照顧弟妹是應該 4. <u>認命</u>，就為家庭和樂 <p>三、<u>察言觀色</u>，<u>忍讓妥協願擔待</u></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體貼照護，壓抑自身所需 2. 調整嘗試，改善家庭生計 3. 雖有缺憾，仍然堅定付出 4. 自覺<u>退讓</u>，全是為了全家 <p>四、堅韌<u>自在</u>，勇敢<u>前行</u>擁自我</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有主見，<u>危機處理有一套</u> 2. 不依賴，循序規劃新生活 3. 家教嚴，感恩雙親教誨 4. 有個性，提升生活技能

改版說明:

- 一、改版使用符號之說明：「」表示命名修改。
- 二、檢證者：指導教授高淑清老師。
- 三、檢證時間：2016年5月17日，下午10:30~11:30
- 四、檢證地點：研究者家中
- 五、檢證內容：針對主題命名第四版進行檢證
- 六、檢證意見與第五版改版方向：

- (一) 踐實命名，貼切用詞。次主題更應該用貼切用詞，貼近新住民用語，讓次主題看起來不會太過抽象。例如主題二下的次子題。
- (二) 主題一之三經指導教授提醒使用了「負起」取代「負荷」。
- (三) 主題三的命名應再次思考，親情是種感情亦是個名詞，如何期待？
- (四) 主題四的命名「堅韌」與「出走」放在一起容易讓人混淆，是堅定的離開還是離開是堅定的決定，似乎與想說的有點差距。
- (五) 主題四之一，前面既已有主見，悟是比較靈性的說法，兩者放在一起，似乎有點突兀。
- (六) 主題四之二要把字詞寫完，新生有很多意思，應把話說完不要切頭切尾的，爲了符合字訣而影響命名貼切與否。

六、改版反思

嘗試用自己的語言書寫，只是近期研究者對於自己的書寫邏輯及文字並不是很有信心，幸有團隊支持打氣，以及指導老師指引下，看似有抓住那麼一點，可就算只有一點也令人欣喜。在正視自己的不足及受限的同時，腦海中不時浮出受訪者訪談的臉孔，想著這些精緻的臉孔，頓時有些飄飄然，也有點難過，經驗不僅止於過去，是正在刻劃當下的力道拿捏。



主題改版歷程：第五版到第六版

任重路遙願擔待：新住民女性來台前成為家務承擔者之經驗探究

改版焦點：	
4. 再檢視主體經驗是否跳躍。 5. 反思經驗結構面向與主題間的關連。 6. 統整主體本質意涵並留意其邏輯鋪陳。 7. 從各主題所粹練出的本質意義中歸結核心本質或譬喻。 8. 再思主體命名用字遣詞之貼切性。	
第五版	第六版
一、順理成章，肩上責任漸加重 1. 早年自然分擔工作 2. 察覺時已陷雜事中 3. 妥善安排負起家務 4. 獨自一肩扛起重責	一、順理成章，肩上責任漸加重 1. 早年自然分擔工作 2. 察覺時已陷雜事中 3. 妥善安排負起家務 4. 獨自一肩扛起重責
二、努力維繫，家人關係情難分 1. 承認，家中角色差距 2. 情份，承歡父母膝下 3. 宿緣，照顧弟妹是應該 4. 認命，就為家庭和樂	二、努力維繫，家人關係牽絆深 1. <u>發覺</u> ，家中角色差距 2. 情份，承歡父母膝下 3. 宿緣， <u>理應</u> 照顧弟妹 4. 認命， <u>只</u> 為家庭和樂
三、察言觀色，忍讓妥協願擔待 1. 體貼照護，壓抑自身所需 2. 調整嘗試，改善家庭生計 3. 雖有缺憾，仍然堅定付出 4. 自覺退讓，全是為了全家	三、察言觀色，忍讓妥協願擔待 1. 體貼照護，壓抑自身所需 2. 調整嘗試，改善家庭生計 3. 雖有缺憾，仍然堅定付出 4. 自覺退讓， <u>就是</u> 為了全家
四、堅韌自在，勇敢前行擁自我 1. 有主見，危機處理有一套 2. 不依賴，循序規劃新生活 3. 家教嚴，感恩雙親教誨 4. 有個性，提升生活技能	四、堅韌自在，勇敢前行擁自我 1. <u>夠</u> 柔韌，任勞任怨意志堅 2. 有主見，危機處理有一套 3. 不依賴，循序規劃新生活 4. 家教嚴，感恩雙親教誨 5. 有個性，提升生活技能

改版說明:

- 一、改版使用符號之說明：「」表示命名修改。
- 二、檢證者：指導教授高淑清老師。
- 三、檢證時間：2016年5月18日，下午17:30~18:30
- 四、檢證地點：嘉義大學林森校區教師研究室
- 五、檢證內容：針對主題命名第五版進行檢證
- 六、檢證意見與第五版改版方向：

(一)檢證意見

1. 主題及次主題安排均須留意其邏輯性，不論是時序式或者命名本身，讓讀者可輕鬆閱讀並從中了解要傳遞的訊息，如主題二若是在講「關係」，「情難分」的解釋若是情緒感受難以分辨，則不恰當。
2. 主題二之一看起來很輕易理解，但中間邏輯性會不會太視為理所當然，建議邀請不是研究團隊的朋友協助檢證。
3. 見實命名將受訪者之語言做為命名，而非完整使用受訪者語言，加上受訪者若是使用台語也需要注意邏輯性，因此主題二之三「照顧弟妹是應該」可思考更好的命名。
4. 回想之前討論，似乎有個特質尚未放入次主題中，新住民女性靈活運用外務經驗巧思及社會關係透過承擔經驗是如何展現的，可以思考是否有可能放入次主題中。
5. 嘗試從各主題中尋找承擔經驗本質意義的核心本質或譬喻，可一句話涵蓋。

(二)改版方向

1. 回應檢證者意見，將主題二「情難分」改為「牽絆深」，嘗試用「牽絆」連結家人關係。
2. 主題二之一從「承認」修改「發覺」，以及主題二之三「照顧弟妹是應該」修改「理應照顧弟妹」意欲回到最原先受訪者所表述的語言。
3. 在主題四底下增加次主題「夠柔韌，任勞任怨意志堅」來表達新住民女性從經驗中立基展望未來態度。
4. 主題三之四「全是為了全家」同一句出現兩個全字，修改成「就是為了全家」。
5. 為求互斥獨立，因此將主題二之四「就為」改成「只為」。
6. 任重路遙願擔待，「責任」是承擔經驗的核心本質，而「路遙」一詞則一語多雙關(1)一路走來的責任擔待(2)遠從東南亞來台，回憶著遙遠的經驗(3)路遙知馬力，長時間承擔家務，益發突顯其堅毅果敢之心。「願擔待」不止是新住民女性曾經的經驗也是本身的意願更是刻劃在生命裡的特質。
7. 想避免使用成語，再思考是否有更貼切的用詞。

六、改版反思

「責任」一詞從開始便不斷出現在研究者腦海中、訪談時或檢證時，雖然警覺到是否太過理所當然，想懸置時，指導教授的神來一筆著實讓人振奮，提供研究者新的方向，也安心許多。相對於核心本質的探索過程，每一次改版都讓自己感受到不足，思考侷限，幸得學長姐的經驗及鼓勵，不致於落入牛角中，也讓研究者再次感受團隊的重要性。

主題改版歷程：第六版到第七版

任重路遙願擔待：新住民女性來台前成為家務承擔者之經驗探究

改版焦點：	
1. 再思主體命名用字遣詞之貼切性。 2. 再思主體本質意涵 3. 檢視各主題及次主題間邏輯鋪陳。 4. 再檢視經驗結構面向與主題間的關連。	
第六版	第七版
一、順理成章，肩上責任漸加重 1. 早年自然分擔工作 2. 察覺時已陷雜事中 3. 妥善安排負起家務 4. 獨自一肩扛起重責 二、努力維繫，家人關係牽絆深 1. 發覺，家中角色差距 2. 情份，承歡父母膝下 3. 宿緣，理應照顧弟妹 4. 認命，就為家庭和樂 三、察言觀色，忍讓妥協願擔待 1. 體貼照護，壓抑自身所需 2. 調整嘗試，改善家庭生計 3. 雖有缺憾，仍然堅定付出 4. 自覺退讓，就是為了全家 四、堅韌自在，勇敢前行擁自我 1. 夠柔韌，任勞任怨意志堅 2. 有主見，危機處理有一套 3. 不依賴，循序規劃新生活 4. 家教嚴，感恩雙親教誨 5. 有個性，提升生活技能	一、承接順受，家務責任逐漸增 1. 早年時，自然分擔 2. 察覺時，雜事成堆 3. 拉鋸間，已上肩頭 4. 妥協後，力扛重責 二、承載維繫，家人關係似臍帶 1. 承認，家中角色地位 2. 承情，順應父母要求 3. 承緣，理應照顧弟妹 4. 承命，善用親友資源 三、察言觀心，忍讓承受願擔待 1. 體貼照護，壓抑自身需求 2. 調整嘗試，改善家庭生計 3. 雖有缺憾，仍然堅定付出 4. 自覺退讓，家庭整體考量 四、承當自許，勇敢前行擁自我 1. 常期盼，豐富貧瘠生活 2. 夠柔韌，任勞任怨不撓 3. 家教嚴，感恩雙親教誨 4. 不依賴，提升生活技能

改版說明:

一、改版使用符號之說明：「」表示命名修改。

二、檢證者：指導教授高淑清老師、研究團隊文娟、鑫怡、志芳、春賢、虹月、凱程、雅尤、俊翔、合作團隊秀娟、心悅。

三、檢證時間：2016年5月20日，下午17:00~19:00；合作團隊5月21日、22日。

四、檢證地點：嘉義大學林森校區教師研究室；合作團隊為線上檢證。

五、檢證內容：針對主題命名第六版進行檢證

六、檢證意見與第六版改版方向：

(三)檢證意見

1.用字遣詞的貼切

(1)主題一的「順理成章」其中有個理字，不論是理性接受或者有什麼理由好像都不太適合。而主題一之二「察覺時已陷雜事中」亦不夠貼切，讓第一次閱讀的人會有點不知所云。

(2)主題二中「努力」以及主題二之一的「角色差距」會不會有更合適的用詞，可以再思考看看。

(3)主題三，「察言觀色」是常用成語需思考是否有更貼切的用詞以及底下的次主題三之四「就是為了全家」依然太過白話再思考用字。

(4)有個性是研究者個人詮釋，主題四之三及主題四之五可以合併讓該次主題更完整。

2.次主題間應注意互斥獨立，因此主題二之四及主題三之四是否都在描述為家庭做了什麼，就顯得不夠互斥獨立。

3.厚實描述是有層次感的，常用的系統性從主體出發，一層層往外擴，從自己、父母、手足、親友等，因此思考次主題的邏輯性以及區辯性。主題二底下在主題二之四去掉之後，可朝該方向思考。

4.重整時應注意詞性鋪陳一致，且解構合併意義單元時，不能重疊。如次主題前面兩個字若是是否可以要詞性一致，不論是以「動詞-名詞」結合或者加以一些巧思進去，會不會比較一致。

5.主題一是主體的既定責任、主題二是主體的外在關係、主題三是主體內在精煉而主題四字主體成就自己的過程

(四)改版方向

1.為了讓用詞更加貼切，將主題一修改為「承接順受，家務責任逐漸增」讓主體接下家務時的感受更加明顯；主題二將「努力維繫，家人關係牽絆深」修改為「承載維繫，家人關係似臍帶」為形容主體承受負荷關係的本質經驗外，用「似臍帶」形容家人之間彼此緊相依，一如臍帶象徵彼此血緣相繫；主題三將「察言觀色，忍讓妥協願擔待」修改為「察言觀心，忍讓承受願擔待」除了修改既用成語，亦強調從心出發的「忍讓」、「承受」、「願擔待」的主體經驗；主題四將「堅韌自在」修改「承當自許」，雖然堅韌也是經驗本質，但「承當」義為「承受擔當」即與主題四之一有所區分。

2.改變主題一底下的次主題命名形式，為讓突顯命名修辭也趁著形式改變嘗試讓語詞貼切。其中，因主題一之三與主題一命名未互斥獨立，將其更改為「拉鋸間，已上肩頭」亦調整主題一之四成為「妥協後，力扛重責」。

3.主題二之一「角色差異」修改為「角色地位」意圖讓該次主題更加容易閱讀

- 4.主題二之四合併至主題三之四讓次主題間互斥獨立，也讓主題二及主題三底下主題內容更加飽滿。主題三之四合併之後為「自覺退讓，家庭整體考量」。
- 5.主題三之一亦做小小的修改從「自身所需」改為「自身需求」，讓語意更清楚。
- 6.主題四底下的次主題鋪陳從「期盼」開始，讓自己「柔韌」且靠著過往「家教」經驗達到「不依賴」。
- 7.主題四之三與主題四之五合併，強調主體最想成就自己的方向，另外主題四之三「意志堅」修改為「不撓」確定次主題也互斥獨立。

六、改版反思

這次檢證全賴團隊的協助，提供了不少想法，是以研究者此次改版將部份意義單元拆解再合併，並且再度考慮編排主題及次主題時的邏輯性。經過幾次改版，多少有點力不從心，裡面最多的大概就是懷疑自己，因此顯得團隊存在的重要，不論是實質還是精神上都得到了不少，然而礙於個人能力所限，做出來的版型似乎只能如此，拆解過程中亦不斷質疑自己是否對姐妹的話有所誤解或過度詮釋，在這樣複雜的心態下也來到了第七個版次。



附件

秀娟:

(一)我覺得很棒耶，好期待看到全文，看起來你的書寫是想要有對襯效果。

所以我改動了一些詞性，但「自覺退讓，就是為了全家」我目前還想不到怎麼讓它字數工整，相對於其它句又不要太白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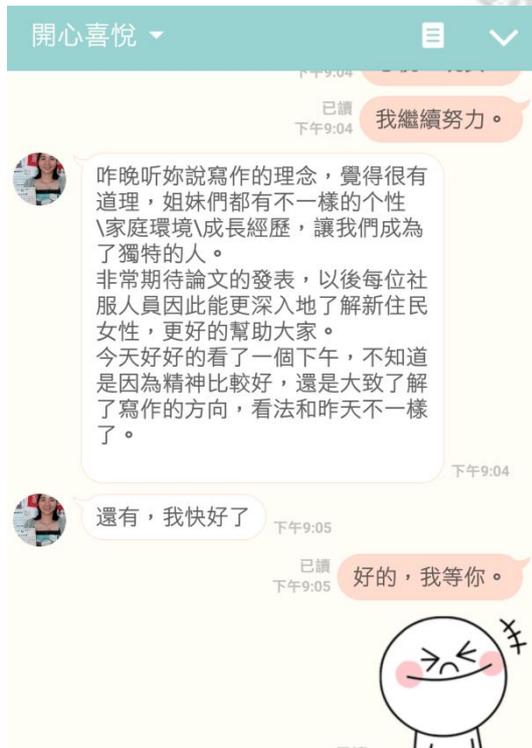
(二)把家庭視為一個整體，因此需要照顧到每一個人，每一個人都過得很好就是他的責任和盼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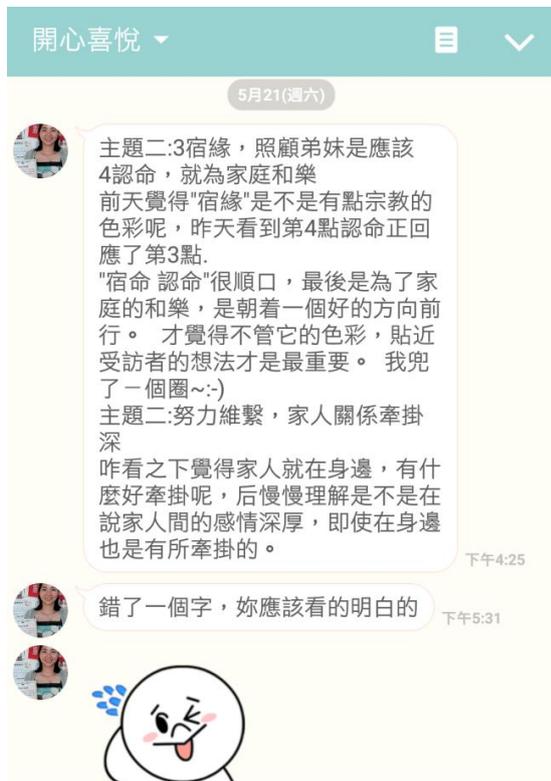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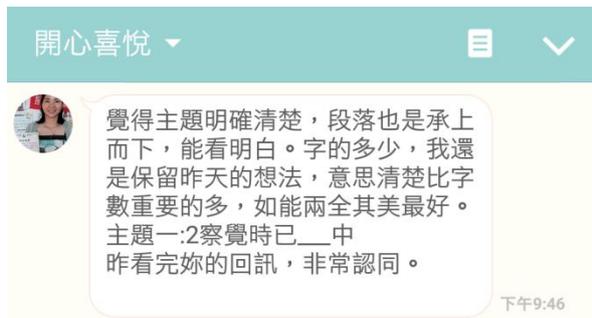
(三)「就為家庭和樂」修為「家庭和樂為上」如何? 「所需」修「需求」? 「照顧弟妹是應該」修為「照顧弟妹是己責」?

(四)「就是為了全家」「家庭整體考量」?



心悅:





志芳學長檢證意見:

改版焦點：	
1. 再檢視主體經驗是否跳躍。 2. 反思經驗結構面向與主題間的關連。 3. 統整主體本質意涵並留意其邏輯鋪陳。 4. 從各主題所粹練出的本質意義中歸結核心本質或譬喻。 5. 再思主體命名用字遣詞之貼切性。	
第五版	第六版
一、順理成章，肩上責任漸加重 1. 早年自然分擔工作 2. 察覺時已陷雜事中 3. 妥善安排負起家務 4. 獨自一肩扛起重責 二、努力維繫，家人關係情難分 1. 承認，家中角色差距 2. 情份，承歡父母膝下 3. 宿緣，照顧弟妹是應該 4. 認命，就為家庭和樂 三、察言觀色，忍讓妥協願擔待 1. 體貼照護，壓抑自身所需 2. 調整嘗試，改善家庭生計 3. 雖有缺憾，仍然堅定付出 4. 自覺退讓，全是為了全家 四、堅韌自在，勇敢前行擁自我 1. 有主見，危機處理有一套 2. 不依賴，循序規劃新生活 3. 家教嚴，感恩雙親教誨 4. 有個性，提升生活技能	一、順理成章，肩上責任漸加重 1. 早年自然分擔工作 2. <u>察覺時已陷雜事中</u> (什麼意思) 3. 妥善安排負起家務 4. 獨自一肩扛起重責 二、努力維繫，家人關係牽絆深 1. <u>發覺</u> ，家中角色 <u>差距</u> (是否有更貼切的用詞) 2. 情份，承歡父母膝下 3. 宿緣， <u>理應</u> 照顧弟妹 (和主題一順理成章是否重疊，用詞上) 4. 認命， <u>只</u> 為家庭和樂 三、察言觀色，忍讓妥協願擔待 1. 體貼照護，壓抑自身所需 2. 調整嘗試，改善家庭生計 3. 雖有缺憾，仍然堅定付出 4. 自覺退讓， <u>就是</u> 為了全家 (用詞可再斟酌) 四、 <u>堅韌</u> 自在，勇敢前行擁自我 (韌重複唷) 1. <u>夠柔韌</u> ，任勞任怨意志堅 2. 有主見，危機處理有一套 (次主題 2 和 3 我覺得相似，有主見不依賴) 3. 不依賴，循序規劃新生活 4. 家教嚴，感恩雙親教誨 (放在這裡感覺怪怪的) 5. 有個性，提升生活技能 (積極的感覺，用有個性詮釋?)

主題改版歷程：第七版到第八版

路遙任重願擔待：新住民女性來台成為家務承擔者之經驗探究

改版焦點：	
1. 再思主體本質意涵 2. 再檢視各主題邏輯鋪陳。 3. 再檢視經驗結構面向與主題間的關連。	
第七版	第八版
一、承接順受，家務責任逐漸增 1. 早年時，自然分擔 2. 察覺時，雜事成堆 3. 拉鋸間，已上肩頭 4. 妥協後，力扛重責 二、承載維繫，家人關係似臍帶 1. 承認，家中角色地位 2. 承情，順應父母要求 3. 承緣，理應照顧弟妹 4. 承命，善用親友資源 三、察言觀心，忍讓承受願擔待 1. 體貼照護，壓抑自身需求 2. 調整嘗試，改善家庭生計 3. 雖有缺憾，仍然堅定付出 4. 自覺退讓，家庭整體考量 四、承當自許，勇敢前行擁自我 1. 常期盼，豐富貧瘠生活 2. 夠柔韌，任勞任怨不撓 3. 家教嚴，感恩雙親教誨 4. 不依賴，提升生活技能	一、承接順受，家務責任逐漸增 1. 早年時，自然分擔 2. 察覺時，雜事成堆 3. 拉鋸間，已上肩頭 4. 妥協後，力扛重責 二、察言觀心，忍讓承受願擔待 1. 體貼照護，壓抑自身需求 2. 調整嘗試，改善家庭生計 3. 雖有缺憾，仍然堅定付出 4. 自覺退讓，家庭整體考量 三、承載維繫，家人關係似臍帶 1. 承認，家中角色地位 2. 承情，順應父母要求 3. 承緣，理應照顧弟妹 4. 承命，善用親友資源 四、承當自許，勇敢前行擁自我 1. 常期盼，豐富貧瘠生活 2. 夠柔韌，任勞任怨不撓 3. 家教嚴，感恩雙親教誨 4. 不依賴，提升生活技能

改版說明：

- 一、改版使用符號之說明：「」表示命名修改。
- 二、檢證者：指導教授高淑清老師及四名受訪者。
- 三、檢證時間：2016年6月1日、6月2日、6月7日及6月10日。
- 四、檢證地點：林森校區教師研究室、咖啡廳、咖啡廳、受訪者家、全家。
- 五、檢證內容：針對主題命名第七版進行檢證
- 六、檢證意見與第七版改版方向：
 1. 思考考慮到主體經驗結構面向與各主題間邏輯，因此調換主題二及主題三。
 2. 針對論文主標，為與目前成語「任重道遠」有所區辯，故主標更改為「路遙任重願擔待」其意仍不變。

主題改版歷程：第八版到論文終版

路遙任重願擔待：新住民女性來台前成為家務承擔者之經驗探究

改版焦點：	
1. 再審視經驗結構意涵層次。 2. 再檢視各主題邏輯鋪陳。	
第八版	第九版
一、承接順受，家務責任逐漸增 1. 早年時，自然分擔 2. 察覺時，雜事成堆 3. 拉鋸間，已上肩頭 4. 妥協後，力扛重責 二、察言觀心，忍讓承受願擔待 1. 體貼照護，壓抑自身需求 2. 調整嘗試，改善家庭生計 3. 雖有缺憾，仍然堅定付出 4. 自覺退讓，家庭整體考量 三、承載維繫，家人關係似臍帶 1. 承認，家中角色地位 2. 承情，順應父母要求 3. 承緣，理應照顧弟妹 4. 承命，善用親友資源 四、承當自許，勇敢前行擁自我 1. 常期盼，豐富貧瘠生活 2. 夠柔韌，任勞任怨不撓 3. 家教嚴，感恩雙親教誨 4. 不依賴，提升生活技能	一、承接順受，家務責任逐漸增 1. 早年時，自然分擔 2. 察覺時，雜事成堆 3. 拉鋸間，已上肩頭 4. 妥協後，力扛重責 二、承受忍讓，察言觀心願擔待 1. 自覺退讓，家庭整體考量 2. 體貼照護，壓抑自身需求 3. 調整嘗試，改善家庭生計 4. 雖有缺憾，仍然堅定付出 三、承載維繫，家人關係似臍帶 1. 承認，家中角色地位 2. 承情，順應父母要求 3. 承緣，理應照顧弟妹 4. 承命，善用親友資源 四、承當自許，勇敢前行擁自我 1. 常期盼，豐富貧瘠生活 2. 夠柔韌，任勞任怨不撓 3. 家教嚴，感恩雙親教誨 4. 不依賴，提升生活技能

改版說明：

- 一、改版使用符號之說明：「」表示命名修改。
- 二、檢證者：三位考試委員梁蕙芳教授、余坤煌教授及高淑清教授。
- 三、檢證時間：2016年7月22日。
- 四、檢證地點：林森校區 A302 教室。
- 五、檢證內容：針對主題命名第八版進行論文口試之檢證
- 六、檢證意見與第八版改版方向：
 - 針對學位考試委員的指導
 - 1. 審視經驗結構意涵層次，輔以修辭考量將主題二做部份的順序調整，「察言觀心，忍讓承受願擔待」修改為「承受忍讓，察言觀心願擔待」。
 - 2. 因主題改變，主題二的次主題也因此需要進行檢視，調整次主題順序使其具備邏輯性。

附錄二

主題組型譯碼群聚(表)舉隅

主題四：承當自許，勇敢前行擁自我			
常期盼， 豐富貧瘠生活	夠柔韌，任勞任怨 不撓	家教嚴，感恩雙親 教誨	不依賴，提升生活 技能
A2-009、A2-010、 A2-011、A2-053、 A2-054、A2-087、 B1-113、B1-114、 B1-115、B1-116、 B1-117、B2-010、 B2-106、B2-107、 C2-047、C2-048、 C2-050、C2-051、 C2-052、D1-108、 D2-024、D2-025、 D2-026、D2-027、 D2-028、D2-076、 D2-077、D2-078、 D2-079、D2-080、 D2-081、D2-082、 D2-083、D2-084	A2-084、A2-085、 A2-086、A2-107、 B1-047、B1-048、 B1-049、B1-050、 B1-051、B2-056、 B2-099、B2-100、 B2-123、C1-086、 C1-087、C1-088、 D1-145、D1-180、 D1-181、D2-063、 D2-064、D2-065、 D2-066、D2-067、 D2-088、D2-089、 D2-090、D2-091、 D2-092、D2-093	A1-007、A1-008、 A1-009、A1-040、 A1-041、A1-042、 A1-051、A2-052、 A1-087、A2-105、 B1-093、B1-107、 B1-108、B1-109、 B1-110、B2-014、 B2-023、B2-026、 B2-027、B2-029、 B2-057、B2-058、 B2-059、B2-084、 B2-085、B2-124、 C1-058、C1-059、 C1-060、C1-061、 C1-062、C1-063、 C1-065、C1-074、 C2-001、C2-002、 C2-009、C2-010、 C2-011、C2-012、 C2-013、C2-014、 C2-034、C2-035、 C2-036、C2-039、 C2-040、C2-041、 C2-042、C2-043	A2-083、A2-100、 A2-101、B1-106、 B1-121、B1-122、 B1-123、B1-124、 B1-126、B2-112、 B2-113、B2-114、 C1-067、C1-068、 C1-069、C1-071、 C2-053、C2-054、 D1-116、D1-117、 D1-118、D1-119、 D1-120、D1-121、 D1-173、D1-174、 D1-175、D1-183、 D1-184、D2-087、 D2-094

附錄三

訪談同意書

謝謝妳願意受邀請參與本研究，在正式進行之前，請仔細閱讀這一份同意書的內容，也歡迎妳詢問任何相關問題。

研究者是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的學生，本研究的主題是「新住民女性來台成為家務承擔者經驗之探究」，目地在於深入瞭解姐妹們在原生家庭中與家人的互動經驗樣貌，希望從妳的觀點來了解那一段原本接受照顧便成要照顧家庭的過程中是如何經驗的。研究者誠摯的邀請妳參與研究，並藉由訪談的方法分享妳在這段生命歷程中最深刻的感受與體認，並深入的描述這段時間對妳的意義。

本研究擬對每位研究參與者進行 2~3 次的訪談，每次訪談時間為 60-90 分鐘，為進行日後研究之分析，訪談過程將全程錄音；訪談地點以妳的意願和便利性為考量，希望在安靜、不受干擾的情況下，和您一起對話。在妳接受訪談的過程中，可能會深入妳自己的生活經驗，或許亦會激起您某些情緒，甚至是可能不想讓別人知道的，也可能有尷尬、不舒服的感覺，妳可以選擇不談，或隨時可選擇退出本研究。但是藉著這次研究，可讓妳對於自己的生命歷程重新做一番檢視，並反思這件事對妳的個人意義為何。對於您寶貴經驗的分享，研究者在此向您表達由衷之謝意。

關於妳所提供的訪談資料，僅供此次論文的撰寫及相關的學術報告使用，當需要公開討論或引用這些資料時，研究者都會將妳的基本資料(包含姓名、地址)保密，並以暱名的方式呈現。最後，再次謝謝妳對本研究的貢獻，也因為有妳的參與、真誠的分享，讓我們對於新住民姐妹的生活經驗中有更深一層的瞭解。如果妳對於本研究還有任何的疑問，歡迎隨時跟研究生鄭淑真 0939-460166 或研究者的指導教授高淑清博士 05-2732423 聯繫。

本人願意接受訪談。

本人不願意接受訪談。

受訪者: _____

研究者: _____

中 華 民 國 一 〇 五 年 二 月 十 一 日

附錄四

同儕檢證

檢證項目：逐字稿檢證

檢證日期：2016/07/10

研究同儕檢證者：志芳

檢證錄音時間：錄音時間的 0'00~012'10

檢證內容：

一、在逐字稿的字裡行間，可見淑真的用心，能善用所有的符號意義，使得訪談過程中，背景脈絡清楚，亦能還原受訪者的生活經驗。

二、在聆聽訪談錄音檔時發現，雖然受訪者國語不是很標準，並且每段談話都頗長，但逐字稿謄寫並未有錯漏字，且能忠實呈現受訪者的表達內容。有關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的短語回應，都能完整地呈現。

三、訪談過程中，淑真極能善用積極傾聽與短語回應，鼓勵受訪者流暢與盡情的表達，也能適時透過重述語句與就受訪者談及內容延伸提問的方式，適度釐清受訪者的表達意涵，並使受訪者能環繞研究主題的作更進一步的表述。

四、在第 11 分 10 秒的地方，受訪者提到，「喔~我覺得-喔~我很像那個媳婦子感覺阿(嗯)。」其中的媳婦子意指養女的意思，建議淑真可以加粗體，強調此詞彙的語氣。

綜論整體逐字稿檢證，淑真的訪談內容紀錄詳實、如實呈現受訪者的口語字詞，訪談話題環繞研究主題、訪談歷程也很流暢，可見雙方關係建立以及對於研究主題的掌握度皆佳。謹挑出一些小瑕疵與建議提供淑真做個參考。

研究者回應：

感謝學長協助幫忙檢證，語氣的加重可以協助對文本理解，在文本中也應該要有所註明，如此細心讓淑真可以更詳實記錄，非常感謝亦會再其他的逐字稿中再仔細確認是否有相同的狀況。感謝學長提醒。

附錄五

受訪者回饋函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首先要很誠摯感謝您，在這幾個月撥冗接受訪談，訪談過程中不時的邀約，感謝您願意體恤也配合接受訪談，這期間偶而透過社群網絡瞭解您身心安好而感到開心。

在您的協助之下，我已將包含您在內四位受訪者的訪談內容，記錄成逐字稿並且分析，理出了「新住民女性來台前成為家務承擔者經驗」四個主要經驗（如表所示），為求此主題更切合您的生活經驗與內心感受，因此期盼能再次邀約您撥冗檢視本研究結果，亦邀請您提供寶貴建議，作為再次修正與補充研究結果之參考依據。

有您的提醒與回饋讓本研究經驗呈現更加厚實與嚴謹，由衷感謝您再次參與研究回饋，感激不盡！

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研究生 鄭淑真

中 華 民 國 一 〇 五 年 六 月 一 日

附錄六

受訪者回饋表

任重路遙願擔待：新住民女性來台前成為家務承擔者之經驗探究

主題組型	受訪者回饋
<p>一、承接順受，家務責任逐漸增</p> <p>在年紀很小的時候，父母親要求幫忙做一些簡單家事，很自然的就接受了；等到發現時，交付在手上的事情也多到讓自己意識到是家中做最多的人；發現後便要表示自己的負擔重，與父母與自己之間有所拉扯，卻也在此時發現這些家事怎麼也推不掉；不論如何，與自己或對家人妥協，只好自己獨立挑起這個責任。</p>	<p><input type="checkbox"/>很貼切</p> <p><input type="checkbox"/>部份貼切</p> <p><input type="checkbox"/>不貼切</p> <p>意見：</p>
<p>二、察言觀心，忍讓承受願擔待</p> <p>在承擔家務狀態下，發現自己爲了要照顧家人，要壓抑自己當下的需求；並且也察覺到家裡需要自己幫忙開源，而增加外務對於原來的家務事也不能捨棄，所以只能調整自己心情嘗試安排自己時間；在自抑需求之後，也會有遲來的遺憾，但是當下也不容許自己改變，還是得繼續付出；而對於自己在承擔家務的當下，爲求家庭完整，而有所退讓。</p>	<p><input type="checkbox"/>很貼切</p> <p><input type="checkbox"/>部份貼切</p> <p><input type="checkbox"/>不貼切</p> <p>意見：</p>
<p>三、承載維繫，家人關係似臍帶</p> <p>新住民女性在面對家人時需要先意識到自己在家中的定位以及角色，並且承認，才能適應當下；因感念父母親的親情，縱使有時對父母有其他想法，但是多數時間都依照父母親對自己的要求；與手足的緣份，讓新住民女性自然照顧年幼的手足，也認爲那是當時的責任；在面對成為家務承擔者的當</p>	<p><input type="checkbox"/>很貼切</p> <p><input type="checkbox"/>部份貼切</p> <p><input type="checkbox"/>不貼切</p> <p>意見：</p>

<p>下，因命運使然，接受現況，若能善用親友資源，讓自己可以獲得情緒、經濟或資訊。</p>	
<p>四、承當自許，勇敢前行擁自我</p> <p>因家務承擔經驗，新住民女性自行反思，在成為家務承擔者時認為自己生活經驗不足，經常期待可以豐富自己的生活經驗；在家務承擔過程中，面對種種狀況有著一棵很柔軟且堅韌之心，面對各種狀況都擔待到最後；承擔家務的過程縱使小時抱怨過父母親，也認為父母親太過嚴厲，現在回頭想想還真感謝雙親；面對各種挑戰，新住民女性認為自己從家務承擔中學到了自律及獨立，而這些都將協助她成就更好的自己。</p>	<p><input type="checkbox"/>很貼切</p> <p><input type="checkbox"/>部份貼切</p> <p><input type="checkbox"/>不貼切</p> <p>意見：</p>
<p>整體回饋(面對面口頭溝通)：</p>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div>	

附錄七

受訪者回饋整理表

<p>主題</p> <p>受訪者</p>	<p>主題一</p> <p>承接順受，家務責任逐漸增</p> <p>1.早年時，自然分擔</p> <p>2.察覺時，雜事成堆</p> <p>3.拉鋸間，已上肩頭</p> <p>4.妥協後，力扛重責</p>	<p>主題二</p> <p>察言觀心，忍讓承受願擔待</p> <p>1.體貼照護，壓抑自身需求</p> <p>2.調整嘗試，改善家庭生計</p> <p>3.雖有缺憾，仍然堅定付出</p> <p>4.自覺退讓，家庭整體考量</p>	<p>主題三</p> <p>承載維繫，家人關係似臍帶</p> <p>1.承認，家中角色地位</p> <p>2.承情，順應父母要求</p> <p>3.承緣，理應照顧弟妹</p> <p>4.承命，善用親友資源</p>	<p>主題四</p> <p>承當自許，勇敢前行擁自我</p> <p>1.常期盼，豐富貧瘠生活</p> <p>2.夠柔韌，任勞任怨不撓</p> <p>3.家教嚴，感恩雙親教誨</p> <p>4.不依賴，提升生活技能</p>
阿華 6/2	貼切 要做的事情太多!	貼切 很遺憾~所以我想 要讓現在的生活多 采多茲	貼切 雖然前面不是很 懂!但是我大概知 道你要說。	貼切 也對!之前的生活 是很單純的。 想學很多東西，但 是沒時間耶!等小 孩大一點好了
小玉 6/7	貼切 我覺得那些無法接 受的，大部份都不 是老大，大部份的 老大都會欣然接受 的。底下的那些弟 妹也通常會比較容 易起計較的心思。	貼切 還沒聽說明之前 真的覺得「忍讓」 不貼切，因為我真 的一丁點忍耐的感 覺都沒有，就是很 理所當然的。 聽過說明之後，這 樣的用詞是可以接 受的。	貼切 是的，沒錯。	部份貼切 其實我不覺得是勇 敢耶，那是迫於生 活的改變
小憶 6/7	貼切	貼切	貼切 家人是很重要的存 在，我現在想起來 也是覺得那時候父 母見識也不多，大 家可以好好的在一	貼切

			起就是很幸福的事。	
阿珠 6/10	貼切	貼切	貼切	貼切 我覺得我自己真的很獨立，靠自己走過來的。

整體回饋（面對面口頭溝通，筆者處理）

阿華：

就話裡的意思是對的，有些字很深奧，但是經過解釋之後真的就是這樣，寫的就是我的故事。

小玉：

其實我很感謝你這麼關心我們這一群人，沒有太多人關心之前的生活，但，其實我的經驗可以說就是這樣，我就是這樣過來的。

小憶：

有些字詞雖難懂，但我真的很想念那段日子，雖然很辛苦但是全家人都在一起對我來說那就是段很不錯的生活，現在想想或許會有點抱怨但是在越南的生活還真是懷念。我接受過的訪談中從來沒人問過我以前的生活，應該要讓多一點臺灣人知道、了解、姐妹們還沒來臺灣的生活，那裡是生我育我的地方。要讓姐妹們適應臺灣，臺灣先生和婆婆也應該要多體諒姐妹們，所以如果政府單位可以多辦點彼此互相理解的活動，讓雙方都可以互相了解、理解，那麼是不是可以因為如此少了很誤解和社會婚姻問題。

阿珠：

都有的，我覺得把我說的都在含括在內了。果然解釋之後，比較了解字裡面的意思，也覺得自己很不簡單，看看我從開始工作和現在生活的方式都得靠自己來，從以前就是這樣，所以如果我中文再更好一點，很多事情我都可以不用靠別人。

研究者回應：

感謝受訪者的肯定以及抽空協助檢證，每個人都不餘遺力的提供想法，詳盡補充，讓整份文本更具有力量，受訪者們均表示這些經驗成就了本身也表示自己所依賴的這些似乎不被重視，從訪談中自己再次回顧那段生活，確實覺得家庭的建立與自己的之前的經驗息息相關。

透過面對面的檢證，受訪者們立即性的回饋都讓研究者受益匪淺，其中小玉提到的主題四的命名中「勇敢」一詞似乎不是這麼的貼切，然而重視小玉所表達出保貴意見，研究者也幾經思索，將維持原樣不做修改，縱使如此還是非常感謝小玉的用心。

研究者期待在主題詮釋中，能夠忠實且詳盡陳述大家的經驗，使大家的經驗透過本研究，彰顯其意義及價值，能嘉惠更多有相同經驗的新住民女性們，並透過經驗的分享，讓在同一塊土地上的我們可以不分族群互相共存共榮。